海天一鷗





古如風著

上冊

海天一鷗

古如風著

上册



長篇武俠名著

海天一鷗

上册

古如風著

衆利書店總經銷

鬼堡 陳青雲著 上册

孤劍泣殘紅 陳青雲著 上册

血劍魔花 陳青雲著 續下册

殘肢令 陳青雲著 上册

天下第二人 田歌著 上册

武林末日記 田歌著 上册

潛龍謎蹤 雪雁著 上册

風塵怪客 田歌著 上册

女兒行 上官鼎著 上册

血掌聖心 雪雁著 上册

金童倩女 上官鼎著 上册

天龍地虎

旋風神龍 秋夢痕著

殘劍書生 幻龍著 續下册

萬丈雷池 秋夢痕著 上册

落日屠龍 幻龍著 續下册

分色，印刷─佳欣

特價新台幣一四〇元

古如風著

上册

海天一鷗

（原名原著）

海天一鷗　上册

古如風著

第一章　烟雨名湖　野舟横渡來故人
孤子血仇　高枝較技驚宿禽

深夜，寒風淩厲，初冬的白雪，覆蓋著巫山，如同是一個白色的大帽子。

在一條曲折的山徑上，兩匹快馬急馳如飛，陣陣的蹄聲，劃破了寂寥。

皚皚的雪光之下，看清了騎馬的人，他是一個四旬開外的壯士，身才頎長，劍眉星目，但是此刻却顯得狼狽不堪！

他淡青色的長衫上，有著一塊塊未乾的血跡，左肩有刀傷，還在一陣陣的冒著鮮血，幾乎染紅他那肥大的袖子。

他右手緊握著寶劍，並且牽著後面那匹馬的馬韁。

他身後那匹馬上，綑著一個婦人的屍體，她死得很慘，滿身傷痕，烏黑的頭髮，垂掛下來，搭在了馬肚子上，口中的淤血一路垂滴著。

在那劍客的身前，坐著一個六歲大的孩子，他穿著一套月白的小袍，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發了直，兩隻小拳頭捏得緊緊的，穩坐在那劍客的身前，動也不動。

那劍客一臉悲愴和恐惶，額頭的汗水，橫過了眉毛，滴流到嘴唇，然後再垂滴到染滿了血跡的衣襟上。

他一言不發，兩片嘴唇緊緊的閉著，左手執著韁繩，右臂環抱著那孩子，把他緊靠在自己的懷中。

他劍眉飛揚著，一双深湛的眸子裡射出了奇光，催著那兩匹駿馬，發狂般的向山上跑去。

並沒有人追趕他們，但是他却像亡命一般，一味狂奔，馬蹄揚起了大片雪塵。

片刻之後，遠處可以看見一座廟宇，深掩在叢樹之中，那劍客精神一震，越發加急的趕了過去。

深灰色的廟門緊緊的封閉著，大門環上掛著冰雪，由於這座廟宇地勢隱秘，所以越發顯得隱暗。

那劍客趕到了廟門之前，他猛然勒住了馬，騰身而下，那孩子仍然挺坐在馬背上，動也不動。

他下馬之後，一連幾個踉蹌，才把身子站穩。

他把右手的寶劍，輕輕的插進了冰雪之中，然後輕撫著自己左肩的傷口。

傷口的血跡已經凍上了，他很快的把手拿開，回頭張望著，好似在擔心著有什麼人在追趕他們！

馬背上的孩子，仍是一聲不響，像是被吓傻了！

那受傷的劍客，用著極其沙啞的聲音說道：「羽青，不要動，我去叫門！」

那孩子似乎一言不發，默默的點著頭，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流露出一動憤恨和堅毅的神色。

那中年劍客，面上飄過一陣悽慘的神色，他伸手拍著孩子的背，哽咽著道：「好孩子！這一路眞難爲你……」

說到這裡，他已經流下了兩行淚來，急忙轉過了身，用力的擊著廟門上的大鐵環。

他拍得很急促，一陣陣沉濁的聲音，劃破了寒夜的寂寥。

他焦急的拍了一陣，鐵門上的冰雪四濺，鏗鏘的聲音傳出了老遠，但是並沒有一人來應門。

那中年劍客顯得異常焦急，他狠狠的跺了一脚，低聲的罵道：「莫非這些和尚都死絕了？」

他又用力的拍擊了幾下，依然沒有回音，他轉過了身，對馬上的孩子說道：「青兒莫動，爹進去開門……」

那孩子點點頭，兩隻小拳頭捏得緊緊的，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中年劍客又嘆了一口氣，把雪地中的寶劍抽出，這才翻上了牆頭。

寺院之內一片黑暗，靜蕩蕩的，他自語道：「這麼大一片廟宇，難道沒有一個僧人？」

他很快的落了地，把鐵門上的大門拴取了下來，然後拉開了一扇廟門。

廟門開了之後，那孩子却握住了韁，輕輕一帶，馬兒跨進了廟，後面那匹馱屍的馬也跟了進來。

那中年劍客，似乎被這孩子出奇的鎮定所震驚，他怔了一怔，很快的關上了門，說道：「孩子，下馬吧！我們要休息休息！」

那孩子一双小手輕輕的按住鞍橋，很快的翻下了馬背。

或許是由於坐得太久，他輕輕的活動著兩隻腿。

那中年劍客關心的說道：「青兒，你沒什麼吧？」

羽青點點頭，說道：「爹！我很好！」

這是他這麼一長段時間來，第一次開口說話，童音之中，滲有悲憤之情，可以聽得出來，這孩子在抑制自己的悲傷。

那中年劍客悽涼的笑了起來，說道：「好孩子！把馬牽到廊下，我……我要照顧你媽……」

他說著，把那婦人的屍體抱了下來，用著夢囈般的聲音低語道：「倩如，我們安全了，沒有人再追趕我們，我要好好的照顧妳……」

他貼在了那張冰涼和滿是血污的臉上，喁喁低語，如同是一個瘋癡的人。

羽青把馬拴在了廊下，回頭道：「爹！我拴好了！」

那中年劍客這才驚覺過來，說道：「我們進房去！」

說著進入了一間禪房，室內空無一人，他把屍體放在了牀上，寶劍靠在了牆根。

他伏在那死屍的耳旁，低聲的說道：「倩如，現在沒事了，妳好好的休息吧……」

他的聲音充滿了摯愛，彷彿她還活著。

孩子靠著牆根坐下，房中又黑又冷，却有一股濃厚的血腥味。

那中年劍客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唉！想不到我桑雲從，竟落得如此下場！」

他喟嘆著，連連的跺著脚，然後再度提著寶劍，對桑羽青說道：「孩子，你莫動，陪著你娘，我出去看看！」

桑羽青答應著，但是他還是沒有動，目光也從不望那屍首一眼。

桑雲從提著寶劍，走出了這間禪房，他把前院一帶踏了個遍，却不見一個人影。

他不禁仰天而嘆，道：「東凡和尚不在，看來是天絕我也！」

才說完這句話，後院突然傳來一聲輕微的咳嗽，桑雲從不禁霍然一驚。

他握緊了手中的寶劍，忖道：「莫非他們這麼快就趕了下來？」

他傾耳靜聽，半晌沒有聲息，北風吹個不住，捲起了地上的積雪——夜是這麼的悽涼。

桑雲從咬著嘴唇，緊握著手中的寶劍，沿著一條走廊，走向了後院。

這時，又是一聲低沉和蒼老的咳嗽之聲，由一間小禪房中傳了出來。

桑雲從握緊了手中的寶劍，沉聲道：「什麼人？」

室中傳出一個低弱和蒼老的聲音道：「唔——這廟中還有人麼？」

桑雲從略爲遲疑，很快的走了過去，推開了房門，室內一股濃厚的草藥味。

他心情放鬆下來，摸出了火摺子，打著之後，這才看清了室中的情況。

這是一間極爲簡陋的禪房，除了一隻木桌，和一張小牀外，便只有一張如來佛的像了。

牀上臥著一個白髮皤皤的老人，衣衫襤褸，似有重病在身。

桑雲從不禁皺著眉頭，問道：「你是什麼人？怎麼會住在廟裡？」

那老人呻吟了兩聲，說道：「我是行路之人，因爲有病，在此暫時安身………」

桑雲從接著問道：「這廟裡的主持東凡和尚呢？」

那病老人搖搖頭，低聲的說道：「我已經來了八天了，就沒有見過一個和尚！」

桑雲從面上湧上了一層失望之色，自語道：「唔——眞是怪事，這些和尚到那裡去了？」

病老人問道：「你貴姓？——唷！你怎麼受了傷了？袖子上滿是血………」

他說著，看見了桑雲從手中的寶劍，說道：「啊！原來你是會武功的人，怎麼會落得這般下場？………」

他話未說完，桑雲從已打斷了他的話，說道：「我粗通醫理，可惜沒有了多少時間，你若願意，我可以爲你診治一下。」

病老人連連搖著頭，說道：「不必了，我這是老毛病，治了也是這樣，倒是你自己的傷要緊，血流得太多！」

桑雲從苦笑了笑，說道：「謝謝你關心，我自會小心！」

他說著返身而去，但當他走到門口的時候，又轉過了身子，說道：「老先生，少時或許還有人來，若是發生任何事情，你千萬不可出來張望，以免受到牽連！」

桑雲從說完之後，很快的出了這間禪房，把這一座不算太小的廟宇踏了個遍，果然不見一個和尚，懷著疑慮和失望的心情，回到房內。

他用雪水洗滌了傷口，然後上了藥，撕下一塊衣服包裹著。

他把孩子攬在了懷中，低語道：「青兒，我們雖然暫逃一死，可是東凡師父不在，敵人仍早晚還要尋來，未來之事毫無把握，現在我們的處境你可明白？」

桑羽青點著頭，說道：「爹！我明白！」

桑雲從慘然一笑，把他抱得更緊些，說道：「好孩子！這兩天來你雖然不說話，可是我知道你心理想些什麼………好好的記著仇人的名字，將來爲爹娘報仇！………」

桑羽青望了那婦人的屍首一眼，淚水在眼中打轉，但他却强忍著，連連的點著頭。

桑雲從也幾乎落下淚來，慘笑道：「好孩子！不要落淚！趕快拜別你娘，我要抱你遠走了！」

這孩子出奇的鎮定，跑到了牀脚，跪在了婦人的屍體旁，緊緊的擁著，小嘴喁喁低語。

桑雲從轉過了臉去，這個不可一世的江湖奇俠，再也忍不住，流下了兩行血淚。

半晌，桑羽青才跳下牀來，他臉上掛著淚，双目發著光，雖然僅僅是一個小孩子，也使人感到他隱佚的力量。

桑雲從拉著他的手，出了房，說道：「孩子！下山之後，順著江邊趕到『巴東去』，爹若是逃得過去，明晚會來找你，不然……你以後就是一個人了！」

孩子返回了身，緊緊的擁住了桑雲從，早已淚如雨下。

他們父子抱頭痛泣，良久，誰也捨不得動一動。

突然，遠處傳來一陣蹄聲，桑雲從面色大變，霍然站了起來，跺脚道：「糟！我只顧說話，躭擱了時間，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桑羽青揑緊拳頭，挺起了小胸脯，說道：「我不怕他們！」

桑雲從摸著他的頭，說道：「好孩子我知道你不怕他們，可是現在你還小……」

他一時急得沒了主意，突然之間，一個念頭閃電般掠過，他抱起了桑羽青，如飛似的向後院跑去。

他跑進了那病老人的房中，把羽青放了下來，倒地就拜，把那病人弄得莫明其妙。

他提起了聲音道：「啊！這位壯士，你這是做什麼？……」

桑雲從匆匆說道：「老先生，我的仇家找來了，這孩子是我唯一骨肉，請你把他藏在身後，無論如何代我留這一條根，我桑雲從萬代均感……」

病老人拉著桑羽青的手，說道：「這……好吧！你放心，我有辦法叫人找不著他！」

桑雲從大喜，連連叩頭道：「多謝老先生！多謝老恩公……」

他匆匆的爬了起來，把孩子摟得緊緊的，哭著說道：「青兒，記著爹的話，平安之後，立刻到『巴東』去，少時不論爹爹之生死，你絕不可出來，知道麼？……」

桑羽青點頭道：「我知道了，爹！……」

馬蹄之聲越來越近，桑雲從肝腸寸斷，他狠心的推開了桑羽青，說道：「孩子！爹去了……」

他狠狠跺了一脚，推門而去！

桑羽青撲到門口叫道：「爹！……。」

一陣雪花撲到他臉上，桑雲從已經去得沒了踪跡。

病老人在身後喚道：「孩子！回來吧，把門關好！」

桑羽青發了一陣呆，一双小手推上了門，回身望著這個陌生和沉痛的老人。

他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閃閃發光的說道：「你叫什麼名字？」

老人笑了起來，說道：「好個無理的孩子！我叫方亦飛你就叫我方公公好了！」

桑羽青遲疑了一下，說道：「方公公，你會不會武功？」

病老人沒有回答，却低聲的自語道：「可憐的孩子，若不是我正渡大關，你們父子就不會死別了！」

他說話的聲音非常低，桑羽青問道：「方公公，你說什麼？」

方亦飛苦笑了一下，說道：「孩子！我有重病在身，不能移動，就是有天大的本領也使不出來！」

桑羽青聞言似乎有些失望，方亦飛這時撐起了身子，說道：「來！孩子！你扶我起來。」

這個老人，居然病得連行動均成困難。

桑羽青走了過去，把這沉痛的老人扶了起來，方亦飛笑了笑，說道：「後窗那邊有張椅子，你扶我過去。」

桑羽青答應著，扶著方亦飛緩緩的走了過去，他坐在那張椅子上，喘息了一陣，說道：「你把窗戶推開一點，我們可以看到你爹爹的情形。」

桑羽青很快的把窗推開了一縫，牛毛飛雪之中，桑雪從右手提劍，昂立在那間禪房的門口。

他的形態雖然非常狼狽，可是却昂然不懼，如同一個中了埋伏的大將，雖敗猶不可辱。

桑羽青看到這種景象，只覺一陣心酸，熱淚幾乎奪眶而出！

但是他是一個剛强的孩子，在外人的前面，他從不落淚，所以他拚命的咬著嘴唇，把眼淚逼了回去。

這種情形看在方亦飛的眼中，亦不禁暗暗點頭，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這時，那陣急促的馬蹄聲，停在了廟門以外——

桑雲從緩緩的提起了寶劍，當胸平擱，一双精光四射的俊目，注視著那高高的院牆！

緊接著，兩條鬼魅般的人影，飄上了牆頭。

他們的身法極高，偌大兩個人落下來，竟連牆頭的浮雪都沒有掃下一絲！

這兩個突然出現的怪人，都穿著一身勁裝，各自執著一把短劍和一條九節鞭。

皚皚的雪光反映在他們臉上，看來都不過三十歲，生得虎背熊腰，甚是彪壯。

桑雲從長笑一聲，說道：「杜心源，杜心濂，你們來得好快！」

那身材略高的夜行人笑道：「桑雲從，你逃到這裡，已是死路一條，不久他們都會來此，我看你還是拿出來吧！」

桑雲從鎮定如恒，冷笑道：「杜心源，你現在講這些話，豈不是遲了些？」

那杜心濂在旁接口道：「桑老師，你執迷不悟，一定要弄得滿門俱滅呢？」

桑雲從聞言，發出了一陣淒厲的笑聲，說道：「一家三口，已去其二，我還留這條老命作什麼？」

杜心源笑了笑道：「你不必與我要花樣，我知道你的幼子也在此廟中。」

桑雲從聞言一驚，但是他鎮定著，說道：「隨你們怎麼說！快些動手吧！」

那牆頭上的兄弟二人，身軀一扭，同時落下牆來。

杜心源沉著聲音道：「最後再問你一句，你如果要活……」

話未說完，桑雲從已斷然叱道：「兩個小輩！別看我是落難之中，若是取你二人性命，還是易如反掌！」

他單劍當胸，向上跨了一步，雖是殘傷之軀，却豪氣逼人！

杜心濂轉過了頭，低聲對杜心源道：「哥哥，爹爹他們就快來了，我們動他一動！」

杜心源却在猶豫，顯然他知道桑雲從的一身劍術，是不可輕視的。

但是杜心濂欺他受傷，喝道：「桑老師，你不聽忠告，恕我們不慈悲了！」

桑雲從狂笑著說道：「來吧！來吧！孩子們……」

他修長的身軀，如同鬼影子一般，向杜心濂撲了過去，掌中長劍，經天長虹一般，劈向了杜心濂的左肩！

桑雲從雖然身有重傷，但却神勇如虎，這一劍眞個是驚天動地！

如此凌厲的劍術，杜心濂那裡敢接？

他急急喝道：「哥哥！躲！」

他們兄弟二人，分別向左右閃開，但是桑雲從劍如神龍，反腕一震，長劍夾著凌厲的破空之聲，於雪花飛舞之中，刺向了杜心濂的咽喉！」

杜心濂驚得大叫，身子拚命一擰，但是還沒有躲出去，桑雲從的劍尖，已然劃在他的左肩之上！

只聽「嘶！」的一聲脆響，鮮血迸出，杜心濂一聲痛叫，踉蹌退出。

桑雲從如同一隻瘋虎，掌中金劍急起直追，抵向他的背後！

杜心源大驚，九節鞭一甩，閃閃發光的鞭頭，向桑雲從的後腦就點。

桑雲從寶劍收回，猛轉身，喝道：「小子敢爾！」

「嗆——」的一聲脆響，九節鞭砸向一旁，桑雲從單劍如飛，已然順勢挑向了杜心源的後胯骨上！

杜心源一聲慘叫，身子摔在了雪地上，桑雲從咬緊了牙，大喝道：「與我妻償命來！」

緊接著，一聲慘厲的叫聲，桑雲從的長劍，已經刺入了杜心源的心窩。

他如同瘋狂一般，一連三四劍，杜心源已然面目全非，死在了青光劍下！

這不過是一兩個照面，杜心源已然慘死，杜心濂吓得魂不附體！

他手中的短劍也脫了手，撫著自己的傷口，發狂般的逃出，口中叫道：「爹爹快來！爹爹………」

他正要越牆而去，一條人影如風，已經攔在他的面前。

長劍耀目，他對面是一張憤怒和瘋狂的面孔，不禁發出一陣顫抖。

桑雲從用著顫抖的聲音說道：「杜心濂！你們趕盡殺絕，竟也有走單的時候，現在落在我手中，豈不是天網恢恢？我萬料不到，在我死前，還能除去你們這對惡梟，眞是上天有眼了！」

杜心濂驚恐的說道：「你…………我爹爹就在廟外，他絕不依你…………」

桑雲從仰天長笑道：「杜春山遲來了一步，你們兄弟遭此報應，眞是大快人心…………哈哈…………」

他說著揚天狂笑，使人有一種恐怖和淒厲的感覺。

杜心濂恐怖的叫道：「爹爹！爹爹——」

桑雲從的長劍已然劈來，他拚命的閃逃，狂呼救命，但是桑雲從絕不放鬆！

終於，他那柄熱血未乾的長劍，又插入了杜心濂的心窩！

杜心濂發出了一聲慘厲的狂叫，桑雲從一抬腿「砰！」的一聲，把他踢出一丈以外鮮血濺了自己一身！

杜心濂在雪地中打滾，呼叫，最後歸於沉寂，雪地上留下了大片的血印…………。

這突然出現的兄弟二人，就這麼迅速的喪命在桑雲從的劍下！

在房中觀看的方亦飛，輕聲對桑羽青說道：「噫！你爹爹好劍法，這兩人死得好慘…………」

才說到這裡，桑羽青冰冷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他們該死！」

這句話，出自一個五歲孩子之口，不禁使方亦飛大感驚異。

他望著這個古怪的孩子，說道：「你這個孩子倒是少有…………」

桑羽青不再說話，双手緊緊的抓著窗櫺，一双俊目注視著他的爹爹。

——桑雲從一瞬之間，連毀了兩人，他提著帶血的寶劍，退到了自己門前。

他寶劍垂在地上，劍上的血，順著劍身滴在了雪上，印成一片，很快的結凍了。

他双目發直的望著牆頭，很明顯的，他在等待著更厲害的人物出現。

片刻之後，桑雲從的臉上，有一層緊張之色，他僵直的身體，微微的活動了一下。

霎那之間，一連三條人影越牆而入，他們就像是雪花一般，落地無聲。

由這三個人越牆的身子看來，比起方才杜氏兄弟，顯然是有天壤之別！

當他們落定之後，這才看出是三個五旬左右的老者，由於他們身材相似，所以深夜之中，只借雪光反映，很難看出他們的相貌分別。

這三個人落地之後，目光一齊射在了那兩具屍體上，他們不禁同時一震！

其中一個身材較高的漢子，操著陝南口音道：「嘩！桑雲從，你好大的胆！把杜氏兄弟殺了，少時杜老師到來，怕不把你碎屍萬段！」

桑雲從冷笑道：「姓桑的早已把生死置諸度外，這兩個孽子自求速死，來得恰是時候，這豈不是報應麼？」

另一個漢子說道：「桑老師，這件事你想可明白了麼？」

桑雲從用著很平靜的聲音說道：「這事就是這樣，還有什麼想不想的！孫老師，你說此話，叫我好不明白！」

那姓孫的漢子，轉臉對另二人道：「他是不見棺不流淚，周老師，馬老師，我們動手吧！」其他兩個漢子，對了一下目光，顯得有些遲疑，姓孫的又說道：「有啥考慮的？說不定咱們事沒完，他們就趕來了！」

二人這才表示同意，立時之間，這三條大漢，立時飛撲而上，把殘傷疲憊的桑雲從圍在了中央。

桑雲從奮起餘勇，掌中一口利劍，眞如經天長虹，上天翻飛，寒光閃閃。只見他人如風，劍似龍，才前忽後，乍左倏右，劍勢凌厲，招招逼人！

一時之間，這三個生龍活虎的一流高手，竟被他這深厚的功力，出奇的劍法所拒，不但佔不了上風，反而處處受制。

小院禪室中的方亦飛，看見了這片景象，不禁輕輕的「啊！」了一聲，說道：「啊！桑家『星月劍』……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桑羽青回過了頭，似想說話，但是並未開口，目光很快的轉回到他爹爹身上。

桑雲從如同一隻瘋虎一般，但是他到底重傷在身，流血過多，加上這幾天的逃亡和刺激，使得他心力交猝。

他的動作，漸漸的慢了下來，但是那三條大漢仍然攻他不下。

這時姓孫的大漢正逼近來，手中一隻鐵筆，以雷霆萬鈞之勢，向桑雲從後腰刺到。

桑雲從側身讓過，喝道：「吃我一劍！」

「刷！」的一聲急響，一溜寒光經天而來，孫姓大漢大驚，這時那姓周的連忙發掌來救。

桑雲從寶劍帶回，「刷！刷！」兩劍，把他劈得連退三步。

桑雲從劍如神龍，掉首而來，長劍過猛，發出陣陣顫動，龍吟輕嘯，不絕於耳。

姓孫的大漢只覺眼前寒光刺目，一聲暴喊，已然被劍鋒所傷，劈到臉部！

他狂叫著，撫著臉退向一旁，桑雲從正要急追，另外兩條大漢已飛快的攔了上來！

這時，突聽廟外一聲清脆的木魚之聲震人耳鼓。

隨聽一聲蒼老的聲音道：「阿彌陀佛！」

這一聲佛號雖然低沉，但却傳入了每一個人的耳朵。

桑雲從等不禁同時停了手，閃向一旁！

桑雲從似如死中活來，他興奮的叫道：「老師父！你才來啊！………」

話未說完，一條灰大的人影，如同大鵬怪鳥一般，飄飄由牆頭飛了過來。

他身材頗爲高大，手中拿著一個發亮的黑色木魚，由於他站在黑暗中，所以看不清他的面貌。

桑雲從此時不禁流下了淚，叫道：「東凡禪師，你老現在……」

話未說完，那兩個漢子一齊跪了下來，說道：「掌門人！恕我們無能，現在還未得手……」

桑雲從如受巨摧，愕然而立！

東凡和尚沉聲道：「無用的東西！我早拿到手了！」

桑雲從用寶劍支持著自己要倒的身子，他噴出了一口鮮血。

東凡和尚打著問訊道：「阿彌陀佛！雲從，『星月劍譜』已到我手，你棋差一著了！」

桑雲從又噴出了一口血，叫道：「罷了！東凡和尚，我萬料不到……我還想投奔你……唉！」

東凡和尚不動聲色，說道：「我與你雖有交誼，可是與你上代有仇，『星月劍』欺我門派百年，我不得不有此舉，這是門派之爭，你怨不得我老僧啊！」

桑雲從這才明白，他狂笑道：「好和尚！你已到『巴東』去過？」

東凡和尚笑道：「不錯！謝謝你告訴我地方，我很容易的找到了！」

這時一陣急風，隨著飄進了五六人，都站在東凡和尚的兩側。

桑雲從咬牙冷笑道：「罷！我桑雲從死在你們手中，十五年後自有報仇之人！劍譜得去，你們也看不懂……寶劍在我手，你們也休想得去……待我斷劍自刎……」

東凡和尚道：「且慢！聽我說幾句話……」

但是桑雲從身旁，却有一個極細的聲音傳來，壓過了東凡和尚的語聲。

那聲音道：「桑壯士！我有奇疴在身，無法救你，令郎交我放心，十五年後，為你報仇，桑門奇兵，不可輕損，自刎之後，連鞘拋向後院可也……」

桑雲從大喜過望，他料不到匆忙之中，竟把兒子託付了一個奇人。

那聲音繼續道：「我走火入魔，除輕功外，均無法施展，不能救你，眞是不幸……我叫石塵子……」

「石塵子」這三個字，如同一聲巨雷，在桑雲從的心中炸開！

他双手撫胸，暗忖：「天啊！該我桑門不絕，青兒竟有此前輩奇人照料，我死可瞑目了！」

東凡和尚還在扯著閒話，暗中移動，想把桑雲從手中的千古奇兵奪過！

桑雲從等那語音消失後，他由背後取下了劍鞘，然後一咬牙，長劍刺入了自己的心窩！

他飛快的，把寶劍套入鞘中，奮起最後一股神力，向後院拋去。

那寶劍在空中滑開一些，一遛寒光，在滿天飛雪之中一閃而逝！

桑雲從踢開了禪房，匍匐在他妻子的身下，他昏迷去，似見自己的愛子，掌著那柄「青光劍」，追殺仇人……

東凡和尚措手不及，他飛身到了房內，略一察看，叫道：「快！後院有人，追！」

立時七八條黑影，閃電般撲向後院。

此時，一個瘦弱的老人，正挾著一個悲憤昏厥的孩子，於漫天飛雪之中，向巫山之頂疾馳而去！

四更時分，洞庭湖秋雨未息，叢叢陣陣，投入了湖心，擊起了千紋萬線波紋，層層開展。

在湖畔羣樹之中，有一株百年垂柳最是引人，垂掛著的株條，深深的投入湖水之中，碎小零亂的黃叶子，落在湖面隨波而流。

柳樹之下，濱岸停著一隻扁舟，艙外的船板上，撐掛著一大塊黃色油布，遮掩著這陣陣秋雨。

在船板上，安放著一隻精巧的小桌子，擺設了酒菜和三分杯箸，一隻小炭爐子擺在一旁，燉著一隻山鍋，咕嚕嚕的冒著熱氣。

雖然設有三份盃箸，但是只有一個人，坐在那裡獨飲，由船頭掛著的小風灯看來，他是一個六旬開外的老者。

他穿著一件葛黃色的長衫，由於袖子太長大，除了握盃的那隻右手外，左手便深藏在袖中。

他的身材很瘦弱，焦黃黃的一張臉，花白的眉毛，微微的向眼角垂下，雖然他看來如此的蒼老和瘦弱，但是他的精神却很旺盛，尤其是他的一双眼睛，更是皓若寒星，閃閃的發出懾人的光芒。

他獨酌獨飲，欣賞著煙雨中名湖，倒也怡然自得。

片刻之後，他已經飲乾了那一壺暖酒，緩緩的站起身子來，單手提起了一隻巨大的酒罈，很快的把酒壺添滿。

當他添好了酒之後，双目向四下遊望了一陣，自語道：「莫非沈春山這個老兒又改變了主意不成！」

他自語著，緩緩站起了身子，走向了船頭，望著這滿湖秋雨，不禁輕聲的吟道：「泉壑帶茅次，雲霞生薜帷，竹憐新雨後，山愛夕陽時……」

才念到這裡，便聽一個蒼老的聲音，由遠處傳了過來，接吟道：「……閒鷺栖常早，秋花落更遲，家僮掃蘿徑，昨與故人期？」

這接吟之聲由遠而近，來得極快，當最後一個字念完時，人已到了湖畔。

那船頭上的老人，發出了幾聲爽朗的笑聲，說道：「哈！沈老師御詩而來，好不驚人！」

他的目光移到湖畔，在船頭淡淡的灯光下，看清了一個老人。

他身前頗高，穿著一件淡青色的長衫，滿頭白髮向上攏起，手中執著一把油布雨傘長衫飄搖，意態瀟灑，好似神仙人物。

他緊接著那老人的話，笑道：「杜清風召宴，豈敢不到？」

那小舟上的老人，原來叫杜清風，他微微一笑，說道：「清風在此候駕，已然孤飲三壺暖酒

，沈老師姍姍來遲，我要罰你三大盃呢！」

沈春山豪爽的笑了起來，說道：「秋雨名湖，把酒談心，正是人生一大樂，與其說罰，不如說賞呢！」

他說著，緩緩的踏上了一小塊船板，走上船頭之後，立時把手中的油傘收了起來。

杜清風指著一張椅子，說道：「請坐！」

沈春山把油傘靠在一旁，坐了下來，笑道：「怎麼？那孩子還未來麼？」

杜清風爲他酌上了酒，說道：「天亮之前一定會來，我先敬你一盃。」

沈春山含笑飲了，這兩個老人，在煙雨濛濛之中，淺飲夜談，欣賞著那將逝去的夜色，快慰已極。

這時天邊已有曙色，沈春山環湖望了一圈，玩弄著手中的小酒盃，說道：「杜老師，我們爲一個孩子，值得這麼做麼？」

杜清風笑道：「此子不比尋常，必可光大我派，沈老師不如割愛吧！」

沈春山聞言笑了起來，說道：「杜老師眞是聰明人，我沈春山走遍天涯，好容易得此奇才，正自慶幸，半路殺出你杜老師來，我看應該你割愛才是！」

杜清風笑道：「如此說來，我們酒後還有餘興節目了！」

沈春山一笑不再說話，挾起了一個青色的蠶豆，放入口中，細細的嚼著。

這兩個老人沉默了一陣，沈春山問道：「那孩子還沒來麼？」

杜清風微笑道：「怕就該到了……」

他說到這裡，用手指著船板上一隻大棋盤，說道：「沈老師，我們可要下一盤棋？」

沈春山往自己口中滿滿送了一盃酒，笑著搖手道：「不了！我沒有這好耐性。」

才說到這裡，岸邊上傳來一陣輕微的脚步聲，雖然非常輕微，但是在百籟俱靜的清晨，聽得非常清楚。

沈春山笑道：「果然他就來了！」

這兩個老人，一齊把頭轉向岸邊，便見寒林之中，走出了一個長身俊美的少年。

他年約十八九歲，身體長得很是健壯，微黑的面孔，顯示出他經年奔波於江湖。

他一双又亮又大的眼睛，眸子濃黑如漆，直挺的鼻子，薄薄的兩片嘴唇，流露出這類年青的人特有的青春和朝氣。

但是，在他的臉上，有一種深藏的，無法捉摸的憂鬱和憤慨，當你和他的目光對視時，你可以感覺出他深藏的「恨」，足以震撼你的心弦。

如此俊美，健壯的一個青年，他的臉上却沒有笑容，使人有冷澁之感。

他穿著一件淡青色的長衫，手中提著一個長方形的小包袱，緩緩的走了過來。

最令人奇怪的是，在他的領口之內，繫著一塊薄薄的紅綢，青紅相間，顯得非常刺目。

他緩行著，目不斜射，秋晨的露珠，由樹葉滴到他的臉上，他却無覺，連那双入鬢的劍眉也沒有聳動一下。

他一直走到湖邊，才停下步子，杜清風笑道：「孩子，你來晚了……」

「不晚！四更過半！」

那年青人打斷杜清風的話，簡單利落的吐出這六個字，他的聲音低沉而有磁音，但却毫無感情！

杜清風望了望天色，笑道：「孩子，你對啦，四更過半！快上船來。」

年青人輕輕的踏上跳板，很快的走到船頭上，那小船開始輕輕的搖幌著。

他逕自坐在兩個老人之間，一言不發。

沈春山的目光一直追著他坐定之後才微笑著說道：「孩子！你也許不知道，我與杜老師乃是數十年的道義之交……」

年青人又打斷了他的話，說道：「我不知道！」

杜清風笑著對沈春山說道：「不必說這些，告訴他辦法就是了。」

沈春山點點頭，說道：「至少我要先知道他的名字呀！」

年青人目光一閃，說道：「我叫羽青，父母早亡，不知姓氏。」

沈春山點點頭，用著同情的口吻說道：「原來有這一段可憐的身世，眞怪你看來有些怪僻了！」

年青人望了他一眼，似要開口，但又停了下來。

他明亮的目光，向灰濛濛的天邊一投，再度想起十五年前發生的慘事……。

這個年青人，正是十五年前的桑羽青！

他現在已經二十歲了，正走上了他復仇的第一步。

杜清風接著說道：「你今天來是拜師的，你知道麼？」

桑羽青點了點頭，杜清風接道：「古來只有試技擇徒，從無試技擇師，不過你禀賦太好，我們便爲你破例一次……」

才說到這裡，桑羽青又打斷了他的話，說道：「强者爲師！」

杜清風再度被他打斷了話，顯得有些不太高興，沈春山已經接著說道：「不錯！强者爲師，就這麼辦。」

杜清風顯然不願意爲收一個徒弟還要比武，尤其是桑羽青的表現又是如此的冷漠和不在意。但是，他却愛極了桑羽青這身骨格，認爲是千百年來難得的奇才，足可發揚自己的武學，所以也只好表示同意。

他執起了酒壺，爲沈春山和桑羽青倒上了酒，笑著說道：「在未拜師前，我先爲你酌酒，等拜師之後，就要你爲師父，師伯酌酒了，哈哈……」

他說著大笑起來，沈春山也大笑著，他們二人同時把酒飲乾，但是桑羽青端坐不動，臉上也是一絲表情均無。

沈春山停止了笑聲，問道：「你怎麼不喝酒？」

桑羽青搖搖頭，說道：「我不喝！」

沈春山皺起了花白的眉毛，說道：「這孩子真怪——」

杜清風接口道：「唉——看見他，就想起我那兩個孩子，十五年前，巫山……」

他面色淒凉，喟嘆不止，沈春山很快的打斷了他的話，說道：「過去的事不必再提他！能夠收到好徒弟，與兒子又有什麼分別？」

桑羽青面色平靜，沒有一絲特別的表情，甚至當杜清風提到十五年前，巫山之會時，他臉色仍然平靜如恒。

杜清風點了頭，說道：「沈老師的話不錯，我那兩個孽子也是該死，太不量力了！……不過，桑雲從也付出了代價！」

他說到最後一句時，臉上現出了一絲獰笑。

桑羽青仍是面不改色，但他的目光更亮了，不過這兩個老人都沒有注意到。

沈春山笑道：「事情過了十幾年了，還提它作作甚？」

杜清風點點頭，猛喝了一口酒，把悲傷壓了下來，對桑羽青說道：「羽青，我們都是上了年紀的老輩人物，總不能爲你拚命吧！」

桑羽青的目光飄了過來，點頭道：「自然不能，但要分出功力深厚。」

沈春山笑道：「杜老師，你有了安排麼？」

杜清風反問道：「沈老師你呢？」

沈春山含笑站了起來，扯著杜清風的衣袖，說道：「來吧！我們先看看風景再說。」

杜清風一笑站了起來，這兩個老人併肩而立，站在船頭上，欣賞著這一片煙雨的名湖。

桑羽青坐在他們身後，他一雙手掌微微的扣著，注視著這兩個老人的背影，他面部的表情太平靜——或者說太深沉了，使人無法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沈春山提著那濛濛煙雨和湖上的秋萍，笑道：「杜老師，如此一片美景切莫被我們俗人給攪擾了！」

杜清風笑道：「沈老師的話不錯，我們雖非詩人墨客，不過身臨此境，也難免要作出幾分風雅呢！」

這兩個老人，目光在湖面上遊巡不已，他們在思索著，究竟要用什麼方法來比較功力。

桑羽青靠在椅子上，双手輕輕的扶著靠手，顯得一片悠閒。

然而此刻，他的內心如同火一般的燃燒著，面前的人，是催毀了他的家庭和一生幸福的人。

現在，他已經學成，他要仗著父親遺下的「青光劍」，逐個的殺盡這一批兇手！

杜清風的目光，由湖心飄向了岸邊，望見了兩株相隔三丈的白楊樹。

他灰白的眉毛向上揚起，笑道：「沈老師，我們到樹上玩玩如何？」

沈春山笑了起來，說道：「妙！妙！就如你所說吧！」

他說著，折了兩根深垂入水的柳枝，交給了杜清風一枝，接道：「既要上樹，便不可不折枝，我們索興返老還童一次吧！」

一語甫畢，他身形一長，如同一隻怪鳥般，凌空而起，拔上了五六丈，落向了那株較遠的白揚樹上。

他身形靈巧，姿態美觀，小船絲毫不動，顯示出他深厚精絕的功力。

杜清風笑道：「沈老師，幾年不見，你的功夫益發驚人了！」

沈春山坐在一枝橫椏之上，笑道：「快上樹吧！老朋友，也讓這年青人開開眼。」

桑羽青的目光，投向了沈春山，但是他並沒有表示出任何驚訝和欽佩，使得沈春山感到很意外。

他忖道：「這個孩子眞是看不透…………」

但是，他却越發的喜歡桑羽青。

杜清風載回了頭，說道：「孩子！我們上樹之後，卽刻開始較量，若有勝負，就告訴你。」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我看得出來！」

杜清風笑道：「未必吧？孩子，你的口氣太大了！」

說畢，他回過了身，把手中長近五尺的柳枝，向上一甩，只聽得「嗖！」的一聲輕響，那長長的樹枝，已經纏在了一節樹枝之上。

他身形微幌，身如箭一般，直飛出去！

那株白楊本來在他身後，但是他却向相反方向射了出去，當那根柳枝被扯直時，並未被他急出的身子掙斷，反而有莫大的韌力，把他射出的身子反彈回來！

杜清風就借著這反彈之力，整個的身子倒退了回來，右腕用力一抖，那柳枝便鬆開了。

他偌大的身子，如同一片飛花一般，輕飄飄的浮上了兩丈多高，越過了一堆雜枝，落在了那株白楊樹上。

這只不過是極短的時間，他已經連使出三種絕招，這身功夫是相當驚人了！

沈春山發出了一陣大笑道：「哈哈，杜老師，你這『白猿上樹』『飛花過牆』『一技獨秀』的功夫，眞個驚人得很呢！」

杜清風臉上掛上一絲得意的笑容，說道：「練了幾十年功夫，這又算得了什麼？」

他說著，目光偸偸向桑羽青飄來。

桑羽青已經把椅子的方向轉了過來，昂著頭，望著他們，面部却沒有一絲特殊的表情。

杜清風由他側面望過去，見他濃眉飛揚，直鼻大耳，心中不禁一動，忖道：「這孩子好像什

麼人？………」

但是時間過得太久了，一時之間想不起來。

這時沈春山已然說道：「杜老師，我們開始吧！」

杜清風點點頭，笑道：「隔空戲掌，倒也快意！」

說著，緩緩的伸出了右掌，笑道：「我先試他一掌！」

一語甫畢，單掌向前一推，便聽「呼！」的一聲大震，一片急風，向沈春山湧了過去。

這等聲勢，在江湖中，如果不是一流人物，是不可能有這種功力的。

沈春山一笑道：「好厲害的掌力！」

他大袖一翻，一股疾勁的掌力，當胸而出，兩股掌力半途相遇，他們却很快的收回掌了。

只聽「砰！」的一聲大響，那半空相遇的掌力，震得三丈以下的湖面，都發出了陣陣的漩紋！

他們二人的身子，也同時向後微微一幌，但是誰也沒有被震下樹來。

這只不過是頭一掌，他們就施出了這麼厲害的掌力，足見他們對桑羽青的重視，都希望能得到這個不平凡的年青人爲徒。

桑羽青點了點頭，心中忖道：「如此看來，他們不至於藏私了！」

他岸然不動，一派悠閒，不像是拜師，而像是督徒練掌一般。

就在這霎那之時，他們已先後交了三掌，每一掌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宿鳥寒魚都驚擾得逃開了。

前後三掌，都是杜清風採取主動，沈春山只是沉著著應敵。

由他們的表情看來，杜清風顯得輕鬆些，他似乎有穩操勝算的把握。

沈春山雖然笑語如常，但是他的態度比較嚴肅些，或許他知道，要想擊敗杜清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杜清風人如其名，最擅長的是輕身和小巧功夫，所以江湖上稱之爲「清風客」，沈春山知道自己的小巧功夫比他不上，所以才挑了這個硬碰硬的辦法。

第四掌是由沈春山所發，他單掌翻起，當胸推出，一股渾厚的掌力脫手而出。

杜清風單掌迎上，就在這時，沈春山左掌突然閃電般揮出，他手中的那節柳枝，如同一條飛蛇一般，筆也似直，抖了出來。

「嗦！」的一聲輕響，那柳枝的尖頭，點出一般極强韌的內力，「波！」然一聲，一點急勁，向杜清風的前胸點到！

這一式來得好不神速，杜清風左掌慌忙遞出，大片掌力湧了出來，這四股掌力當空相遇，發出了一片混響。

杜清風微怒之下，一聲輕叱，他右掌一揮，一片勁力，排山倒海而來。

沈春山急忙出掌抗拒，杜清風又是一聲輕叱，他手中那根柳枝，如同飛蛇盤空一般，向沈春山飛投過去。

那柳枝在空中呈環狀，向沈春山的頭頂套來，沈春山一驚，百忙之中，也把手中的柳枝投了過去，兩枝柳枝也空中相盤，立時斷成數段，落在了湖中。

這一招看來仍是不分勝負，但是桑羽青却站起了身子，說道：「沈老師輸了！」

杜清風及沈春山一驚一怒，沈春山沉聲道：「何以見得？」

桑羽青淡淡說道：「沈老師，你下肢用力，地位已經變動了！」

沈春山老臉一紅，杜清風用心望去，果然他的位置，已經向左移開了半尺，顯然是被自己掌力所逼！

杜清風萬分驚詫，望著桑羽青，忖道：「唔！這孩子是絕技在身，還只是眼力過人呢？」

沈春山面色一紅，但隨即哈哈一笑，說道：「哈哈！這孩子好眼力。」

一言甫畢，他身如怪鳥一般，由三丈多高的白楊樹上落在了船頭上。

他落下之地，距桑羽青不過三尺，但是桑羽青若無其事，絲毫沒有顯出驚擾之態。

沈春山面對著他那双明亮的眼睛，竟感到一陣心寒，忖道：「這孩子學成之後，何止高過我等十倍？」

他笑了笑，握住了桑羽青的手，說道：「孩子，有『清風客』爲師，日後你必可揚名天下了！」

桑羽青嘴角掛上一絲極淺的微笑，說道：「是的！我也是這麼想。」

這是自桑羽青出現以來，第一次展露笑容——雖然只是那怎淺淺的一絲。

沈春山竟有一種怪異的感覺，他覺得桑羽青的手，溫暖而又雄厚——正合於練最厲害的掌力。

這時杜清風也落在船上，沈春山鬆開了桑羽青的手，笑道：「恭喜杜老師，有此奇童爲徒，你一身絕技必可揚行於天下了！」

杜清風高興得閉不上嘴，笑道：「謝謝！謝謝！杜老師太承讓了！這孩子確是奇才，日後還要沈老師多多教誨，若不見外，肯以你『天河掌』相傳，便是這孩子的造化！」

沈春山有些喜出望外，說道：「杜老師眞個誠意？」

杜清風笑道：「君子無戲言，再說沈老師『天河掌』揚名天下，連我杜清風也難窺一二，若因愛才一併傳了這孩子，豈不是一段武林佳話？」

這兩個老人，似乎都因覓得奇才而高興得忘了形，沈春山笑道：「却不知令徒意下如何呢！」

桑羽青用著平靜的口吻說道：「羽青志在學技，沈老師如以絕藝相傳，正是求之不得的事。」

沈春山高興得拍著一双大掌，笑道：「哈哈！吾道不孤！你若學了我二人武藝，最多五年，便是江湖第一奇人，連東凡禪師的弟子也萬萬比不上你。」

當他提到「東凡禪師」時，這青年的眸子，突然射出了一陣奇光。

沈春山微詫，說道：「怎麼？你認識他麼？」

桑羽青很快的恢復了正常，搖頭道：「從來不曾聽說過。」

杜清風在一旁接口道：「那是他十餘年前之名，這孩子那能知道？不必提他，我們來喝酒。」

說著滿滿酌了兩盃酒，與沈春山同時一飲而盡，沈春山笑道：「我只是看不慣錢木兒那等狂妄……」

才說到這裡，杜清風沉下了聲音道：「沈老師，別人的事，我們管它則甚？」

沈春山似乎被提醒了，略有顧忌的停了下來。

桑羽青極爲注意的聽他們談話，但是在他的臉上，仍然找不出什麼特殊的表情來。

沈春山笑著招呼道：「來吧！孩子，行拜師禮吧。」

桑羽青緩緩的走了過去，杜清風已然笑得双目不見，但却推讓著道：「行了，孩子這麼大了，有心就成，不必行禮了！」

沈春山却正色道：「師徒之禮焉可不行？就是我傳幾手功夫，也要受他一禮呢！」

他酌上了三盃酒，由身上拿出兩隻紅蠟，點燃後放好，然後中間擺了把椅子，著杜清風坐下，自己也坐在了一旁。

杜清風高興得如同娶兒媳婦一般，笑道：「孩子，行禮吧！咱們就是一家人了！」

不料桑羽青突然說道：「且慢！」

他這兩個字如同截鐵斷鋼一般，不禁使杜清風及沈春山同時一驚。

杜清風說道：「怎麼？還有什麼事呢？」

桑羽青冷冷說道：「我要先與二位較技，勝者爲師！」

這句話大出二人意料之外，沈春山不禁霍然站了起來，厲聲道：「孩子，你此言何意？難道清風客當不得你師父麼？」

桑羽青搖搖頭，說道：「話非如此，我乃是帶藝訪師，比不得開蒙啓學，若是錯投了庸師，豈不貽笑江湖？」

沈春山更震怒了，他拍著桌子道：「錯投庸師！貽笑江湖？……」

杜清風打斷了他的話，笑道：「沈老師息怒，此子氣質異常，非同凡響，或許他有道理，不妨試他一試，也作爲我入門的考驗。」

沈春山終是覺得事情有些怪異，但是當他仔細的觀察桑羽青時，却是怎麼也看不透？

他心中忖道：「也許他是天生的怪性子。」

他想到這裡，便對杜清風道：「好吧！徒弟是你的，由你作主吧！」

杜清風笑了笑，由椅子裡站起身來，對桑羽青說道：「算是你考驗我，也算是我考驗你，我們怎麼開始呢？」

桑羽青點了頭，說道：「我們就在船板上過幾招！」

杜清風聞言轉過了頭，對沈春山道：「聽見沒有？這孩子口氣不小，不過我就是喜歡這種有胆識的孩子。」

他說著，双手捧著那隻小桌子，擺向一旁，船頭立時空開了一丈左右一塊空地。

他對桑羽青道：「這點地方可展得開你的手脚？」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足夠了！」

他語氣雖然自大，但是態度並不狂妄，每一句話都出自他的內心，只使人感到怪異，而不會產生反感。

杜清風站在船頭，長袖飄飄，說道：「好，開始吧！」

桑羽青把自己那長方形的包袱，拿過了一旁，與杜清風對面而立。

他們之間相隔七八尺，杜清風笑道：「你總不該要我先動手吧？」

桑羽青點頭道：「我先動手！」

他双手下垂，目光穩定，氣吁自然。

在沒有看到他功夫之前，杜清風及沈春山，都感覺到這古怪的年青人，在武學方面，有著很深的造詣了。

桑羽青双掌緩緩的舉了起來，抱拳道：「有僭！」

他「僭」字才出口，身如一陣急風，向杜清風撲了過去。

以杜清風及沈春山這類一流高手，竟未看出他是怎麼移動的！

沈春山忖道：「這孩子不簡單！……」

一念未畢，桑羽青第一招已然遞出，他渾厚的虎掌，夾著一片急風，向杜清風肩頭拍到！

表面上看來輕鬆寫意，實則力逾山岳，他這一掌，双掌閃電襲出，喝道：「我倒看看你有幾分功力！」

他双掌如鈎，抓向桑羽青的双肩，桑羽青身子一挫，已坐退後三尺，比電還快！

桑羽青這裡一動手，沈春山及杜清風便感到事情有些怪異了。

杜清風双掌一收，厲聲道：「孩子！說實話，你此來爲何？」

桑羽青星目揚輝截然道：「訪師會武！」

沈春山冷笑道：「小子，你身有絕技，藏而不露，居心爲何？」

桑羽青目光如電掃了過去，沉聲道：「勝我者爲師！」

杜清風狂笑道：「好！好！若是敗呢？」

桑羽青雪白的牙齒，咬了一下嘴唇，冷然道：「敗者死！」

杜清風又是一陣冷笑道：「看你樣子不像是拜師，倒像是尋仇來的！」

桑羽青的目光越發明亮了，連這兩個久走江湖的奇人，都感到有些驚悸！

他微揚起了頭，望著細雨濛濛的天穹，用著一種深沉，冷漠，沒有一絲人類感情的聲音說道：「十五年前，巫山之會……」

這兩個老人凜然一驚：

杜清風用微顫的聲音說道：「你……你是誰？」

桑羽青並沒有理會他，繼續說道：「……寒山古寺，却成了屠場墳地……」

杜清風面色大變，指著桑羽青道：「你！你敢是姓桑？」

桑羽青像是說完了一個極簡短的故事，他的目光由半空移了下來，射在杜清風的臉上。

這個年青人的眸子裡，竟然找不出一絲怨憤和激動，他只是無盡的深沉和冷漠……讓人永遠看不透！

這兩個老人，一時竟是鴉雀無聲，靜靜的等待著這個年青人的回答。

桑羽青注視了他們半晌，才說道：「桑羽青是我的全名眞性，今天你們知道了我的眞實姓名，便是死之將至！」

這兩個人驚怒萬分，杜清風發出了一聲極悲涼的長笑，說道：「哈——太好了！我的一双愛子杜心源，杜心濂死在你父『青光劍』下，我不手刃你桑家之人怎能消恨？」

桑羽青冷冷說道：「秋雨名湖，葬爾等於斯，眞是慈悲了！」

一言甫畢，他身進如箭，一双虎掌，向杜清風當頭壓下。

話講明之後，桑羽青的招式更是威猛驚人，銳不可當！

杜清風被舊事勾起了創傷，他髮鬚皆張，狂吼道：「好呀！好呀！你竟自投羅網！」

他躲過了桑羽青的双掌，大袖一擺「忽嚕嚕」一陣狂風，向桑羽青迎面擊到。

桑羽青咬著嘴唇，右掌猛圈回來，在杜清風撤掌未及時，急逾星火的抵了上去。

杜清風大怒，喝道：「小輩，竟敢與我對掌？……」

一語方畢，兩掌相抵，發出了一聲裂帛之聲，杜清風的身子一陣搖幌，幾乎被這股掌力逼下船去！

他面色煞白，再看桑羽青時，竟是紊風不動，昂然而立。

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杜清風愕然而立，忖道：「這小子的掌力比我還强？……那是不可能的呀！」

但是事實如此，怎不令他心驚？

桑羽青輕叱道：「索命來！」

他頎長的身子一閃，逼近了去，二指如電，便挖杜清風的双眼！

杜清風發狂般的叫起來：「好小子！我不殺你誓不爲人！」

這一老一少兩個奇人，就在這一丈方圓的船板上打了起來。

只見鷹起雁落，龍騰虎躍，一個疾似流星，一個穩若盤石，竟是難分高下。

沈春山在一旁看得心驚肉跳，他忖道：「這簡直不可能，簡直不可能……」

然而桑羽青的威力，還在杜清風之上！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霎那便是十餘招過去，杜清風已然施出了全身功夫，只見他人如飛龍，掌似迅雷，一双手掌滿空飛舞，所過之處掌風震耳！

但是桑羽青不瘟不火，進退有序，沉著應付。

他似乎有著穩勝的把握，英俊和充滿了冷漠的面頰，彷彿是一座隆多的雪山，寒氣逼人。

這是一場極爲劇烈的打鬪，不久那小船便開始搖蕩起來，原來杜清風的步履竟然沉重了！

在一旁觀戰的沈春山不禁大爲吃驚，他緊搓著一双手掌，忖道：「這小子竟有這高的功夫！」

在桑羽青一連串猛烈的進攻之後，那個老人開始流汗，開始喘息了。

但是，若是自桑羽青的手下逃走，對於這樣一個盛名的老人來說，毋寧比死更甚！

更何況他還要爲他的兒子報仇，所以拚出了全力與桑羽青搏鬪。

一瞬間，又是十餘招過去，杜清風顯然有些招架不住，大聲的喘息著。

這種情形很少有，沈春山看得清楚，這是由於他們動手，都是以本身的眞力對抗，否則就是打上一天一夜，杜清風也不會如此疲累。

他很想揷人救援，但是他們都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怎能夾攻一個小孩子？

桑羽青的目光飄向了沈春山，冷冷道：「姓沈的，你也來吧！」

沈春山大怒，喝道：「小子，你再無禮我可不顧這麼多了！」

桑羽青冷笑道：「哼！正要你們一同受死！」

沈春山再也忍耐不住，他大叫道：「好小輩，這是他激出來的禍！」

杜清風雖然恨不得他下場助陣，但是面子上不得不叫道：「沈老師！不要失身份！」

沈春山搖頭道：「荒郊無人，何必顧這麼多？」

他說著，双掌一錯，撲向了桑羽青。

桑羽青冷笑道：「傖夫敢爾？」

「呼！」的一掌拍去，沈春山霎時後退，他算是嚐著了桑羽青的滋味。

這兩個老人，施開了夾攻手法，把桑羽青團團圍住，但是桑羽青的身手更快了。

只見他人如飛鶴，又似飄雪，上下翻飛，那一身小巧工夫，簡直是無與倫比！

在沈春山聯手後的第十一招時，兩個老人同時向桑羽青撲來。

便聽桑羽青突然發出一聲大叫，緊接著「通！通！通！」兩聲，這兩個揚名天下的奇人，竟被他

双双點倒在船板上！

桑羽青昂立在二人之間，低頭看了一陣，那兩個老人嘶啞的叫道：「小輩！殺了我們吧！小輩……」

他們一再的激怒桑羽青，然而桑羽青平靜得如同沒有發生過事一般。

他抬脚由杜清風的身上跨過，拉過了一把椅子坐下，冷然道：「杜清風！我親見你圍害我母，你有什麼話說沒有？」

杜清風癱在船板上，咬牙道：「不錯！你待怎樣？」

桑羽青的目光，又射向了沈春山，說道：「你可是隨東凡和尚入廟之人？」

沈春山瞪目如鈴，喝道：「是我！」

桑羽青嘆了一口氣道：「唉——我先父『星月劍』揚威天下，要殺你等不過舉手之勞！可恨你們以多爲勝，詭計毒害，英雄竟喪小人之手……」

他停了一了，又道：「我問你們，東凡和尚在那裡？」

杜清風及沈春山却是一言不發。

桑羽青冷笑兩聲道：「可惜我不願以刑逼供，否則那怕你們不說？不過我這次出山復仇，既有決心，必可訪到他，只不過遲早而已！」

他說著，緩緩的取過了自己的長包袱，抽出了一把古漬斑斑，寒光閃閃的寶劍。

」

青光劍出鞘，地上兩個老人面色慘變。

桑羽青左手輕輕的揑著劍尖，仰首長空，自語道：「天網恢恢！你們也難逃青光劍下！」

他閃亮的目光，回射到沈春山的臉上，沈春山一寒，叫道：「東凡和尚已還俗，名叫……

才說到這裡，一聲慘叫，青光劍已然刺入心窩，鮮血濺了一片，點點腥紅落向湖心！

桑羽青抽出了寶劍，冷冷說道：「貪生之輩！我不願有人在我劍下討生！」

杜清風面色慘然，點頭道：「桑羽青，你是個漢子，我佩服你！」

桑羽青緩緩的站了起來，用足尖把沈春山的屍體翻動一下，認明他已死了，這才說道：「桑羽青有血海深仇，有鐵石之志，有超人武藝，何愁尋不著東凡和尚？」

他聲若洪鐘，震人耳鼓，劍眉飛揚，星目含威，那不可一世的雄風，山河爲之變色！

他舉起了「青光劍」，望空一揮，喝道：「劍呀！飽飮仇人血吧！」

又是一聲慘叫，大片鮮血，濺向湖心，一片殷紅，隨即散開……。

桑羽青双手扶劍，劍尖頂在船板上，他仰頭望空，面色如恒！

良久，良久，他低下了頭，把這兩個老人的右耳割下，放在了一隻內有粉藥的皮囊中。

他緩緩的收起了寶劍，上了岸，搭唇長嘯，一匹駿馬飛馳而來。

桑羽青騰身上馬，頭也不回，破風而去！

雨不知何時停了，東方透紅，映紅了半天，名湖，小舟……和那兩具屍體！

第二章 奪魂三鐘 白頭僧鼓樓惜命 飄然一身 黑衣人天涯尋仇

這是一件震驚江湖的大事——名滿武林的天下奇人，杜清風和沈春山，慘死在太湖之畔！

江湖上黑白兩道，都在傳聞，描敍著他們的死狀，有的說他們的耳朵被割了，有的說被開了膛，更有人說他們被宰割成碎片，凌遲而死！

於是，謠言越來越多，甚至有人說看見了兇手，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道士，乃是若干年前邪教第一人物，現在出山要搜集一千顆人心，提煉藥引……一時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杜清風和沈春山的死訊，已經傳遍了大江南北，凡是有江湖人行走的地方，就有他們死亡的消息。

金陵——這六朝名城，也喧騰著這兩個奇人的死訊，那些綠林道上的朋友，臉上都掛著一層恐慌，交頭接耳的討論著這件震驚江湖的大事。

鼓樓，金陵城的勝地，在傍晚之時，更顯得熱鬧，這時華灯初上，人潮湧集。

一些走江湖賣藝的，早已各自搭好了棚子，吸引了大批的遊客，把鼓樓下那一大片空地，擠得滿滿的。

秋風乍起，寒涼侵人，在人羣之中，有一個黑衣的少年，顯得最是特出。

他身軀體健，相貌英俊，一双半月的明目，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漆黑一般的双瞳，隱隱透出了一股寒氣，令人不敢逼視。

他穿著一件全黑的綢衫，足下是一双薄底的靴子，寒風凜冽之中，非但沒有一絲畏怯之意，反顯得英挺自如，神采奕奕。

他右手拿著一根三尺多長的柳條，不住的玩弄著，在人羣之中，緩緩的前進著。

不遠之處，有一個白髮老人，才說完了一套江湖話就要開始練武功。

那黑衣少年，顯然沒有什麼興趣，轉身走去。

但是，就在這時，一個身軀彪壯的黑衣和尚，迎面走了過來。

他生得極是魁梧，僧衣很短，露出了兩節雄壯的小腿，這麼寒冷的天，他只穿了一双草鞋，大步而來。

黑衣少年一眼望見了他，立時把身一側，擠在了人羣中，一双明亮的眸子，緊緊的盯在那和尚的身上。

由於人羣擁擠，那和尚一路嚷道：「借光！借光！阿彌陀佛……」

他聲音粗亮，引得衆人紛紛回頭張望，面上都有驚詫之色，有的人竟慌忙的閃躲開去。

那和尚用双臂分開衆人，大步前進，有時用力過大，不少人被他碰得東倒西歪。

那黑衣少年，面上帶著一絲冷笑，靜靜的望著他。

這和尚的出現，似乎引起了一陣騷動，不少的人交頭接耳，有一人低聲說道：「不知道誰又

得罪了他，又要出事了！」

黑衣少年双眉微聳，嘴角掛起一絲微笑，回頭道：「借問！這位大師父好生面熟，是那家寺院的主持？」

那人壓低了聲音道：「他不就是城西『大悲寺』的智空和尚麼……」

說到這裡，突然停了下來，打量了黑衣少年兩眼，然後很快的擠開了去。

黑衣少年微微冷笑，用著極低的聲音自語道：「果然是他！我桑羽青總算不虛此行！」

說完了這句話，他很快的轉過了身，緊跟在智空和尚的身後。

智空和尚大步走到了賣藝老人之處，他扯著大嗓子叫道：「借光！借光！」

那些看熱鬧的羣衆，見是他來了，立時讓開了一條道，智空和尚大步的走了過去。

桑羽青一聲不響，緊跟在他的身後。

那賣藝的老人，已經栽好了樁子，兩根樁子之間，便綳緊了一根繩索，看樣子是準備在繩索上練一套掌法。

智空和尚突然出現，那賣藝老人頗爲驚詫，双目緊緊的盯著智空。

智空却是一言不發，双手抱著肩膀，靜靜的站在那裡。

圍觀的衆人，見沒有發生什麼事，立時又擁了過來，圍成了一個大圓圈。

賣藝的老人，拱了一下手，乾笑道：「老漢拳脚生疎，諸位大哥必有行家，若有失誤，還望

各位千萬包涵！」

賣藝老人交待了幾句江湖話，把那兩截粗布衣服挽了挽，雖是白髮蒼蒼，却也是精神抖擻。

他又向衆人拱了一下手，然後「砰！」的跺了一脚，身子拔起了三尺多高，單足點在一根木樁之頂，身子搖幌了好一陣子才穩了下來。

四下立時傳來一陣喝采之聲，那老頭面上掛起了一絲笑容，他提了一口氣，換上左足，走上了那根綳緊的繩索。

四下立時又傳來一陣喝采之聲，老人立時在繩索之上展開了一套拳法。

他年紀雖然很大，但是手脚甚穩，所以掌聲不斷。

大約五六招過去，智空和尚嘴角掛起了一絲獰笑，他右手伸開，二指相併，就要向前揮出。

他這一招揮出，那賣藝的老人，必然要有大禍，但是就在這一霎那，他突然覺手腕一緊，奇痛攻心。

智空和尚大吃一驚，原來他手腕之上，已經纏上了細細一根柳條。

智空和尚驚怒之下，轉頭望去，他接觸到一個黑衣的少年，和一双凌厲侵骨的俊目。

智空和尚心中一驚，桑羽青右手輕輕一抖，那根柳條已然鬆開了。

在智空和尚還未開口之時，桑羽青已經壓低了聲音，冷冷說道：「大和尚，可願與我一談？」

智空和尚怔了一下，點頭道：「好！我們出去談！」

桑羽青淡淡一笑，轉身而去，智空和尚也跟著走了出來。

他們走得很快，不一會的工夫，已然遠離了人羣。

桑羽青頭也不回，踏上石堦，向「鼓樓」而去。

智空和尚也是一言不發，緊緊的跟在桑羽青的身後。

桑羽青走上鼓樓第二層長廊之下，停步轉身，靜靜的望著智空和尚。

智空左右望了望，說道：「好了！你到底是什麼人？」

桑羽青不答他話，冷冷說道：「你俗家可是姓孫？」

智空和尚似是吃了一驚，退後了一步，喝道：「你是誰？」

桑羽青冷笑道：「如此看來不會錯了！你出家不過七年，已經當上了方丈，眞個是一帆風順！」

智空面色更變，他強笑了兩聲，說道：「嘿嘿！如此看來，你到是個有心人，現在告訴我，你如此注意我和尚，到底是爲了什麼？」

桑羽青半側過身子，双手扶著石廊的邊緣，向遠處眺望，他似乎是在躲避別人的觀察。

在昏暗的灯光下，智空和尚，只望見他那一双閃爍發光的眼睛，心中很是吃驚。

良久，桑羽青沒有說一個字，他胸頭起伏不停，情緒似乎非常激動。

智空和尚追問道：「到底怎麼囘事？你若是不說，我可要去看熱鬧了！」說著拂袖欲去。

桑羽青突然轉過了身子，用著冰冷的聲音喝道：「且慢！」

智空愕然的望著他，他似乎感覺到，桑羽青身上有一股莫大的潛力，壓迫著他。

桑羽青整個的身子，都在黑暗之中，他的一双俊目，却越發顯得光亮，看來如同鬼魅，使人有一種恐怖的感覺。

他又沉默了片刻，然後冷冷的說道：「我只問你一個問題，你如果據實告訴我，或許可以放你一條生路！」

智空和尚一驚，隨即狂笑道：「哈哈！黃毛小子！竟敢斷起我的生死來了！你叫什麼？是那一派門下？」

桑羽青輕聲一笑，說道：「那些都不重要，我只問你，是否肯囘答我的問題？」

智空和尚雖然被他激怒了，但是却被這個奇特年青人的相神所吸引，他忍著怒氣，說道：「你年紀青青，說話如此狂妄，實在是自種殺機，不過我對年青人一向寬容些，所以暫時不與你計較，你且說你想知道什麼？」

桑羽青雪白的牙齒，輕輕的咬著嘴唇，用著很低，但是非常清晰的聲音說道：「我只要你告訴我，東凡和尚在什麼地方？」

「東凡和尚」這四個字，傳入了智空和尚的耳中，他立時變得大爲驚詫！

他走上一步，仔細的打量著桑羽青，良久才道：「孩子！告訴我，你到底是誰？」

桑羽青緩緩的搖著頭，說道：「在你沒告訴我之前，我不能讓你知道！」

他的聲音雖低，但是語氣堅決，字字如鐵，使人承受到他的威力！

智空和尚斷然的搖著頭，說道：「我不知道！」

此言一出，桑羽青突然發出了一陣冷笑，說道：「我知道你不會輕易吐實，不過你這麼作，可是不智之舉！」

智空和尚一再的被他激怒，喝道：「小子！你再出言不遜，佛爺不再慈悲了！」

桑羽青緩緩的向左走開了七八尺，來到那口漆黑，沉默的大鐘之前。

他用手輕輕的摸著那口懸掛著的大鐘，用著一種異常的聲音說道：「這裡是鐘鼓之樓，所以我實不願在此生凶殺之事……」

智空和尚怒火高昇，但是還來不及發作，桑羽青又接著說道：「你看見這口大鐘沒有？現在我給你最後一個機會，如果我擊鐘三下，你還不肯吐實，那時就莫怪我心狠手毒了！」

智空和尚氣得双目圓瞪，叫道：「好小輩……」

他這個「輩」字才出口，便聽「嗡……」的一聲大響，原來桑羽青的右掌，已經在那口大鐘上擊了一掌。

由於他這一掌並未用力，所以嗡嗡之聲，不絕於耳，震得人心神恍忽。

智空和尚冷不防，被吓了一跳，怔怔的望著桑羽青，他感到這個年青人實在太怪異了！

這一聲雄渾的鐘聲，猶如天籟仙音，陣陣傳開，良久不絕！

說也奇怪，這第一聲鐘聲響過之後，智空和尚原來寧靜的心情，却突然煩燥起來。

他輕輕的握著拳頭，設法平靜自己的心情，但是却沒有什麼效果，這聲鐘聲，似乎使他感覺到一種不幸將要來臨。

桑羽青双目如炬，緊緊的盯在智空和尚的臉上，似乎要把他看透。

他們都沉默著，良久，鐘聲才漸漸歇止。

桑羽青嘹亮而又冷酷的聲音傳來：「大和尚，想明白沒有？」

智空和尚驀然驚覺過來，大喝道：「小子……」

下面的話還未罵出，緊接著又是「隆！」的一聲大響，桑羽青第二掌已經拍了下去。

這一次他用得力量比較大些，聲響也越發攝人心神，智空和尚如受巨擂，驀然的沉默下來。

這聲鐘響，震得二人衣帽皆顫，那雄渾的聲音傳開了去，引起了遠處人羣的驚詫，他們緩緩的圍了過來。

不一會的工夫鐘聲未絕，人潮已然湧了一大片，吵吵雜雜，恐惶異常。

智空和尚低頭向下望了望，他的情緒越發顯得浮燥不安，深秋之日，額頭上竟涔出了汗水。

桑羽青如果是個鐵鑄的佛像，昂立在那口大鐘之下，絲紊不動。

鐘聲嗡嗡，如同萬馬奔騰，通天徹地，雄渾之力，直可破人耳鼓。

智空和尚感到一陣裂額之痛，但是他極力的忍受著，因爲他還是不能示弱於這個年青人。

桑羽青却是神態如常，非但如此，他連站立的姿態，都絲毫沒有移動。

智空和尚暗生驚懼之心，忖道：「難道這個孩子的功力比我還要深厚？」

想到這裡，他不敢再胡思亂想，長吸了一口氣，把心情放得平靜，這樣果然好些。

那羣圍在鼓樓之下的人，這時也都是鴉雀無聲，他們雖然相距甚遠，但是也顯然被這沉渾的鐘聲所震懾。

當他們看到鼓樓上這兩個奇怪的人物時，立時明白了，這又是一件江湖上的大事。

良久，鐘聲漸止，智空和尚鬆了一大口氣，忖道：「這第三聲絕不能再讓他敲下去，我定要設法讓他離開此處……」

他念頭尚未轉完，桑羽青冰涼的聲音又傳了過來：「在最後一聲鐘響之前，我希望你能把東凡和尚的下落告訴我！」

智空和尚鐵青著臉，說道：「我想我知道你的來意了，可肯隨我回廟一談？」

桑羽青斷然的搖著頭，說道：「不！就在此地！」

智空和尚面色發白，冷笑道：「孩子！你切不可狂得過分……」

話未說完，桑羽青已厲聲喝道：「和尚！我看你是不知死活，平白就誤我的時間！」

說完這句話，他右掌高舉，迅速的擊在了那口大鐘上，這一擊之下，聲如雷鳴！

智空和尚幾乎被這聲大響震得昏眩，他双手迅速的掩著耳朵。

但是薄薄的兩層肉，並無濟於事，那驚天動地的聲響，一陣陣的傳入，使得他心脈皆張！

遠處圍觀的那些羣衆，也驚慌得紛紛後退，立時是一陣大亂。

只有一個人，昂立在大鐘之下，他双目發光，嘴角掛著冷笑，岸然不動，顯得很是恐怖！

他就是桑羽青，當智空和尚，被鐘聲極度的折磨之時，他也感到極度的快慰！

智空和尚再也忍受不住，他大喝一聲，身如閃電般衝了過來！

但是他並沒有衝向桑羽青，而是衝向了那口大鐘，兩隻蒲扇般大的手掌，撫向那口顫動的大鐘，企圖把這可怕的聲響停止下來。

然而，一陣輕風，桑羽青已經攔在了他的面前，滿面含笑，喝道：「和尚找死！」

智空如尚再也忍受不住，他大罵道：「小子！來得好！」

他那一双霍霍生風的虎掌，急似迅雷一般，遮天蓋日的向桑羽青的面門揮到！

桑羽青又發出了一聲冷笑，他略一搖頭，身子已然到了智空和尚的左後側，猿臂輕揮，二指如電，向智空和尚的「志堂穴」點來！

智空和尚双掌撲空，面前大鐘如山，慌忙定住身形，但是背後指力透體，不禁大驚失色！

也多虧了這一驚，才使他略爲清醒過來，奮力的搶上半步，把整個的身子扭了過來，才算躲

開了桑羽青的這一招！

這時他恰好立在那口大鐘之旁，相距不過三尺，那澈天的響聲，震得他双耳欲聾！

趁著這霎那的空隙，智空和尚再度揮出了双掌，企圖消滅這可怕的聲音。

但是桑羽青第二招又至，他鬼魅般的身子，如同一陣風似的飄了過來，右手二指作刀狀，向智空和尚的左手腕嵌了過來！

這一式看來輕鬆平常，實際上力逾萬均，智空和尚不得不退。

他足跟用力，身子如箭一般倒射回去，躲過了桑羽青的二指。

這在一霎那，智空突然忖道：「我既然無法止住那口大鐘，何不遠離他些？」

這個念頭一生，立時一陣風似的撲到了走廊，他一提僧袍，便要向廊下落去！

但是，一個龐大的黑影自天而降，攔在了他的面前，冷笑道：「怎麼？想逃麼？」

智空和尚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原來桑羽青已經又攔在了他的面前！

他面色鐵青，忖道：「我的天！這孩子好高的功夫！」

桑羽青獰笑著，說道：「這時想逃已經晚了！」

說罷便要揚掌，智空和尚似知無法輕易躲過，他搖了搖手，說道：「且慢！」

桑羽青把發出的掌又收回來，冷冷道：「有話快說！」

智空用衣袖抹了抹額角的汗水，叫嚷著道：「你告訴我，你到底叫什麼？與我有什麼過節？」

由於鐘聲太響，智空和尚不得不用力的叫喊，但是桑羽青則是毫不費力，字字清晰，只由這一點看來，二人的功力便有天壤之別了！

桑羽青沉默了一下，他臉上一絲表情也沒有，一如無雲的天空。

智空以為他聽不到，又大聲的追問了一遍。

桑羽青双目一閃，冷冷說道：「自然要告訴你！我姓桑！多年以前的桑雲從，被你們毒計陷害的，就是我的先父！」

智空聞言大驚失色，他知道今天難得逃出了！

他費力的說道：「那麼……杜春山和沈清風………」

桑羽青毅然的點著頭，說道：「不錯，那只是第一步，你是第二步，以後還有姓周的，姓馬的，東凡和尚……凡是圍陷我父親的，我不能讓他們有一個活著！」

說到後來，他俊目中似要射出火來，雪白的牙齒，在灯光之下閃閃發亮！

智空這時稍為平靜下來，說道：「多年之前，我們一時大意，留下你這條禍根，不過你要自知，憑你焉能敵得過東凡和尚？」

桑羽青仰天大笑，說道：「呸！東凡和尚在你們眼中是神，我却是神中之神！」

智空怒道：「好狂妄的小子！」

他双掌撲出，直抵桑羽青前胸，這一次便用出了平生之力，攻於無備。

但是眼前一花，双腕一陣奇痛，桑羽青手中那根柳條，又緊緊的纏在了他的腕子上！

智空和尚面色如土，還來不及解救時，背心又是一陣奇痛，桑羽青的虎掌，已經整把的抓在了他的背上！

智空和尚大驚失色，突覺双手一震，那根柳條已然解開。

緊接著，桑羽青大喝道：「無恥賊子，納命來！」

智空和尚偌大的身子，已然被拋了出去，他只覺得一陣昏眩，要想提氣却是提不起來。

他這時吓得心胆俱碎，突覺眼前一黑，剛叫了一聲：「不好……」

下面的話還未出口，已然「轟！」的一聲，整個上半身，撞在了那口大鐘上！

鐘聲嗡嗡，智空和尚已然頭破血流的倒在地上，但是他並未昏眩，不住的呻吟著。

桑羽青低頭望了望，他緩步走了過去，伸出了右手，輕輕的扶在了那口大鐘上。

那亂人心神的鐘聲和餘音，立時完全停止下來！

夜風凜烈，死也似的寧靜，智空和尚的身上，却發出一陣陣的血腥氣。

桑羽青彎下了身子，單掌把他提了起來，走向一旁擊鼓的木椅，把他放了下來。

智空和尚滿面是血，喘息著說道：「你……殺了我！可不能……折……折辱我！」

桑羽青搖了搖頭，冷然說道：「那可不一定！」

他一隻腳點在了木椅上，彎下了身子，用著一種命令的口吻說道：「好！現在把東凡和尚的下落告訴我！」

智空和尚閉上眼睛，搖頭不已，微弱的說道：「我不知道……」

桑羽青嘴角又浮起了冷笑，平靜的說道：「你注意聽著！我桑羽青作事不願過分，當年你們毒計陷害我父母，手段之毒，居心之狠，眞個豺狼不如！

你雖然也是參加的一分子，但是憑你的功夫，還近不了我父母的身，所以我願意網開一面！

我知道這些年東凡和尚一直在照顧著你們，你若把實話告訴我，我放你一條生路！」

智空却是一個勁兒的搖頭，說道：「少廢話！快……殺……殺我！」

桑羽青劍眉一揚，厲聲道：「我生平未對人用過刑，你不要逼我出此……」

智空血汚的面孔一緊，他睜開了眼睛，用著乾澁的聲音說道：「小輩動刑吧！爺爺撐得住……」

桑羽青霍然站直了身子，他目射遠方，似在沉思，若是由他的表情來觀察，實在看不出他是喜是怒。

半晌，他轉過了臉，沉聲道：「你眞要逼我動刑？」

對於桑羽青的遲遲不肯下手，智空和尚似乎顯得很驚奇。

他抬目望了望桑羽青，說道：「如果你們所謂的俠義人物，也允許你這麼作，你就用刑吧！」

話未說完，桑羽青劍眉飛揚，一把抓住了智空的衣領，斷然喝道：「和尚！你不用用話激我，我知道怎麼作！」

智空嘴角掛著獰笑，說道：「好吧！由你！」

桑羽青鬆開了手，轉過了身，對著陰霾的天空，凝目長思！

智空和尚驚詫異常，他想不透，所謂正派人物，面對敵人之時，也是如此的君子！半晌，智空和尚嗤笑道：「下不了手麼？」

桑羽青猛然轉過身，二指如電，點在了智空和尚的心窩上，智空和尚立時發出了一聲慘厲的呼叫！

他這聲慘叫凄厲已極，黑夜之中，令人毛髮聳然！

桑羽青的手離開了他的身體，但是智空和尚全身仍在不住的顫抖，喉中繼續的發出恐怖的叫聲，但是已經沙啞得多了。

桑羽青双目不瞬的望著他，臉上仍然是沒有一點表情，冷冷地說道：「照你近年所作所為，萬死有餘，臨死之前，讓你痛苦些也不為過！」

智空和尚雖然痛苦萬分，但是他剛强的很，拚命的撐著。

桑羽青又道：「怎麼樣？你還不肯吐實麼？」

智空和尚强提著一口氣，叫道：「小輩……休……休想！」

桑羽青大怒，他那一双俊目，射出了火一般的光芒，冷笑道：「就算你是鐵打銅鑄，我也要把你練化！」

一言甫畢，他二指在智空和尚咽下點了一指，智空和尚立時「嗯」的一聲悶叫，昏死過去。

但是他很快的醒了過來，除了咻咻的喘息外，已發不出聲音來。

看來他已經痛苦到極點，再也撐不下去，他用著乞憐的目光，不住的望著桑羽青。

桑羽青問道：「你願意說實話了麼？」

智空和尚只剩下點頭的分兒，桑羽青微微一笑，在他頸後拍了一掌，智空死中活來，全身已經被汗水濕透。

他啊呀一聲靠在了牆上，不住的喘息著。

桑羽青又道：「你一直還與東凡和尚有聯絡，是麼？」

智空不住的點頭，桑羽青問道：「他現在住在那裡？」

智空和尚說道：「自從杜，沈兩位老爺子……死後……東凡師父就開始在尋查你，他已經想到十餘年前那件事了……」

桑羽青道：「啊！這老和尚倒是不忘舊事，難得的很！」

智空和尚又道：「現在就是你不去找他，他也會把你尋訪出來。」

桑羽青冷笑道：「求之不得，現在廢話少說，他到底住在那裡？」

智空和尚獰笑一聲，說道：「姓桑的！你以為我就這麼貪生怕死麼？」

桑羽青大怒，喝道：「看來你苦頭還沒有吃足！」

他說著抬手之下，正要二次點下，突聽「噗！」的一聲，桑羽青一驚，慌忙讓開。

只見一蓬血光自智空和尚口中噴出，原來智空和尚嚼舌自盡。

桑羽青又驚又怒，他一把抓起了智空和尚，一連在他脅下點了三指。

智空和尚滿嘴流血，無力的睜開了双眼，他張開了血口，發出一陣沙啞的笑聲，糢糊不清的說了幾句，一命而亡！

桑羽青好不懊惱，他發了一陣怔，然後把智空和尚的僧衣撕下了一大塊，把智空和尚的頭緊緊包住。

這時，突然一條瘦弱的身影，疾如閃電一般，由大鐘之後撲了過來。

桑羽青回頭望了一眼，說道：「你來得正好，把這裡弄乾淨！」

說著他已把智空的屍體挾了起來，那瘦小的身影上前一步，才看清他不過是個十五六歲的孩子，生得很是清秀，但却有些滑稽相，活像一隻小猴兒。

他說道：「師哥，我跟你一塊去！」

桑羽青搖了搖頭，說道：「不必！弄好之後到『棲霞山』等我，我一會就完事了。」

說罷不待他答言，身形一幌，如同一隻巨鳥般，凌空而起，落下鼓樓。

小猴兒立時趕前一步，見桑羽青已然落在了地上，遠處圍觀的人羣，發出了很大一聲驚呼。

桑羽青再一幌身，已然失去踪影。

小猴兒搖了搖頭，自語道：「殺個人可一點不難！」

他自語著，掏出一塊破布，擦拭著地上的血漬。

秋風颼颼，金陵城「大悲寺」的主持方丈智空和尚，繼杜，沈二老之後殞滅了！

× × × ×

又是一個黃昏，棲霞山紅葉滿地，迎風而舞，好像是一羣彩色的蝴蝶，煞是美觀。

遠天掛著一環雨後的彩虹，雖然由於天晚而漸漸退去，但是迷彌之中，更加添了它的嫵媚。

三五成羣的遊客，趁著天黑以前往山下趕，一時之間，整條山徑道上倒也顯得很是熱鬧。

在山腰之下，有著一座小小的酒店，這座酒店完全以稻草紮成，處於滿山楓葉之中，倒也顯得別緻。

酒店門口的左側，有一株極高的楓樹，半腰之際，掛著一塊綠色的鐵牌，上面用白漆寫著「醉仙居」三個大字，迎風飄搖，很是顯目。

這時酒店的生意正忙著，兩個小伙計團團轉，送茶送酒，嚷成了一片。

在最裡面靠窗的一張桌子上，坐著兩個儀態出衆的年青人。

他們就是桑羽青及小猴兒。

桑羽青仍是一襲黑衣，劍眉微鎖，不住的喝著酒，他那一双俊目之中，似乎蘊藏了無比的怨憤和孤獨，使人很難親近他。

那小猴兒腦袋刮得精光，發出了暗青之色，身上穿了一件兩截式的夾衣，乍看之時，似乎很是瘦小。

但是當你注意看時，他非但並不瘦弱，反而非常健壯，與桑羽青一樣，皮膚黑黝黝的，看來也是飽受風霜之苦。

他長得甚是清秀，目若寒星，但是却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滑稽，看得出是一個極度調皮的孩子。

他們彼此並未交談，桑羽青獨酌獨飲，陷於沉思之中。

小猴兒却是一個勁兒的吃菜，偶爾也淺飲幾盃。

他們就這麼一直坐了半天，其他的客人差不多都走了，小猴兒實在耐不住，站起身來，道：「師哥，我出去玩玩！」

桑羽青道：「我們少時就要走了，你別出去闖禍！」

小猴兒點著說道：「放心，我一會就回來，這裡又沒娘兒們………」

才說到這裡，桑羽青双目一瞪，小猴兒一吐舌頭，說道：「我是說著玩的，就算有大姑娘也輪不到我，有師哥你在前面前頭………」

桑羽青也忍不住笑了起來，叱道：「別說了，快滾出去吧！」

小猴兒一溜煙似的跑了出去，這時跑堂的過來陪笑道：「小爺要是下山，現在是時候了，若是再晚，天黑了山路可不好走了！」

桑羽青搖了搖頭，說道：「不急！我就住在山裡。」

伙計驚詫的望著他，停了一下又道：「那麼小爺可要把飯開上來？」

桑羽青用手指輕輕的彈著酒壺道：「不急！我酒還沒喝完。」

小伙計答應一聲退下，桑羽青又酌滿了一盃酒，一仰而盡。

他在酒店中已坐了兩三個時辰了，一步也沒有移動，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喝了多少酒。

他有說不完的仇與恨，但是他連一口氣也沒有嘆過，沉靜的像一只鐘。

片刻之後，由門外進入了兩個中年的道士，他們是一色的葛黃道衣，其中一個戴有道冠，另外一個在頭上紮了個道士髻。

這時酒店之中，除了桑羽青外再無他人，那兩個道士望了桑羽青一眼，有意無意的坐在了桑羽青的旁桌。

桑羽青除了他們進店之時，望了他們一眼外，便把目光移開。

這時小伙計迎上笑道：「宏法道爺，很久沒見您了！」

那年歲略長的道士點了點頭，指著另一個道士道：「這是我師弟宏聲道長。」

小伙計叫了一聲「道爺」，然後送上了酒食。

席間，宏法道士道：「師弟，你看今天晚上船開得了麼？」

那宏聲道士放低了聲音道：「且看少時白姑娘怎麼說………」

說到這裡，望了桑羽青一眼，把聲音放得更低了。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兩個出家的道士，怎麼談起女人來了？」

他不禁增加了一分注意力，但是目光却絕不望過去。

這時突見小猴兒飛跑進來，叫道：「師哥！好東西來了………」

說到這裡，一眼望見了那兩個道士，立即停了下來，双目精精的打量著他們。

那兩個道士正在談話，被小猴兒看得莫明其妙，也相對的看著。

桑羽青叱道：「猴兒！出家人也沒見過麼？」

小猴兒「啊！」了一聲，回到桑羽青身旁坐下。

桑羽青問道：「你滿嘴嚷道好東西來了，到底是什麼好東西？」

小猴兒望了道士們一眼，把聲音放低了些，用著四川口音道：「來了一個穿白衣服的『堂客』(女人)，長得眞是美！」

桑羽青聞言氣笑不得，瞪了他一眼，駡道：「你這個猴兒眞是越來越不像話了！」

那兩個道士，自聽小猴兒說了這句話後，一齊轉過了頭，含怒的目光望著他。

小猴兒眨了眨眼睛，說道：「你們是出家人，少打聽這些！」

兩個道士聞言面色一變，正要發作，一陣馬蹄之聲傳來，他們立時回過了頭，注意著門外。

桑羽青把小猴兒拉過來，沉聲道：「猴兒！不論什麼人來，你可不準胡鬧，不然你就回四川去！」

小猴兒吐了一下舌頭，說道：「我不鬧，你別叫我回去！」

這時一騎駿馬，已然到了酒店門口，桑羽青抬目望去，只覺眼前一亮，不禁大爲驚訝！

原來門外駛來的是一騎黑色的駿馬，馬上是一個全身白衣的女孩子。

她大約十七歲左右，穿著一身白綿的勁裝，足下一双白色薄皮靴，髮黑如雲，却用一塊大紅的紗布繫在胸後。

此外，還有一把青色把柄的寶劍，用紅色的絲線繫在背後。

她面色紅白相濟，猶如五月桃花，泛出了一片美麗的光彩。

細黑的兩道柳眉，微微的向上斜起，其下是一双靈活的大眼睛，黑白分明，長長的睫毛微向上翹，蓋增嫵媚。

直鼻小口，唇紅如染，口中是一嘴扁貝也似的牙齒，又小又白，排列得整整齊齊。

此外，兩頰之上，還掛著淺淺的兩個梨渦。

她一手執韁，一手扶鞍，十指如玉，柔若無骨。

桑羽青不禁看得呆痴了，忖道：「呀！天下竟有這麼標緻的人兒！」

他感到一陣莫明的喜悅，一顆心無故的猛跳起來，使得他那張喝過酒的俊面，益發紅潤起來。

那兩個道士也同時站了起來，小猴兒双目發了直，連跑堂的帶掌櫃的，一個個都像著了魔。

這一霎那，大家都好像忘記了自己的存在，除了廚房裡炒菜的聲音外，可說是鴉雀無聲。

那白衣姑娘下了馬，對著小二嬌叱道：「牽馬呀！你發什麼呆？」

她這一聲嬌喚，才算把衆人驚醒過來。

桑羽青發覺自己失了態，臉上一紅，趕緊把目光移開，暗道一聲：「慚愧！」

小猴兒笑咪咪的望著他，低聲道：「怎麼樣？我說是好東西……」

才說到這裡，眉頭一皺，張口欲叫，但是桑羽青已低聲叱道：「敢叫？」

小猴兒把嘴閉上，吸了一下鼻子，自語道：「眞不講理！」

說著喝了一大口酒，藉以出氣。

原來他正在嘲笑桑羽青的時候，被桑羽青在他腿上點了一指。

這時桑羽青俊面微紅，低聲叱道：「一見了女人你就忘了形，沒出息！」

小猴兒想回嘴又不敢，心中暗罵：「誰知道誰忘了形！」

桑羽青行走江湖多年，豪氣萬千，加上身有血海深仇，所以根本未把兒女私情放在眼中。

由於他武功，人才，品貌都是極上乘，所以不少江湖女子追逐著他，其中亦有不少風華絕代的佳人，但是桑羽青却如坐禪老僧毫不可動。

但是今晚，他第一眼看到這個姑娘之後，平靜的心田却劇烈震盪起來。

這時他雖然極力避免看她，但是不知覺間，目光已飄了過去。

那穿白衣姑娘，一直看著小二把馬安置好，這才走進店來。

她手中提著一個小包袱，步履輕盈，迎風而來。

當她才一入店時，目光立時接觸到桑羽青。

她不禁微微一震，不自覺的停了下來。

她看到一個黑衣的年青人，他健壯魁梧，豪氣萬千，眉如劍，目似墨，英俊爽朗，全武林就找不出第二個人來！

他擁酒淺飲，面色微紅，想是有了幾分酒意，那一双精光四射的眸子，猶如午夜的寒星，使人不敢逼視。

他薄薄的嘴唇，口角微向上揚，帶著一絲淺笑，微露著口中白齒。

雖然他是這麼的平和沉靜，但是却有一種無形的冷傲之氣，那兩道高飛入鬢的劍眉，深邃明亮的眼睛，微向上翹的口角……都足以表現出他冷傲之姿，深沉之心，和絕世的孤芳。

面對著這麼一神奇的人物，白姑娘也不禁看得呆痴了。

桑羽青被她看得有些心亂，但是他的目光也沒有放過她，這一霎那，二人似乎被一塊磁石吸引住了！

那兩個道士顯然有些不高興，宏法道士向前走了一步，說道：「白姑娘，我們候駕多時了！」

白姑娘這才愕然回顧，面上添了一層新的紅暈，她低聲說道：「對不起！」

說罷走到他們桌前坐下，桑羽青及小猴兒不禁大爲吃驚，桑羽青忖道：「這麼一個絕世的姑娘，怎麼會與出家人走在一起？」

小猴兒也是滿腹疑惑，望了望那兩個道士，正要開口，被桑羽青的目光瞪了回去。

這姑娘到了那一桌之後，他們立時輕聲的談起話來，顯得甚是神秘。

這邊桑羽青也叫跑堂的送上了飯，與小猴兒吃了起來。

雖然桑羽青儘量的平靜著自己，但是總忘不下鄰桌的白姑娘。

他一邊用飯，一邊全神貫注，聆聽白姑娘與那兩個道士的談話。

他們最初談話的聲音很小，漸漸的大了一些，只聽白姑娘問道：「船到底什麼時候開？」

那宏法和尚答道：「現在還不能決定，要等大師兄來了才能決定。」

白姑娘似乎很不高興，說道：「怎麼，到現在還信不過我麼？」

宏聲道士連忙道：「我們焉會信不過姑娘？妳千萬不要這麼想，只是此事過於重大，又不只是我們『白雲觀』本門的事，妳不知道那些和尚多難講話？」

桑羽青聽到這些，心中一動，忖道：「怎麼？與和尚也有關係？」

他不禁越發注意了，這時白姑娘不悅道：「與你們出家人辦事，就是這麼麻煩，我最多只能在這裡等三天！」

宏法道士道：「足夠了！姑娘放心，三天之內必定有個結果！」

白姑娘又道：「那麼我在什麼地方等消息？」

宏聲道士接道：「這棲霞山右腰有家旅舍，名叫『紅羽樓』，風景絕佳，我們已經爲姑娘訂好房間了！」

白姑娘點點頭，口氣鬆了一些，說道：「我倒是很愛此地的風景，『紅羽樓』這名字聽來倒也怪好聽！」

這時小猴兒眨著眼睛，低聲與桑羽青說道：「巧呀！我們不也住在『紅羽樓』麼？」

他的聲音傳到了隔桌，白姑娘及兩個道士都聽見了，不禁望了他幾眼。

桑羽青道：「快吃飯，我們該回去了！」

小猴兒縮了一下脖子，很快的往口中扒飯，神情很是可笑。

桑羽青微笑道：「叫你快吃，也用不著這麼急呀！」

這時小猴兒已把一碗飯扒完，喝了兩大口湯送了下去，然後一伸脖子說道：「我們現在走還

是等一下？」

說著向白姑娘望了一眼，桑羽青明白他的心意，但表面矜持著道：「吃完了還等什麼？」

說著叫過小二，付賬之後，與小猴兒出得店來，這其間他連白姑娘一眼都未望，一付若無其事的樣子。

出得店來，小猴兒還有些依依不捨，不住的回頭觀望，直到被桑羽青叱了幾句，這才快步而去。

白姑娘及兩個道士，一直望著他們背影消失，那宏聲道士道：「這兩個娃兒，看樣子有些不太老實！」

宏法也道：「不知是否與我們的事有關？」

白姑娘却冷笑一聲，說道：「江湖之上，什麼人都有，他們不過多看我兩眼，又值得什麼大驚小怪？」

宏法道士面上一紅，改口道：「姑娘請用飯，小時我們送妳到『紅羽樓』去。」

他們開始用飯，白姑娘一言不發，一双秀眉微皺，似在思索。

不大會的工夫，白姑娘推席而起，說道：「走吧，我們到『紅羽樓』去！」

在「棲霞山」山腰的右腋，一片高地之上，有一座紅色的小樓，建築在楓樹之間。

這座小樓是木造的，但是漆成了紅色，如同被彩霞染過一遍，又好似吸收了紅葉的精華，顯

得有幾分神奇。

小樓之下，是一間很大的膳堂，佈置得清雅絕俗，由於此處較偏，只供應一般有雅興的遊客而住宿之人，所以清清靜靜，毫無一般飯店吵雜的情形。

在膳堂之外，一塊白漆的大鐵牌上，用紅色寫著「紅羽樓」三個大字，最別緻的是有一串紅葉編成的大羽毛，斜掩在招牌的一角。

小樓之上，四圍是一排帶欄的走廊，然後是一個個的房間，配合著周圍環境，所以由每一間房門向外看來，都是一片不同的景色，正應了「移步換景」這句話。

這時天色已經黑了下來，但是通往這座小樓的山徑上，沿途都掛著一盞盞的銀白的油燈，光白如銀，拂照著左近的楓葉，透紅一片，眞個是人間仙境。

那藏在楓葉之中的「紅羽樓」，就如同海市蜃樓一般，令人難分眞幻。

這時，有兩個年青人，漫步於山徑之間，燈光之下，看清了正是桑羽青和小猴兒。

桑羽青揹著手，緩步而行，但是他並不是在欣賞這片奇景，而是在沉思。

小猴兒則顯得很疲倦，他們大概在山徑上走了很久了，所以瞌睡來臨，失去了欣賞美景之心。

他連連的打著哈欠，不解的望著桑羽青，半晌，才把忍了半天的話說了出來：「師哥，咱們回去睡覺吧！」

桑羽青望了他一眼，說道：「我早就叫你去睡覺，你偏又跟著我，真是奇怪！」

小猴兒道：「現在不早了，散步都散了一個時辰了！」

桑羽青道：「你快去睡吧，明天要早起。」

小猴兒揉著疲倦的眼睛，問道：「你呢？」

桑羽青搖頭道：「我不睏！」

不料小猴兒也道：「我也不睏！」

望著他那等模樣，桑羽青不禁笑了起來，說道：「好猴兒，你也十七了，還是這等孩子氣，你要是再不肯睡，那咱們今夜誰也不准睡，耗到天亮！」

聽桑羽青這麼說，小猴兒可不敢再耗了，他吸了一下鼻子，嘟嚷道：好！我去睡！我知道你嫌我碍事，我睡了你好去找好東西……」

說著一溜煙而去，桑羽青還來不及罵他，已經沒了踪影。

桑羽青氣笑不得，自語道：「真是天生的猴兒！」

這小猴兒原是一個孤兒，本姓也就姓侯，却沒有名字，是石塵子晚年所收的徒弟，但大部分的時間却是隨桑羽青學技。

他們共處了十年，桑羽青對他很是鍾愛，小猴兒雖是天地不怕——包括石塵子在內——但是對桑羽青却是言聽計從。

這時只剩下桑羽青一人，由於十餘年含恨偷生，立志學藝復仇，所以他年青的心，一直在哀傷之中。

他仰天長嘆！自語道：「何日得報親仇啊！」

他嘆息了一陣，又想到了白姑娘，正在沉思，却聽得一陣輕微的脚步聲。

桑羽青心中一動，立時隱在黑暗之中！

桑羽青隱藏在兩三株併靠的楓樹之後，全神貫注間發聲之處望去。

那一陣脚步聲，本來是很急速的，但是漸漸的放慢了些。

桑羽青向後望去，只見數十丈外，一個窈窕的身影，心頭不禁一震：「啊！竟是她………」

桑羽青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興奮，只見白姑娘停了下來，她回頭望了望，然向又向前跑來。

看她的神情，好似在誘敵似的，不禁使桑羽青感到很是驚訝。

不一會的工夫，白姑娘已經距桑羽青不過七八丈遠，她却停下了身子，神態一改，作出一種漫步遨遊之態，顯得瀟灑自如。

桑羽青見狀忖道：「這個姑娘不知又在搞什麼鬼！」

白姑娘停身之處，恰好在一盞白油燈之下，所以桑羽青看得很是清楚。

她仍然穿著那件白色的勁裝，肩頭上的那柄寶劍並未帶出，燈光之下，面帶嫣笑，好似有些得意的神情。

她一直在那裡打轉，作出欣賞景色的模樣，如果不是桑羽青先看到她的飛奔，簡直就以爲她是愛好景物之人，在靜靜欣賞夜景呢！

良久，一些動靜也沒有，白姑娘却是一些也不焦急，不禁把桑羽青弄糊塗了，暗自忖道：「這姑娘的行徑眞叫人不解，莫非她眞是欣賞夜景不成？」

才想到此，突聽身後左側有輕微的脚步之聲。

桑羽青越發奇怪了，忖道：「白姑娘等的人，應該是從那邊來，怎麼這邊會有了動靜？」

想著，分出了一部分注意力，決心要看一個究竟。

但是奇怪得很，除了這陣動靜之後，却再聽不到別的聲音了。

桑羽青心中忖道：「如此看來，那人必然改了路線向前掩去！」

想到這裡，便由右後方，借著黑暗，向前掩了過去。

可是才走出了兩丈，前面便高懸著一張白油燈，光輝如銀，把左近一帶照得甚是明亮。

桑羽青雖然可以很輕易的掩過去，而不被白姑娘發覺，但是他同時還要防著那些未曾露面的夜行人。

爲了謹愼起見，桑羽青拾起了一片新落的紅葉，把小片去掉，只剩下一梗，連著主葉。

他抬頭打量那盞風燈，只見在兩丈以外，周圍很厚的防風紙，中心火燄如豆，但是光甚强烈。

桑羽青夾著那片楓葉，手指微一抖動，那楓葉如同是鐵打的一般，悠悠而上，帶出了一陣極輕微的破空之聲！

只見那片飛葉，直撲到吊燈之上，「噗！」的一聲輕響，已然透紙而入，恰好落在火燄之上，火燄一幌，立時熄滅！

這盞燈滅了之後，附近五六丈便是一片黑暗，桑羽青繼續向前掩去。

白姑娘在遠處抬頭望了一下，似乎有些奇怪，這盞燈怎麼平白無故的滅去？

可是桑羽青的手法極爲高明，任何人也覺查不出來。

一會工夫，桑羽青已然掩到白姑娘身旁，相距只有一丈左右。

就在桑羽青才定下身形時，突然一陣急響，兩條黑影如箭一般，由對面林中撲了出來，一聲不響，同時向白姑娘撲去。

桑羽青一驚，却聽得白姑娘笑叱道：「好賊子！姑娘等你們多時了！」

桑羽青本待出面相助，但是突然忖道：「我何不看看她功夫如何？」

想到這裡，便按下了身子，同時也想暗中查看是些什麼人？

那二個夜行人都是一身黑色勁裝，身手極爲靈活，團團把白姑娘圍在中央。

他們一言不發，下手却是毫不留情。

桑羽青不禁有些爲白姑娘擔心了，忖道：「若是白姑娘落敗，我立時出手相救！」

那白姑娘好俊的輕身功夫，只見她如同一隻白蝴蝶般，在二人之中閃躍如飛，但是並未眞正的出手還擊，好似在戲耍他們。

桑羽青忖道：「這姑娘也忒狂了些！」

一念未畢，頭頂「刷！」的一聲大響，兩條黑影天兵下降一般由空落下！

桑羽青不禁大怒，高聲道：「無恥匹夫！居然以多爲勝！」

說著這句話，身子已然如一陣風似的飄了出去！

桑羽青的出現，使衆人同時吃了一驚，那後來的二人，有一人尚未落地，半空之中，身形一幌，便向桑羽青撲了過來！

桑羽青一聲喝叱：「你找死！」

他身形微向後挫，來人一双虎掌撲了個空，桑羽青猿臂猛吐，五指如鉤，已然閃電般抓住了他的後腰！

那人一聲慘叫，立時一些動靜也無，原來桑羽青已然扣住了他的兩道大穴！

不過是一霎眼的時間，那人尚未落地，已然被桑羽青凌空擒住，使得衆人大驚失色！

那另一高來之人，一聲怒吼，向桑羽青撲來！

桑羽青右臂高舉，只以左臂迎敵，却是身手如電，威猛已極！

那人一連撲了三次，都落了個空，而桑羽青左掌發出的掌力，往往把他逼出一丈以外才能逃過。

那人知道萬萬不是桑羽青的對手，他竟逃出了一丈以外，大叫道：「她有幫手，咱們逃！」

與白姑娘動手的二人，却是一言不發，分向兩邊飛逃而去。

白姑娘及桑羽青均未追趕，所以他們很快的逃得無影無踪。

這件突然發生的奇事，就這麼快的結束了！

桑羽青右手還高舉著那人，白姑娘却是滿臉不悅，說道：「你是誰？把我的活口都吓跑了！」

桑羽青右手一動，說道：「我已擒得一人，姑娘自可拷問！」

不料白姑娘冷笑一聲，說：「難爲你這麼高功夫，竟連死人活人都分不出，你手中之人早死了！」

桑羽青一驚，把那人放了下來，果然早已氣絕而亡！

他大爲驚奇，說道：「我只拿住他穴道，並未置他於死呀！」

白姑娘冷冷道：「他們這些人從不留活口，你看看他的嘴就知道了！」

桑羽青伸手撥開了死人之嘴，一望之下，全身猛然一震，怔在那裡！

他心中叫道：「啊！與智空和尚一個死法！」

原來這夜行人也是嚼舌而亡，顯然他是怕被人逼供，却不知是什麼人有這大威力，能使他們

以死相殉！

桑羽青被他的死所震驚，忖道：「如此看來他們是一個主子了！」

白姑娘不知桑羽青的心情，怪道：「已然死了還看什麼？可惜費了我半天事，被你中途攪散，一點事也問不出來！」

她言下之意，大爲責怪桑羽青多事，桑羽青這才知道，原來她誘敵至此，準備留個活口。

桑羽青想著便道：「我只是見四人圍攻姑娘，有些不平，誰知反壞了姑娘的事，眞是罪過！」

白姑娘還在生氣，說道：「我本可以留一活口，這一來又完了！」

她一再的埋怨，桑羽青甚是難堪，冷笑道：「姑娘！就算你擒到活口，也是白費！」

白姑娘一步道：「怎麼？」

桑羽青接道：「既算妳生擒了他們，嚴刑拷供，他們佯騙願供，可是鬆刑之時，也是落得與現在一樣，嚼舌而亡！」

白姑娘驚奇，睁大了眼睛道：「你……你是誰？你怎麼知道？」

桑羽青無意之中，把心中的話透了出來，這時被她一問，立時驚覺過來。

他低頭望了屍體一眼，支唔道：「此人如此烈性，才一落網，立時嚼舌而死，不是明證麼？」

白姑娘也看出他有些支唔，但是並不追問下去。

桑羽青低頭看時，見這人年約三十出頭，身子甚爲彪壯，滿面血漬。

等到把他搜索一遍，却是毫無所得，白姑娘在旁說道：「不用費事了，他們出來是什麼也不帶的。」

桑羽青也實在找不出什麼可疑之物，只好站了起來，望著屍體發呆。

白姑娘望了他一陣，說道：「看你貌相不錯，功夫也好，你叫什麼名字呀！」

她的口氣完全是一付武林長者的口吻，桑羽青抬起了頭，說道：「妳不必問我姓名，記住我叫『青燕』就行！」

桑羽青本不想隱埋名，可是想到白姑娘行徑怪異，又加上剛才發生的事，所以臨時編了個名字。

聽桑羽青如此說，白姑娘甚是驚異，她對這個年青人實在看不透，雖然是年少英俊，却有說不出的冷漠之情。

白姑娘望了他半天，才道：「我姓白，叫白嬋，你以後就叫我白姑娘好了！」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我知道！」

他們二人默默相對，却是不知說些什麼好，空氣顯得很冷漠。

又沉默了片刻，白嬋說道：「人是你弄死的，你去把他弄乾淨，我走了！」

說罷轉身而去，桑羽青却感到有些難捨，他上前一步，欲叫又止，最後還是沒有出聲。

白嬋走了兩步，突然又回過身，說道：「青燕！你是要往什麼地方去？」

桑羽青見她如此大方，倒是出乎意料，心中一動，說道：「說不定與姑娘是一條路呢！」

白嬋嫵媚的大眼睛一眨，說道：「你知道我往何方去？」

桑羽青道：「姑娘不必多問，如果我猜得不錯，我們是會走一條路的！」

白嬋聞言思索了一下，點了點頭，說道：「好了！明天見吧！」

說罷之後，一陣風似的走了。

桑羽青佇佇而立，想著方才的淺笑薄慍，不覺蕩然心動，暗悔方才未能把握機會，與她作一長談。

他彎身捧起了屍體，把地上的血跡用黃土覆上，然後放開身形，如一陣風似的，霎那消失！

……………

三更時分，夜寒更重，山居小樓，更是被一片濛濛的水露所籠罩，那些閃亮的小吊燈，也都黯然無色。

但是，「紅羽樓」却落入一個夢般的意境中——

這時所有的旅客都熟睡了，只有一個孤獨的影子，坐在長廊之下，寒露之中，望天發痴。

他就是身懷奇技的桑羽青，仍然穿著那件黑色長衫，坐在一張竹子的靠椅上。

他想著剛才發生的事，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那個美麗的影子，已然闖入了他的生命之中，無論他怎麼安排，都無法把她放開。

另一件事則是那夜行人的死亡，如果不是東凡和尚一派，爲何與智空和尚一樣的死法？

他忖道：「如果他果是東凡和尚一派，那麼白嬋要尋訪的人，也是東凡和尚了！」

想來想去，決定只有跟著白嬋，才能把這件事查明白。

他決定之後，這才回到內室，見小猴兒睡得如同死豬一般，仰天而臥，睡相甚是難看。

桑羽青皺了皺眉頭，自語道：「瞧這孩子的睡相，將來也不是什麼主貴的命！」

他才要熄燈就寢，突聽房上一聲輕響，心中一動，忖道：「怎麼？他們還敢來犯麼？」

想到這裡，他輕輕的走到窗戶之前，双手才要扶窗，突然一陣急勁的破空之聲，迎面而來。

桑羽青大吃一驚，身子猛一轉，靠在了牆上，緊接著一陣「噗！噗！」之聲，三道閃光破窗而入，釘在了對面的牆上！

桑羽青目光掃去，見了三枚喪門釘，精光閃閃！

別看小猴兒睡得像死人，這時竟一骨碌的爬了起來，開口問道：「什麼事？」

桑羽青已經把三枚喪門釘取了下來，他劍眉飛揚，目射寒光，說道：「好大胆！竟敢到我頭上動手！」

他轉臉對小猴兒道：「快穿衣服捉賊去！」

小猴兒一聽這話，睡意全消，桑羽青又道：「我往西邊，你往東邊！」

說罷之後，把房門拉開一線，閃身而出，他足未落地，竟然凌空拔起，空中一個大翻身，已然上了房頂！

他這分快速，可眞叫人心驚！

桑羽青上房之後，濛濛寒霧之中，他以手蓋目，向西邊略一張望。

只見數十丈外，有一條極淡的人影，一閃而逝。

桑羽青冷笑一聲，自語道：「哼！你若能逃出我手，我眞佩服你！」

說完這句話，他身形一幌，如同一隻巨鳥般，凌空而下。

只見他身如鬼影，幾個幌身，已然消失在這大片寒霧之中。

這邊桑羽青才消失，那小猴子已經翻了上來，他猴頭猴腦的望了一陣。

他居然也發現了一個黑影，小猴兒吸了一下鼻子，冷笑一聲道：「好大胆！敢在我頭上下毒手！」

說完這句話，身如夜鳥，凌空拔起了五六丈，斜著落下了「紅羽樓」。

由此看來，這小猴子也有著一身驚人的奇技呢！

再說桑羽青如同是鬼影一般，奔行如飛，那消片刻工夫，那條黑影已經相距不過十餘丈了。

桑羽青却把速度放慢了些，忖道：「我且輟他一陣，看看還有些什麼人物！」

這麼想著，桑羽青便緊緊輟著他，否則的話，只消兩三個起落，便可把他追上了。

那條黑影，身法也是快極，濛濃之中，可以看出他穿了一件很寬大的衣裳，奔跑起來，發出了呼嚕嚕的聲響。

桑羽青突然略有所悟，忖道：「啊！莫非是白天所遇的那個道士？」

這麼一想，桑羽青更加謹愼了，因爲這道士原是認識白嬋的。

桑羽青忖道：「少時我不能逼得太緊，若是萬一他也像那夜行人一樣嚼舌而死，白嬋又要怪我了。」

想到這裡，突然又有一個念頭闖了進來，忖道：「對了！白嬋與他們在一起，一定想由他們身上查尋線索，若是白嬋查的也是東凡和尚，我豈不是在無意中找到一條明路？」

桑羽青如此想著，精神不禁大振！

他自從出師尋仇以來，已經在江湖上尋訪了一年。

這一年時間，他足跡跑遍了西北偏地，可是却毫無所獲。

所以他才轉向了江南，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被他訪著了杜清風，沈春山的下落，但是却未能把東凡和尚的下落追出。

緊接著智空和尚至死不供，使得桑羽青無限煩惱。

想不到無意之中，竟然發現了白嬋這條路，怎不使桑羽青欣喜若狂？

這時他只覺一陣陣的熱血沸騰，腦中映出了十餘年前，在巫山小廟之中，目睹家父慘死之狀，和東凡和尚搶擄「星月劍譜」後的狂妄神態！

他默默的祝禱：

「上天保佑！讓我把仇人訪著吧！」

前面那條黑影，似乎地勢極熟，只見他左轉右轉，在山徑之中穿行若飛。

由於山中霧大，天色又黑，所以桑羽青一直看不出他的模樣來。

這時那條黑影向上而去，地勢漸高，幾個急轉，竟然失去了踪跡。

桑羽青一驚，提了一口氣，幾個起落，已然拔上了十餘丈。

落下之後，見是一塊平嶺，除了楓樹之外——還有不少別的樹木，山風猛烈，吹得陣陣呼嘯。

桑羽青略一打量，忖道：「看樣子或許有詐……」

一念尚未轉完，突然大片破空之聲，只見一片銀光，迎面而來。

所幸桑羽青已然有了準備，他一聲冷笑，聲震長空，說道：「破銅爛鐵，豈奈我何？」

說著大袖一拂，一股絕大的勁力甩袖而出，那迎來的大批暗器，一陣叮噹之聲，早被掃出了十餘丈外，紛紛墜下！

桑羽青掃落暗器之後，正要追出，突聽身後一個冷澁的聲音說道：「小子，還有！」

桑羽青猛把身子一挫，停了下來，可是背後並沒有暗器。

這一塊地方地勢極險，桑羽青忖道：「我可要防著他們有何毒計！」

想到這裡，突聽一大片急風，由上而下，直撲過來。

桑羽青猛然把身子閃開，落下的却是一大塊石頭，震得囘音不絕。

桑羽青大怒，但是他並不冒昧往上衝，因爲他不知道對方有多少人，怕中了他們毒計。

大石丟過之後，就是半晌不見聲息，桑羽青頗爲震怒，喝道：「無恥小輩，可敢出面一戰？」

說過之後，餘音渺渺，毫無囘音。

桑羽青又喝了幾句，根本沒人囘答。

一時之間，突然明白過來，他不盡羞怒交集！

原來他被人誘騙至此，那夜行人早已逃走了。

桑羽青忖道：「如此看來，他必定是怕我認出了他，所以才暗中逃走！」

桑羽青這麼一想也就明白了，忖道：「如此看來，必是那兩個道士無疑了！」

他手中握著那三根喪門釘，又忖道：「反正有這些東西，不怕查他不出！」

這時打量一下地勢，發覺自己已由西面追到了南面來，當下忖道：「我何不趕北面去找小猴兒，這小子毛燥得很，若是讓他追上準又出人命！」

想到這裡，他立時下了這片平嶺，躍縱如飛，向北面趕去。

當他轉過這片山地之後，果然遠遠聽見喝叱之聲，似是出於小猴兒之口。

桑羽青趕忙加快了身法，循聲而去，那消片刻功夫，已然趕了近前。

只聽小猴兒的聲音傳了過來，說道：「媽的！眞倒霉！」

桑羽青怕他吃虧，老遠叫道：「猴兒，怎麼了？」

小猴兒立時叫道：「師哥快來！我抓住一個。」

桑羽青如飛趕至，只見小猴兒双手插腰，獨自站在一株樹下。

他迎了上來，笑道：「師哥，你猜怎麼樣？我不消一刻工夫就追到了這老雜毛，他還敢動手，我小猴兒這麼三招兩式就把他點了穴………」

他吹個不停，桑羽青打斷了他話，問道：「人在那裡？」

小猴兒向暗處指了一下，說道：「在那邊！」

桑羽青大喜，連忙趕了過去，小猴兒却在後面嚷著道：「沒用了，他已經死了！」

桑羽青聞言心中大涼，回頭道：「小猴兒！我告訴你，不得隨便殺人………」

小猴兒打斷了他的話道：「不是我殺的，他自已死的，滿臉血！」

桑羽青聽到這裡，立時明白過來，嘆了一口氣道：「果是宏法道士！我們今夜又白忙了！回去吧，那些雜毛老道可能在我們房中作怪呢！」

小猴兒一聽立時叫了起來，與桑羽青匆匆向回路趕去。

山風呼嘯，又留下了一具無舌之屍………

第三章　遠山如黛　清風長廊佳人語
惡道被詐　笑語喧嘩頑童心

一路上桑羽青默默不語，手中把那三枚爽門針，搓得咯咯發響。

小猴兒只當桑羽青生他的氣，顯得很是不安，湊到桑羽青身旁，低聲道：「師哥，怪我大意，沒把他生擒住……」

桑羽青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不怪你！就是我也未必能留下他的活口……」

談話之際，二人已然回到了「紅羽樓」，回到房間之內，小猴兒立時燃上了小灯。

桑羽青走到板牆之處，見那三個深洞，大小深淺如一，不禁點了點頭，說道：「看來這發暗器之人的功力倒還不小呢！」

小猴兒接過了那三枚爽門釘，細看之下，只見這三枚暗器，打造得甚是精巧，呈斜長形，頂端極爲鋒銳，遍體發著烏油油的光華。

小猴兒眨了眨眼，說道：「乖乖！這玩意兒倒怪厲害的！」

桑羽青除了長衣，說道：「你把它們收到革囊中，快睡吧！」

小猴兒吐了一下舌頭，說道：「哇——這麼危險的東西要我收，若是把腿刺壞了怎麼辦？」

桑羽青氣得瞪眼道：「唉呀！你這個猴兒，怎麼離開了家，就這麼不聽話……」

小猴兒趕緊接口道：「好！好！我收起來就是！」

桑羽青翻身上床，說道：「今天晚上發生的事情，不可對任何人講起，知道了麼？」

小猴兒連聲答應著，爬上了坑，他隔空一掌，把油灯打熄。

桑羽青又道：「我以爲他們會來搜尋我們的房間，可是並沒有動，眞不知他們爲何下此毒手？」

小猴兒接口道：「我看八成是想試探我們的深淺。」

桑羽青思索了一下，說道：「你的話也有道理，我想他們可能和東凡和尚有關——」

小猴兒道：「那麼，那個白姑娘與東凡和尚也有關了？」

桑羽青道：「我也這麼想，目前還不知她與東凡和尚是敵是友？」

小猴兒很快的接口道：「那還不簡單，明天早晨把她叫過來問問就成了！」

聽了他的話，桑羽青氣得說不出話來，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小猴兒却笑著說道：「我只是說著玩的，我那可能這麼傻，自己洩露機密？」

這小猴兒一個人自說自話，桑羽青也懶得搭理他。

沉默了一下，小猴兒突然說道：「喂！師哥，你認爲白姑娘怎麼樣？」

桑羽青心中一動，說道：「什麼怎麼樣？」

小猴兒掩口笑了起來，說道：「別裝糊塗了！你認爲她長得怎麼樣？」

桑羽青矜持著說道：「我不知道，此事與我無關。」

小猴兒翻了一個身，說道：「我不知道你怎麼樣，反正我覺得她很美，可惜我太小，如果我像你這麼大就好了……」

他含含糊糊的說完了這幾句話，立時沉入了夢鄉。

他雖然只是幾句話童言，却恰好說到桑羽青的心事，腦中一直沉浮那個美麗的影子。

自從白嬋出現之後，這一天來，桑羽青便是神魂不定，不知不覺間，已經陷得很深了。

這時夜靜如死，桑羽青胡思亂想了一陣，直到三更時分才沉沉睡去。

天寒如凍，翌景桑羽青及小猴兒起牀，山嶺之上，已經覆上了薄薄的一層霜。

小猴兒嚷道：「唔——快下雪了呢！」

桑羽青洗漱已畢，踱出了走廊，笑道：「還早呢！最少還有一個月！」

他們立在風口，冷風溲溲，吹得人遍體生涼，桑羽青双手扶欄，笑道：「此處眞是一片盛景！我將來年老之後，便到此處來長居吧！」

小猴兒笑道：「好得很！我也來！」

桑羽青白了他一眼，說道：「算了！你那個毛性子，豈能耐得這等寂寞？下樓吃飯去吧！」

小猴兒本想再爭辯幾句，可是聽說要吃飯，立時笑吟吟的答應了。

二人下得樓來，見樓下膳堂之中，稀稀落落的有些客人在用早飯，安靜異常。

桑羽青尋了一個靠窗的座位坐下，點了些小菜稀粥及麵點。

二人邊吃邊談，倒也非常有趣。

這時只聽一陣脚步之聲，由樓上下來一個絕色的佳人。

來人正是白嬋，她已經換了一襲長衣，仍然是雪一般的瑩白，長長的拖在地上。

那白衣似紗非紗，隨體飄飛，看來眞個是仙女下凡，奪人心神。

桑羽青等都凝神望去，白嬋很快的走下了樓，她逕自走到桑羽青身旁，含笑道：「青燕少俠起來得早啊！」

桑羽青站起還禮，說道：「白姑娘早！」

二人略一寒喧，白嬋走向最邊的一張桌子坐了下來。

這時小猴兒不禁傻了，等桑羽青坐下之後，他才低聲叫道：「好啊！原來你們見過面了，還跟我裝傻！乖乖……」

桑羽青低聲叱道：「別胡說！」

小猴兒依然笑道：「奇怪！我與你認識這麼久，還不知道你有個名子叫青燕，嘻嘻……」

說著笑了起來，桑羽青氣得懶得搭理他。

小猴兒正在笑著，突見宏聲道士，由外面很快的跑了進來。

桑羽青已然低聲道：「別看他！」

小猴兒立時把目光移開，那宏聲道士略一張望，已看見了白嬋，立時很快的走了過去。

當他走到桑羽青身旁時，突然站了下來，桑羽青及小猴兒同時抬目望著他，小猴兒一笑道：「無量佛！又遇見你了！」

宏聲道士却一瞪眼，很快的走了過去，白姑娘微微含笑，招呼他坐了下來。

由於桑羽青等的位坐，與白嬋恰成一個斜角，所以很自然的可以觀察他們。只見那宏聲道士，神情很是不安定，低聲的急急而談，而臉上有一種懸疑不定之色。白嬋則微微皺著一双秀眉，似乎有些不太高興，聽他說了半天以後，不悅道：「怎麼？這麼說來今晚上還不能開船？」

那宏聲道士連連的點頭，低聲的說了幾句話。

白嬋又道：「你們大師兄怎麼還不來？」

桑羽青聞言忖道：「恐怕早已來了！」

他想到昨夜在楓林之中，有人以大批暗器來攻，其中一人曾開口示警，聲音沙啞，想必是他們的大師兄了。

宏聲道士又低聲的說一陣，好似在解說什麼，然而白嬋臉上始終有層薄怒。

桑羽青用心靜聽，但是始終沒有聽到宏聲道士提到宏法道士死亡之事。

當白嬋問到他的時候，他只是含混的應付過去，桑羽青心中忖道：「如此看來，白嬋不是他們一路人，否則宏聲道士是不會瞞她的。」

片刻之後，宏聲道士起身告辭，當他走過桑羽青身旁時，不禁又把目光掃了過來。

桑羽青的目光也直逼著他，宏聲道士很快的把目光移開，但是他的臉上，很明顯的顯露出一種憤恨之色。

他這邊才出房，小猴兒突然放下了筷子，但是他還沒有站起時，已經被桑羽青按了下來。

桑羽青低聲道：「你要作什麼？」

小猴兒皺了皺鼻子，說道：「反正沒有事，我到外面去玩玩！」

桑羽青笑罵道：「少給我來這一套，你那猴心事我還會不知道？」

說到這裡，他略爲思索了一下，接道：「也好！你去查訪一下，不過千萬要小心，切不可隨意出手！」

小猴兒忙不迭的點頭道：「我知道啦！」

桑羽青又道：「午時之前，定要回來，不然我有事就不等你了！」

小猴兒連聲答應著，一溜煙似的跑了出去。

少頃，膳堂中的人已然差不多都走了，只剩下桑羽青和白嬋二人。

他們二人各據一桌，飯早就用完了，都在沉思，各是滿腹心事。

一時之間，膳堂之內，靜悄悄的，好像沒有人一樣。

桑羽青與白嬋雖然遙遙相對，但是他們彼此望也不望一眼。

但是二人的心情，却是恰恰相同，除了思慮自己的心事外，一半的時間却在研究對方。

良久，桑羽青站了起來，招呼小二送一壺香茶上樓，然後緩緩登樓。

當他才走上樓梯時，白嬋也站了起來，準備回房。

有一種神妙的氣氛，充塞在二人之間，彼此雖然不望一眼，但卻能感覺出對方的一擧一動。

桑羽青回房之後，搬出了一張小桌，安置在走廊之上，倚靠著一張竹椅，雖然面對著一山勝景，卻是無心欣賞。

因爲他想到自己的血海深仇，經過了一年多的查訪，如今可能在這幾個道士身上得到線索，所以一顆心總是無法平靜下來。

他忖道：「東凡和尚已經脫離江湖七八年，想必他在全力參透我門的「星月劍譜」，若是他能全部參透，我的這手劍法，可能還敵他不過呢？」

想到這裡，桑羽青不禁一陣陣的心焦，恨不得立時找到東凡和尚作一死拚！

但是，他知道，東凡和尚不是這麼容易找到的，既使找到了他，也不是這麼輕易就可以把劍譜收回來。

所以這麼多年來，桑羽青的心情就沒有開朗過，尤其是想到他父親慘死的情況，心中悲憤欲絕。

多年以來，沉思已經成了他的習慣，當他靜坐無言之時，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桑羽青正在思忖，突見白嬋緩緩而來，她逕自走到桑羽青的面前。

桑羽青很是詫異，抬目望了望她，說道：「姑娘有什麼見教麼？」

白嬋搖了搖頭，嘴角掛著一絲淺淺的微笑，用著很平靜的口吻說道：「沒有什麼事，只是一個人悶得很，想找你說說話！」

桑羽青雖然很興奮，但是由他臉上，一絲也看不出來。

他依然沒有站起來，點了點頭，說道：「姑娘請坐吧！」

但是附近並沒有第二張椅子，白嬋對桑羽青冷漠的神態很是詫異。

恰好這時小二送香茶上來，桑羽青回頭道：「與白姑娘送個座來。」

小二答應而去，一刻工夫送來一張椅子同熱茶一盃，白嬋就在桑羽青的對面坐了下來。

他們相距不過五六尺，桑羽青鼻端聞到一股淡淡的溫香，心頭不由一盪。

他從來不曾與女性接觸過，這時一個天仙化人般的女孩子，就坐在他的身旁，使他有一種不知所措的感覺。

桑羽青只有把目光，射在那隻精巧的小茶壺上，一言不發。

白嬋則顯得大方得多，她靜靜的觀察著這個年青人，也是默默無語。

不知過了多久，白嬋打破了寂沉，說道：「我記得你昨夜告訴我，你叫青燕，我希望你能把姓名告訴我，以後也好稱呼。」

桑羽青抬目望著她，略爲沉吟，但還是說道：「我姓桑！」

白嬋笑道：「那麼我以後就稱你桑少俠了！」

桑羽青未曾答言，少頃，突然說道：「姑娘要往何處去？」

白嬋答道：「現在還不一定，我許了很多願，要沿江去還願呢！」

桑羽青聞言心中一動，忖道：「如此看來，可眞是一條路呢！」

這時白嬋已然問道：「桑少俠，你是到那裡去？」

桑羽青微微一笑，說道：「說來巧得很，我與令師弟初來江南，最大的願望便是朝山晉廟，看來我們要走在一起呢！」

白嬋長長的睫毛閃動了幾下，說道：「是嗎？倒看不出你們也是信佛之人呢！」

桑羽青道：「非但信佛，而且虔誠得很呢！」

他們停頓下來，各自側度著對方的心意。

過了一下，白嬋突然問道：「桑少俠，這金陵的大小廟宇，你都遊遍了麼？」

桑羽青一笑道：「連土地廟我都進過了香了。」

白嬋笑道：「如此看來，你們比我還要虔誠呢！」

才說到這裡，突聽樓下一片吵鬧之聲。

桑羽青劍眉微皺說道：「白姑娘，我們下去看看如何？」

他不用看就知道，在樓下吵鬧的準是小猴兒，除了他沒有別人。

白嬋似乎也想到了，她淺淺一笑，說道：「好吧！我們下去看看！」

這時樓下吵鬧的聲音越來越大，只聽得小猴兒的尖嗓子大聲的叫道：「怎麼？出家人就這麼不講理麼？告訴你，金陵不是小地方，一樣可以送你到官府！」

桑羽青劍眉微皺，心中暗罵：「這小猴兒眞個討厭！」

隨聽宏聲道士氣極而抖的聲音說道：「這……這是什麼話？憑什麼送我到官府？………」

他似乎氣到極點而說不出話來。

白嬋望了桑羽青一眼，笑道：「好像是你的小兄弟呢！」

桑羽青點頭道：「這個孩子！專門給我找麻煩！」

說著二人已經下得樓來，只見小猴兒拉著宏聲道士的衣服，拚命的往外拖，口中叫道：「走！跟我到官府去！」

那宏聲道士臉都氣白了，一個勁兒的掙扎，跺脚叫道：「憑什麼？……喂！你放手好不好！」

小猴兒却搖頭道：「不好！今天非要辦你這個惡道！」

桑羽青走下樓來，沉聲道：「小猴兒！你要幹什麼？」

小猴兒見桑羽青下來，他立時停止了撒野，但是一隻手還拉在宏聲道士的胸襟上，幾個布扣全被他拉斷了，露出了胸脯。

他大聲的叫道：「師哥！他是個惡道……」
宏聲道士用力的搬著小猴兒的手，大叫道：「放手！放手！你要再不放手……」
小猴兒立時叫道：「不放怎麼樣？你個出家人還敢打人麼？」
宏聲道士氣得濃眉高揚，可是看熱鬧的人很多，所以他强忍著不敢動手。
桑羽青叱道：「快放手！怎麼可以對出家人如此無禮？」
小猴兒這才把手放開，攔在門口道：「你敢跑？你跑我就抓你！」
宏聲道士已是面無人色，聞言暴跳道：「哇——我憑什麼要跑？我又沒作賊！」
這時桑羽青已經分開衆人，走到宏聲道士面前，單掌施禮，說道：「道長請息怒！這孩子年紀小不懂事，還請道長多多原諒！」
宏聲道士憤怒得幾乎喘不過氣來，吁吁道：「好！這是你家的孩子！我倒要問問，他憑什麼這麼欺負我出家人？」
小猴兒在旁叫道：「什麼？我欺負你？……」
桑羽青回頭叱道：「你別開口！」
小猴兒則好似委曲得很，閉口不語，桑羽青又對宏聲道士道：「但不爲知爲了何事，與舍師弟發生糾紛？」
宏聲道士叫道：「你問他呀！我眞被他弄得莫明其妙，眞是……」

他氣得說不出話來，桑羽青回頭道：「小猴兒，到底怎麼回事？」
小猴兒眨了眨眼睛，竟也說不出原因來，他搖搖頭，說道：「他自己都說不出來，還問我作什麼？反正算我倒霉，就當我踩了一脚狗屎好了！呸！」
他說著，在宏聲道士面前吐了一口口水，又踩了一脚，然後蹬蹬的跑上了樓。
衆人都被他惹得大笑，宏聲道士氣得要發瘋，正要發聲，白嬋已走近道：「道長不必與小孩子一般見識，我還有些事要請教道長呢！」
宏聲道士無可奈何，連聲嘆著氣，隨白嬋上樓而去，衆人也就慢慢散開。
桑羽青雖然暗笑宏聲道士受窘，但是想到小猴兒剛才的瘋狂情形，也覺得氣人，忖道：「這小子越來越野，眞得要好好管教才行！」
他想著上了樓，才走到自己房門口，便見小猴兒探頭探腦的，問道：「那雜毛老道走了沒有？」
桑羽青不答，逕自走到房內，把門關好。
小猴兒見桑羽青面色不善，立時規矩下來。
桑羽青坐在窗前，很平靜的說道：「現在告訴我，剛才是怎麼回事？」
小猴兒畏怯怯的說道：「是……是這麼回事，你叫我跟踪他！」
桑羽青聞言險些笑了起來，他不得綳著臉，說道：「這是那一國的規矩？人家不讓你跟，你

就要送人家到官府？」

小猴兒想了想，自己也笑了起來，但他很快的停止了，一双大眼望著桑羽青一言不發。

桑羽青哼了一聲，說道：「哼！你還笑？少時再算賬，現在你把全部的經過告訴我！」

小猴兒說道：「我出去之後，暗中跟隨他，相距約有兩丈多遠，一直跟到前山……」

說到這裡，望了一下椅子說道：「我可不可以坐下來說？跑了一上午，眞是累死了！」

桑羽青氣笑不得，說道：「好！你坐下來說！」

小猴兒坐了下來，又喝了一口水，用手揉著自己的小腿，好像眞累壞了似的。

桑羽青也不理他，一双明亮的眼睛注視著他。

小猴兒可也不敢躭誤太久，他立時接著說道：「誰知道那臭老道精得跟兎子一樣，他知道我在跟他，竟滿山的亂轉，一直轉到現在！」

桑羽青道：「就在這『棲霞山』內轉麽？」

小猴兒道：「可不是嗎！開始我還不知道，後來越看越不對，才知道這老雜毛給我要陰！」

他說到這裡，好似很生氣，站了起來接道：「他媽的！這老雜毛一直轉了兩個時辰，竟又轉回來了，等轉回了店房，我還沒有發火，他竟回頭問我爲啥老跟著他，我就說山又不是他開的，憑什麽不準我走？就這麽吵了起來，以後的事你都知道了！」

桑羽青沉吟了一下，說道：「小猴兒！你追踪他被他發覺，只因他早已對我們有了注意，所

以我不能爲此罰你，不過……我們行走江湖，雖然嫉惡如仇，行俠仗義，但是我們總要記住，雖殺人，但不可辱人，所以你剛才戲弄那個道士，很是不應該！」

小猴兒一言不發，臉上的神情有些不服氣，桑羽青又接著說道：「也許各人的脾氣不同，有很多正派的人物，總愛戲弄對方，我却是認爲不對！好在這不是大錯，所以我要罰你站一個時辰，下次再有這種情形，還是罰站一個時辰，現在你到牆角去站好！」

小猴兒一言不發，逕自走到牆角站好，桑羽青又道：「我知道你一定不高興，不過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既便是萬惡不赦之人，也不要戲弄他！」

小猴兒嘟喞道：「我又不是戲弄他，是借故取他一件東西！」

桑羽青一怔道：「什麽東西？」

小猴兒由身上取出一塊一竹牌，說道：「就是這個！」

桑羽青接了過來，一看之下，不禁双眉飛揚，說道：「啊！你這一趟算是立了大功！」

桑羽青双目射出了一種異常的光芒，注視著手中所握的綠色竹牌。

他手中的那塊小竹牌，大約兩寸見方，漆成了墨綠色，兩面都磨得非常光華，正面刻著一彎新月，反面則是一朵祥雲。

小猴兒回過頭來，問道：「到底怎麽回事？」

桑羽青用著一種異常的聲調說道：「這塊竹塊上的符號，都是東凡和尚的代號！」

小猴兒叫道：「啊！如此說來，宏聲道士果然與他是一夥的！」

桑羽青站了起來，冷笑著說道：「哼！東凡和尚，總算找到了你的線索，只要你不死，我桑羽青復仇之日將至矣！」

他語聲悲憤之中，又充滿了與奮，這塊竹牌的出現，至少證實了東凡和尚還好端端的活在世上。

小猴兒自己立了功，立時站不下去了，他嘻笑著說道：「幸虧我有急智，差一點就把這條線放過呢！」

桑羽青心中好笑，把竹塊放入懷中，笑道：「我作事自來賞罰分明，你立了功我自然要獎賞你，不過要等受罰完了再說。」

小猴兒知道，要想不站這一個時辰是辦不到的，立時垮下了臉，一言不發。

桑羽青也不理他，逕自走出了房門，思索著復仇之事。

一個時辰過後，桑羽青還在沉思，小猴兒出得房來。

受罰之後，他的火氣也很快的消了，跑到桑羽青面前，問道：「師哥，你還在想什麼？」

桑羽青道：「你來得正好，從現在起，你要好好的盯著宏聲道士……」

話未說完，小猴兒已搖頭道：「我還敢盯他？剛才站得我兩條腿還酸呢！」

桑羽青白了他一眼，笑道：「好了，以後我不再罰你就是，你知道此事關係重大，由我盯著白姑娘，只要他們稍有異動，我們立時可以知道！」

小猴兒想了一下，說道：「那——為什麼不由我盯白姑娘，你去盯……」

說到這裡自己停了下來，搖頭道：「好吧！算我倒霉，盯那個臭老道！」

說罷匆匆而去，桑羽青忖道：「但願白嬋與他們是敵非友，否則她豈不也成了我的敵人了？」

少時，小猴兒匆匆的又跑了上來，叫道：「糟啦！他們已經走了！」

桑羽青一驚，忙道：「誰走了？」

小猴兒道：「一個時辰以前，白姑娘算清了店錢，和那個道士一塊兒走了！」

桑羽青頓足道：「唉！近在咫尺竟讓他們走了……我們快追！」

二人回到房中，整理好東西，下樓算賬。

小二很快的把兩匹駿馬牽出，桑羽青問櫃台道：「你可知白姑娘到那去了？我有要緊的事忘了告訴她！」

掌櫃的搖頭道：「這我就不清楚了，好像聽她說要坐船，八成是奔了下關吧！」

桑羽青拱拳稱謝，立時騰身上馬，撥轉馬頭，飛逝而去。

小猴兒策馬追上，叫道：「下關在那裡呀？」

桑羽青道：「是金陵的大確頭，我們要趕快追去！否則船走了，我們連上行下行都不知道！」

這兩匹快馬在「棲霞山」道上，馳騁如飛，霎時衝下山來。

桑羽青勒住了馬，向著路邊一家高掛酒簾的酒店說道：「小哥，借問一聲，剛才可有個白衣姑娘，和一個道士由此過麼？」

小伙計道：「對了！去了一個時辰了，往左邊去的！」

桑羽青稱謝之後，飛馬追去，邊道：「不錯！左邊正是往下關去，希望在他們開船之前能夠追上！」

於是，這兩騎快馬，如同騰雲駕霧一般，在秋涼的道路上，飛奔而去，惹得路人頓足觀望。

那消半個時辰，已然快到下關，由於「下關」是一大碼頭，百貨雜集，人潮甚衆，所以桑羽青及小猴兒，不得不放慢了馬。

他們雖然焦急，却也無可奈何。

這裡沿著江邊，只見大小船隻無數，都排在了岸邊，有的上貨，有的下貨，苦力們叫叫嚷嚷，吵成了一片。

小猴兒叫道：「乖乖！這麼多船，叫我們到那裡去找？」

桑羽青已把這附近觀察一遍，說道：「這裡全是貨船，我們到前面去找！」

小猴兒道：「我來開路！」

他帶馬向前，立時扯開了嗓子，大叫道：「喂！讓路！讓路！撞死人不賠命！」

桑羽青不禁苦笑搖頭，對於這個孩子，却是一點辦法沒有。

那擁擠的人羣，被小猴兒的大叫所驚動，一個個怒目相視，但是見到他們兩人人壯馬健，一表非凡，桑羽青肩頭又揷著一柄古劍時，也都無言的紛紛讓開了。

這麼一來，二人可將速度放快，片刻之後，已經突出了這片擁擠之地，來到了上游。

這一片江岸，多是客船停泊之地，所以不似方才那麼擁擠。

桑羽青把馬勒住，放眼過去，見江邊上少說也停了有二三十艘客船，有的正在放帆欲航。

桑羽青對小猴兒道：「你快去打聽一下，白姑娘可是在此上船？」

小猴兒答應一聲，策馬而去，不大會的工夫跑了回來，說道：「是啦！他們說一個穿白的姑娘和兩個道士在這兒上的船！」

桑羽青道：「啊！船準是開了，你可會問他們往那道而去？」

小猴兒道：「問過了，他們說是往西而去，多半是去安徽呢！」

桑羽青道：「我們快雇船！」

他翻身下馬，牽到江邊，很快的雇好了一艘中型帆船。

船上除了桑羽青，小猴兒外，另外還有兩個撐船的小伙子，都是年青力壯，另外有一個燒飯的老頭。

這時正好順風，桑羽青等上了船，把兩匹駿馬拴在船後，立時催道：「小哥，快開船！」

那小伙子笑道：「我兄弟辦貨去了，馬上就開！」

桑羽青也不便表示得太急，對小猴兒道：「我們進艙去，免得惹人注意。」

小猴兒答應著，與桑羽青同時進內艙內，見是一坑一桌，雖然小了些，但是倒還清潔。

小猴兒立時脫鞋上坑，躺了下來，笑道：「昨夜沒有睡好，今天可要好好睡他一覺。」

桑羽青不理會他，坐在了窗前，把窗戶支開一半，向江岸望去。

江岸之上，熙熙攘攘，喧嘩之聲陣陣傳來，有的船夫用著大繩索，拉著戴貨太多的船「吭唷！吭唷！」叫個不停。

不一會的工夫，便見掌船的伙計抱了大批食用之物趕了過來。

他們立時準備開船，就在船隻正要離岸之時，突然一陣鸞鈴之聲，隨風傳來。

桑羽青便覺眼前一亮，只見一批雪白的駿馬急馳而來。

到了岸邊，那匹駿馬驀然勒住，前蹄高揚，發出了一陣長嘶。

馬上坐著一個年青壯士，年約二十三四，他穿著一件淺青色的勁裝，上身披了一件血紅色的薄毛抖蓬。

這種穿著打扮大爲刺目，加上他長得一表人才，立時吸引了大批人的注意。

他逕向桑羽青這隻小船叫道：「喂！掌船的！」

掌船的答應道：「客人有什麼事？」

那紅衣的年青人道：「聽說你這條船要上安徽去，可否帶我一程？」

桑羽青聞言心中一動，忖道：「啊？竟有人先尋上門來了？」

小猴兒一骨碌爬起來，說道：「我去看是誰……」

桑羽青已叱道：「你別去！睡你的覺吧！」

小猴兒氣得又躺了下來，便聽舟子道：「對不起！小爺，我們船已經包出去了！」

那紅衣人停了一下，說道：「那我只好另外雇船了！」

說罷勒轉馬頭而去，這時桑羽青所坐這隻小船，已經離岸而去，舟子扯上了帆，很快的向西航去。

桑羽青由窗口見那紅衣的年青人，正在向別家的舟子商量，並且遙遙的指著自己這條船。

這一年多來桑羽青雖是尋仇，但也管了不少閒事，難免得罪了很多人。

他忖道：「這年青人未必與我的尋仇有關！」

小猴兒問道：「師哥，他怎麼知道我們的船到安徽？」

桑羽青搖頭道：「不知道，看來我們要還在江面上見面。」

小猴兒聞言又興奮起來，他坐起身子，双手抱著膝，說道：「在江面上打架倒是蠻好玩的！前年在錢塘江打得好過癮，要不是師父罵我，那幾個老傢伙早淹死了。」

桑羽青望了他一眼，說道：「你一天到晚就想打架，眞是猴性難改！」

說著把窗戶合上，室內立時顯得很是昏暗，小猴兒打了個哈欠，睡了下來，說道：「天黑了，我可眞要睡了！」

桑羽青道：「我們此去危險重重，現在白日倒無所謂，夜晚行船就難免有變，趁著白天我們好好睡一覺吧！」

說罷之後，把舟子叫進吩咐了一陣，在小猴兒身旁睡了下來。

這一覺一直睡到天將黃昏，二人才先後醒來，白姑娘的那隻船還沒追著。

艙中點上了灯，用飯之後，舟子進艙請示道：「小爺！前面有個避風灣，今天夜裡可要在這兒休息？」

桑羽青思索了一下，說道：「現在距天黑還有一會，少時再決定吧！」

舟子答應而去，小猴兒睡足之後精神來了，出了艙，站在船頭與舟子聊天。

少頃，忽聽他叫道：「師哥！快來看，那小子追我們來了！」

一語甫畢，桑羽青已經挑簾而出，走到小猴兒身旁，向後望去。

只見濛濛重霧之中，水面上有一點燈光，搖搖幌幌，破浪而來。

小猴兒鼓著面腮，罵道：「他媽的！好大的胆，居然敢跟起我們來了，師哥，叫他們停船，等著這小子！」

桑羽青笑道：「何必急在這一時？反正這一趟水路，保你有架打就是了！」

這時船已轉入一條窄小的水道，兩旁寒林聳立。

桑羽青回頭望了望，笑道：「果然追上了！」

小猴兒轉身望時，見濛濛紅色之中，數十丈外停泊著一隻小船，由於天色昏暗，水霧又重，只依稀看見一盞昏灯，和淡淡的船影。

桑羽青對舟子道：「我們靠邊停了下來吧！」

划船的舟子，已經感覺出戴上了不平凡的客人，一個個提心吊胆，口中叨念著，但願不要出事。

他們把船停泊好，拴在一株白楊樹上，然後坐在船板上喝起酒來。

桑羽青及小猴兒下了岸，見這一帶岸邊空曠異常，但是樹木很多，也顯得出奇的幽靜。

桑羽青一直望著那遙遙的一點燈光，說道：「大概就是白姑娘那隻船了！」

小猴兒立時道：「要不要我過去看看？」

桑羽青搖頭道：「不必！」

桑羽青微笑道：「說不定人家還會來探我們呢！」

他又回頭望時，見後面那隻小船，也隔著數十丈，在岸邊停泊下來。

小猴兒哼了一聲道：「哼，他要敢來，我把他打下河去餵王八！」

桑羽青見他如此火燥，眞個氣笑不得，二人在岸邊談不了一會，天色已經非常昏暗了。

夜寒甚重，那三個舟子雖然飲了酒，也不耐寒冷，與桑羽青打個招呼，擠到後艙睡覺去了。

寒風陣陣，吹得林木發出了陣陣呼嘯，顯得冷清寂寥，小猴兒吸了一下鼻子道：「我還是到艙裡舒服些！」

說著匆匆的跑到了艙裡，桑羽青叫道：「不准燃灯！」

小猴兒答應一聲，並且把船頭的風灯也熄滅了，四下立時一片漆黑。

桑羽青一個人在黑夜中徘徊，凜冽的寒風，吹透了人的心，桑羽青雖有一身奇技，也覺得有些涼兮兮的。

他在黑暗之中，坐在了一株大樹之下，左右的望著那兩艘小舟。

桑羽青靜靜的等待，他知道必定會有人來。

良久，天色已然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並且開始落下了濛濛細雨，淅淅瀝瀝，增益寒涼。

桑羽青好似木雕也似，坐在那裡一動不動，不但如此，他還閉上了双目，好似老僧入定一般。

突然，一聲輕微的響聲，起自小船。

桑羽青緩緩把眼睜開，雖然在這種情況下，他仍能清晰的望出一兩丈遠。

只見一個極清淡的黑影，由小船之上，輕輕的躍了下來。

桑羽青一眼就看出，正是小猴兒。

他心中忖道：「我正要你跑這一趟呢！」

小猴兒猴頭猴腦的張望了半天，當他的目光向桑羽青掃來之時，桑羽青却故意把頭扭開，佯作不覺。

小猴兒猶豫了一下，然後輕手輕脚的向白嬋停船方向而去。

他身手輕得像是一片樹葉一般，爲了怕桑羽青發覺阻止，所以走得極慢。

桑羽青心中忖道：「好小猴兒！憑你還能把我閃過去？」

想到這裡，再望見小猴兒那付怪樣，不覺好笑不至。

小猴兒費了好半天的工夫，才移出去四五丈，這才把身法放快了些，很快的消失在暗影中。

小猴兒走了之後，桑羽青忖道：「我且在此等那個年青人！」

十餘年來的含悲忍痛，養成了他無比的耐力，既使在最危難的時候，他也能鎮定如恒。

他算定了那紅衣的青年要來探舟，所以先尋了一個隱秘的地方等候。

小猴兒無聲的去遠了，桑羽青目力再好，也無法望得見。

但是，別看他平時對小猴兒特別嚴厲，實際上他對小猴兒的武功、機智，都有絕對的信心，所以才放心的讓他而去。

秋蟲低泣，夜涼如死，這情景正如桑羽青久蟄的心，悲痛的心一樣。

從他稚齡之年，目睹父母慘死，他便學會了如何隱滅悲痛，這十餘年來，悲痛已經在他心底

，化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

如今他已學成了一身奇技，走上了復仇之途。

他心頭的悲憤與日俱增，那股巨大的力量，也將在他仇人出現時而發洩出來。

遠處開始有輕微的聲響了，桑羽青睜亮的双目轉了過去——

但是他並沒有看見什麽，因爲距離太遠了，不能由聲音來判斷，那人正是向這邊而來。

桑羽青微微一笑，心中想道：「哼！你果然來了！」

他坐在那裡，靜靜的等候。

不大會的工夫，一條修長的黑影，撲進了兩丈之內。

他身子半側，隱在一株白楊樹後，但是桑羽青却看得很清楚。

只見他一身勁裝，身上還披著那件斗蓬。

桑羽青不禁覺得奇怪，忖道：「三更半夜，他披著這面斗蓬作什麽？」

夜行人好像是極度的小心，他站在那顆樹後，靜靜的等了半天，顯出了他非常的耐性。

但是桑羽青比他更有耐性，坐在那裡一動也不動，靜看下文。

夜行人站了半天，沒有什麽動靜，那些舟子均勻的鼾聲，由後艙傳出，令人也分不出到底是誰發出的。

他輕微的移動了一下，由樹後轉了出來，一双眸子，在黑暗中也發出了光芒。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如此看來，這年青人的功力不淺呢！」

這時那夜行人，已經緩緩的向小舟移動，他脚步很輕，但是速度非常快。

眨眼之間，他已經來到了小船之邊！

他略爲猶豫一下，終於上了船，緩緩的向桑羽青所居的船艙移動。

桑羽青微微冷笑，忖道：「哼！你胆子也太大了！」

夜行人很快的把耳朵貼在了窗紙上，這時桑羽青已輕輕的站了起來，移出了五六尺，躲在一排大樹之後。

他折下了兩三節小樹枝，只見那夜行人已經離開了窗下。

他似乎很奇怪，因爲艙中一些聲息已沒有。

大凡武功高强之人，只要有人呼吸，便立時可以聽得出來。

他在窗下猶豫了一下，轉過了身，竟然大胆的去掀那一扇窗戶。

桑羽青心道：「你好大胆！」

他右臂略揚，手指微微抖動，一節樹枝立時飛出，夾著輕微的破空之聲，向夜行人的後腦打去！

桑羽青發了這一節樹枝之後，立時變換了自己的位置，因爲他看出了這夜行人超絕的功夫，而不願與他這麽快就對面。

那夜行人果有所警，他身軀猛一側「噗！」的一聲輕響，那節枯枝已經破窗而入。

桑羽青並未再發出第二枝，那夜行人果然不凡，他身軀一幌，如同一隻夜鳥一般，向桑羽青先前停身之處飛撲過來。

只不過一霎眼的時間，他已經飛到了那株白楊樹下，向四週察看，單掌護身，搜尋敵踪。

桑羽青暗暗點頭，忖道：「他『聽風追踪』的功夫，果然是一流的。」

這時水霧更濃，吹之不散，桑羽青只依稀可以看到他淡淡的身影，比先前還要糢糊得多。

這種情形對桑羽青說更是有利，因爲他知道對方的行跡，而對方却極難發現他。

夜行人在這一塊地方略爲巡視，立時越出了一丈外，不作久留。

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極具經驗的江湖客！

就在他尚未轉身之時，桑羽青的第二節枯枝又發了出來，直奔夜行人後腰！

像方才一樣，桑羽青在發出了這節枯枝之後，立時變換了藏身之處。

那夜行人一聲輕叱，回身一掌把那節枯枝掃開，他沉聲道：「朋友！我葉劍贏來此是誠心結交，你不要誤會了！」

桑羽青並不搭理他，這時寒霧越重，相隔一丈多遠，桑羽青若非知道他立身之處，幾乎根本看不見他。

葉劍贏說罷，等了一下，不見回音，他又接著說道：「朋友！也許我葉劍贏行逕不對，不過我確是一片誠心，請出面一敘如何？」

桑羽青仍然不答，他並且緩緩的向左移開了數尺，藏於濃霧之中。

葉劍瀛微咳一聲，正要說話，桑羽青的第三節枯枝又發了出去。

這一次他用的勁力略大，直奔葉劍瀛頭部。

葉劍瀛很快的發覺了，他頗爲憤怒，身子一幌，閃出了五六尺，一掌劈開打來的枯枝。

他用著不悅的口吻說道：「朋友！這是待客之禮麼？」

在夜行人說話之後，桑羽青記住了他的位置，又退出了一丈多遠，他用著冰冷的聲音說道：「朋友！若無特別事故，請你回船吧！」

葉劍瀛循聲緩緩移動，口中却說道：「小弟獨行寂寥，極欲與閣下結交，雖顯冒昧，但請念在小弟一片誠意，請出面一見！」

他邊說邊行，朝桑羽青發話之處很快的走去。

但是桑羽青早已到了河邊，說道：「在下拙於應對，仁兄請回船吧！」

葉劍瀛大吃一驚，因爲他發現這麼一會的工夫，對方已經到了河邊，並且未發出絲毫聲息。

他冷笑一聲道：「仁兄有這一身絕妙的工夫，小弟更是不見不行了！」

一語甫畢，身如旋風一般撲向了江邊，神速已極！

但是他仍然撲了個空，桑羽青的聲音又發自林中，說道：「你尋我不著，不必强求了！」

葉劍瀛好不惱怒，由囊中摸出了三粒鐵蓮子！

葉劍瀛手中緊緊的扣著三粒鐵蓮子，說道：「你拒人忒甚了，我葉劍瀛並無所求，只不過想交你這個朋友……」

說到這裡，猛一揚手「刷！」的一聲輕響，一點銀星，强如閃電一般，向桑羽青發話之處打去。

葉劍瀛算計著，既便打不著對方，至少也可查出對方的位置。

但是大出他意料之外，那枚鐵蓮子發出之後，竟是毫無下落。

隨著便聽左側一丈多遠的林中，傳出一聲輕笑，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葉壯士，交朋友這麼交麼？」

葉劍瀛羞怒交集，冷笑道：「你剛才不是發了三次暗器麼？」

那低沉的聲音又道：「我明白了！這是禮尚往來，我等著你的後手呢！」

葉劍瀛哼道：「哼！好得很……」

一語未畢，第二枚鐵蓮子破空而出，就在他那鐵蓮子才出手時，耳邊忽的聽得一陣風聲！

葉劍瀛忖道：「這次又白費了！」

果然，第二枚暗器出手，仍是毫無下文，耳旁又響得桑羽青的聲音，由右後方傳了過來道：

「葉兄好俊的功夫，濃霧之中，竟是不差分毫！」

葉劍瀛大爲震驚，忖道：「啊！他竟有這麼快的身手！我葉劍瀛今天算是遇見對手了！」

他冷笑著說道：「你不要急，還有第三手……」

說到這裡，他故意停頓下來，耳朵果然聽得一陣輕風，向右後方移動。

葉劍瀛再不遲緩，他揚手之下，一點銀星，疾似閃電般，向右方打去。

他暗器出手之後，才喝道：「打！」

桑羽青果然是向右方移動，他才跨出了五六尺，突然一點疾勁的破空之聲，向自己胸前打到！

他方一怔，一點銀星呼嘯而來，桑羽青不願閃躲，一翻腕子，二指如電，已經把那粒鐵蓮子揑在手中。

桑羽青微微一笑，說道：「果然是不同凡響！仁兄請回，改日我登舟拜訪！」

那葉劍瀛却笑道：「我天生就是怪性子，今天想見你，就非見不成！」

桑羽青聞言頗爲不悅，說道：「葉兄，不必相强，我今夜實在不願接待客人，請你回舟休息吧！」

葉劍瀛笑道：「我只求見你一面，留點交情，難道這也於理不合麼？」

他說話的口氣很是平和，今人弄不清他的來意。

桑羽青道：「今夜恕不奉陪，我言出無改，你再相逼就不是朋友了。」

葉劍瀛笑道：「哈哈，我這人就是好奇，你越神秘，我越想看看你！」

桑羽青冷笑道：「只怕難從你願吧！」

葉劍瀛笑道：「反正夜深無聊，我們就在霧中捉會迷藏如何？」

桑羽青冷冷道：「任憑尊便！」

才說到這裡，遠處一陣喝叱之聲隨風傳了過來。

桑羽青一驚，忖道：「莫非小猴兒出了事！」

想來到這裡，他無心再與葉劍瀛胡纏，身形一幌，鬼魅般的，冒著濃霧向下趕去。

桑羽青這條船，與白嬋的船隻，相距只有數十丈，所以不一會的工夫，桑羽青已經趕到了。

由於霧太濃，走出幾步去就看不清楚，但是桑羽青目力不凡，能夠看得遠些。

走近之後，果然聽見小猴兒的喝叱聲，他罵道：「媽的！今天不把你餵王八才怪！」

桑羽青已經看見了濛濛的人影，在濃霧之中交手，甚是劇烈。

小猴兒的形態，桑羽青自然一眼就看了出來，但是另外一人，却是看不清，但不是道士打扮。

桑羽青雖然心中奇怪，但見小猴兒不是與白嬋動手，便放心了。

他尋到了河邊，足尖一點，輕如落葉一般，落在了停泊的那隻船上。

這一隻船比桑羽青所乘的船隻要大上一倍，船頭本來一直掛著兩盞「氣死風燈」，也不知何時熄滅了。

桑羽青走到船旁，他拉起了窗戶，聚神運目望去，船艙中却是無人。

他一連把兩間艙房都查看了，除了四個舟子沉睡未醒外，根本就空無一人。

桑羽青頗爲詫異，忖道：「莫非白姑娘所乘的不是這條船麼？」

方想到這裡，突聽一聲悶哼，像是有人受了傷，隨聽小猴兒道：「這次我看你怎麼咬舌頭吧！」

桑羽青急忙跨上了船舷，準備趕去，但是一陣急風撲面，桑羽青身子一幌，已然越到了船頭上。

就在同一時間，一條清淺的身影，縱上了先前桑羽青停身之處。

夜深霧重，桑羽青也看不清是什麼人，只依稀可以判斷出，他穿著一件寬大的長袍。

在這種情形下，對方既不說話，桑羽青也乾脆一聲不響，靜立船頭。

那人停身之後，略爲猶豫，身形一幌，如同一隻夜鳥一般，挾著一片風聲，向桑羽青撲了過來。

當他距離桑羽青還有三尺時，突然吐出了右掌，一陣破空之聲，向桑羽青的前胸拍到。

桑羽青感到一股强勁的掌力壓來，不敢輕視，身形微微向後一錯，那人的右掌貼著他前胸滑過。

桑羽青毫不遲疑，右掌猛翻「双龍奪環」，食，姆二指，向那人的腕子揑來！

他這一招表面看來輕鬆平常，實際暗含極厲害的招式，單就這二指之力，便可摧金碎石！

那人慌忙把身子一帶，滑向一旁，右臂也順勢抽了回去。

但是桑羽青墊上半步，化點為擊，五指緊併，掌心外吐，一股絕大勁力，向那人的背心擊去。

那人萬料不到桑羽青換招如此之快，大吃一驚，慌忙之中，拚命的把身子向右一扭，總算勉强讓開了這一式。

但是桑羽青這記凌厲的掌力，也微微掃中了他的後腰，使得他一連奔出去兩步，才把身子拿穩。

他似乎大吃一驚，說道：「喲！好厲害……」

桑羽青動起手來，更是不容對方喘息，所以還不容他說完這句話，身子又欺了過去。

他一言不發，二指如電，向那人双眉之間「眉長穴」點到！

這一式又快又狠！那人魂魄昇天，開口叫道：「啊唷！……」

桑羽青二指已然快接觸到了，他拚命的向後退出半步，總算把這一招讓開。

但是桑羽青身手如電，他不動手則已，動起手來便是疾風暴雨，絕不容對方有喘息的餘地。

所以那人一口氣還未復過來，桑羽青招式又變，右掌向下猛沉，五指大張，向那人的心腹拍來！

那人吓得魂飛天外，又是拚命一蹬，身子向後射去，恰好落在船邊，再多用一點力就要掉入江中了。

這一次他落下之後，怕桑羽青連環進攻，所以才一落地，立時又向左前方縱出了五六尺！

驚魂乍定之際，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桑羽青靜靜的站在船頭上，動也未動！

原來桑羽青由於以往的經驗，不願逼他太緊，防的是怕他再來個嚼舌而亡！

同時，為了想試探是否還有人在暗中窺伺，所以留了些餘地。

那人驚魂甫定，用手指著這霧中的奇人，用著冷顫的聲音說道：「你……你是什麼人？」

桑羽青聞言好笑，忖道：「這人也忒糊塗，弄不清我是誰就冒然下手！」

但是聽他的口音，並非宏聲道士，桑羽青乾脆一言不發。

桑羽青也不逼他，二人默默相對，誰也沒有舉動。

那人自知萬不是桑羽青的對手，但是看情形逃也不成，也怔在那裡。

這時岸上又傳出了一聲尖細的哨聲，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看來他們這次來的人不少呢！」

隨又聽見小猴兒的喝叱之聲，和們陣陣破空穿越之聲，甚是混亂。

那人竟想趁亂而逃，可是他身形才一幌動，桑羽青已經攔在了他身前，冷笑道：「想逃？」

那人咬牙道：「好！我與你拚了！」

一語甫畢，双掌如電，分別向桑羽青的面部後前胸打來！

桑羽青向後退開半步，那人撲了個空，知道不好，來不及抽掌，桑羽青二指已然向他腰際點來。

那人慌忙向右一閃，再度跨到了船舷上。

他雖然閃開了腰際，但是並未能全部躲開，桑羽青二指一滑，已然點到了那人右大腿根的「白海穴」上！

「白海穴」爲人體一大麻穴，那人啊唷一聲，翻下了船落在岸邊，濺得水花四射！

桑羽青正準備下船擒他，突聽小猴兒老遠叫道：「小子！你好厲害！居然能逃！……」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小猴兒雖然功力差些，但是擒人之時，必是點穴，那人居然能自閉穴道……」

方想到這裡，不遠之處有人急奔之聲，桑羽青雖然目力奇異，也望不見有人。

好在岸邊水淺，桑羽青不慮那人會淹死，於是身形一晃，騰身而起，出去了七八丈遠！

桑羽青趕到之時，却不見人影，突然一陣急風，由背後撲來。

這人掌風凌厲，非比尋常，桑羽青吃了一驚，身子一轉，讓了過去。

他目光一瞥之下，見一個極其靈活的人影撲來。

桑羽青在他第二招未發之時，已沉聲道：「小猴兒，是我！」

原來那人正是小猴兒，他慌忙的收了掌，說道：「師哥………」

桑羽青壓低了嗓門，喝道：「小聲！」

小猴兒立時放低了聲音，說道：「我剛才抓了一個準備帶回去，誰知又有人偷襲，我應付兩下，那人竟逃了！」

桑羽青道：「你可點了他穴道？」

小猴兒忙道：「當然！我點了他「志堂穴」。」

桑羽青一驚，問道：「「大乘」還是「小乘」？」

小猴兒道：「我怕傷著他，所以用的是「小乘」手法！」

桑羽青這才點點頭，說道：「難怪了！」

原來石麈子所傳點穴法乃是武林絕技，有「大乘指」，「小乘指」之分。

若是「大乘指」點中，除了本門人物外，江湖任何人均無法解救，「小乘指」則比較輕些。

但是能解開「小乘指」的人，江湖上也是寥寥無幾。

桑羽青道：「必是有人暗中救他，否則他有功力解得開『小乘指』，也不至於被你點中了！」

小猴兒點頭道：「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桑羽青微微一笑，說道：「不用急，我們沿著江邊去找，只要有一些動靜，也逃不過我的耳朵！」

他說得非常自信，但是小猴兒對他有這種信心，口中嘟囔道：「我若是抓住那小子，把他腿打斷，叫他再逃！」

桑羽青問道：「他是怎麼樣的人？」

小猴兒道：「並不是出家人！」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以此看來，這件事越來越複雜了！」

他們沿著江邊，緩緩向前行走，說話的聲音非常之低。

但是他們的注意力，却絲毫沒有鬆洩，既便是風吹草動，也逃不過他們的耳朵。

小猴兒心中也是這樣想，可是沒說出來。

桑羽青心中却在納悶，忖道：「奇怪！怎麼會不見白姑娘？」

這時突聽二三十丈外，發出了一聲慘叫，寒夜之中傳來，今人毛髮慄然！

桑羽青及小猴兒如觸急電一般，双双如飛趕去！

只不過幾個起落，桑羽青已經趕到了，只見地上躺著一人。

桑羽青彎身在他胸前一摸，已是毫無氣息了！

這時小猴兒也趕了過來，問道：「怎麼樣？」

桑羽青道：「死了！」

小猴兒彎身細看，說道：「啊！這就是剛才被我點穴的人！」

桑羽青緩緩道：「既然救了他，爲何又殺了他？此事可眞有點意思啊！」

小猴兒道：「且看他是怎麼死的！」

說著取出了火摺子，便要打燃，却被桑羽青攔了下來，說道：「不能用火……」

才說到此，聽得遠林之中，有些微響，桑羽青微微冷笑，說道：「在此等我，我去捉兇手去！」

語音方歇，人如怒箭般的射了出去。

小猴兒忙道：「我跟你一塊去！」

兩條淡影，如同幽靈一般，很快的跑進了這片白楊樹林中。

桑羽青停下了身子，向小猴兒作了一個手勢，意思是兩下包抄。

小猴兒會意，點了點頭，立時向左方繞了過去。

桑羽青則取右中方，輕身提氣，向裡逼來。

林木之中，霧氣更重，渾濛一片，簡直分不出東南西北來。

桑羽青藝高胆大，毫不介意的向內逼進。

片刻之後，他已經把這片林子走了一半，仍是毫無發現。

再走了不遠，竟與小猴兒會合了。

小猴兒停了下來，低聲道：「看樣子尋他不著了！」

桑羽青道：「這漫天大霧，算是救了他！」

小猴兒怒道：「我不信尋他不著！師哥，我們再找！」

桑羽青伸手拉住了他，說道：「省些力氣吧！不是冤家不聚頭，既有今日，必有明日，我們回去！」

於是他們折出了這片林子，尋到了剛才那具屍體。

桑羽青彎身把他搜索一遍，除了些零星暗器外，毫無所護。

小猴兒問道：「這具屍體怎麼辦？」

桑羽青思索了一下道：「此人必然作惡多端，才落得暴屍江野！此類事情太多，我們雖然顧不過來，但是碰上了，總不能袖手旁觀！」

說到這裡，他由肩上抽出了「青光劍」，一聲輕微的龍吟之聲，在風月中輕嘯著。

桑羽青單手握這柄青光閃閃的寶劍，一陣急掘，已然掘成了七尺多一個大坑。

小猴兒低聲念道：「阿彌陀佛！」

他把那屍冰冷的屍體，放在了洞穴中，然後用土掩好。

前後不過片刻工夫，他們已經做好了一座新墳。

桑羽青把寶劍入鞘，說道：「走！回船去！」

他們很快的回到船上，船上倒是清靜無擾，那三個舟子仍在呼呼大睡。

小猴兒道：「這三個蠢豬，被人殺了都不知道！」

二人進得艙來，桑羽青問道：「你且把方才的情形告訴我！」

小猴兒低聲道：「我剛才偷偷溜出去，你不要生氣！」

桑羽青笑道：「是我故意讓你去的，不然你才一出艙我就把你抓回去了！」

小猴兒吐了一下舌頭道：「還是你厲害！我還以為你不知道呢。」

桑羽青道：「廢話少說，且說說你探舟的經過。」

小猴兒道：「我剛才越想越奇怪，白姑娘怎麼會跟那個道士在一起，所以我想去看看，誰知道船上沒有人，我才到的時候還有燈光，看得很清楚。」

桑羽青皺眉道：「如此說來，我們跟錯船了？」

小猴兒道：「恐怕不會吧！因為我正要下船時，看見白影一閃，好像是白姑娘，她的輕功可真不錯！」

桑羽青劍眉一揚，問道：「後來怎麼樣？」

小猴兒道：「我立時追了下去，因為霧太大，看不清楚，只看見一團白影，我就一直跟下去，可是突然有人在暗中向我動手！」

桑羽青道：「於是你就叫嚷起來了？」

小猴兒面上一紅，好在艙中漆黑，無人看見，但接著說道：「我與他動起手來，他的功夫還不錯，沒有一會的工夫，好像很多人跑來跑去，後來又聽見你在船上跟人動手！」

桑羽青道：「你的耳朵倒怪尖！如此說來，你始終沒有正面見過白姑娘和那個道士！」

小猴兒點頭道：「是的！不過……我想我們總不至於跟錯了船！」

桑羽青略爲思索，說道：「反正明天天亮，我們就可以查清楚了。」

小猴兒又爬在窗戶上，向外窺探不已。

桑羽青道：「休息吧！」

說著解下了寶劍，躺上了坑，小猴兒道：「少時他們再來怎麼辦？」

桑羽青冷笑道：「難道爲了怕著他們來，我們就不睡覺麼？」

小猴兒吸了一鼻子，又冷笑了一聲，說道：「哼！誰怕他們？」

說著立時上坑，各自思索著心事。

江潮陣陣，秋風凌厲，小舟不住的搖幌。

秋江夜泊，濤聲陣陣，這情景很是悲涼，更何況是傷心人呢！

白天睡了一天，桑羽青及小猴兒都睡不著，翻來覆去。

由於霧水太重，二人衣服均已潮濕，於是把外衣除下，蓋上一條毛毯，立時溫暖異常。

小猴兒嗯了一聲道：「嗯——這種氣氛下，睡覺最舒服了，可惜又睡不著！」

桑羽青笑道：「若是睡著了，豈不辜負，這種情調？」

二人談著閒話，不知過了多久，漸有睡意。

這時，突然一曲低沉的簫音，遙遙的傳了過來。

夜深人靜，這一曲簫音，悠悠而來，真個是悽絕悲愴，令人欲淚。

桑羽青及小猴兒不覺都坐了起來，靜靜的聆聽著。

簫音婉轉，在秋風中斷續傳來，嗚嗚咽咽，好似悲婦夜泣，又似孤兒悲唱，聽來聽來斷腸。

第四章　雲破天開　寒江少一舟　觀顏察色　橫船多兩兇

桑羽青及小猴兒，在深夜濃霧之中，與一羣不知來歷的人，混戰了一陣。

又是一個人離奇的死了，他們把附近追逐一遍，始終未能找到行凶的人，於是折了回來，爲那人掘了一座新墳。

這一夜，他們都未睡好，天未五鼓，划船的舟子已經起來燒火煮飯。

桑羽青見小猴兒睡得甚好，披衣起床，才拉開了艙門，立時一陣奇寒襲了過來，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船頭上掛著一盞小灯，晨霧更濃，望得一點濛濛的微光。

那幾個舟子，正在忙著燒火煮飯，望見桑羽青出來，不禁說道：「桑爺，這麼早就起來了？」

桑羽青輕輕的搓著手掌，笑道：「我一向早起慣了的——唔，這天越發的冷了。」

一個舟子已經送上了熱水，接道：「快下雪了呢！」

桑羽青洗漱一淨，舟子又問道：「桑爺可要先吃飯？」

桑羽青搖了搖頭說道：「不忙！等我小兄弟醒了一起吃。」他走向船頭，前後望了一陣，由於晨霧太濃，所以也望不見前後那兩隻船的影子。

桑羽青心中一動，回頭囑咐道：「你們把船準備好，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要啓程呢！」

舟子答應了一聲，桑羽青獨自上了岸，在寒林中漫步。

土濕如染，寒風習習，有幾隻早醒的寒禽，在遠林之中悉悉的振動著翅膀，不時的發出了一兩聲低鳴。

桑羽青想著昨天晚上發生的事，始終有些困擾，思之不解，但是他似乎已經找着了一條線索。

雖然桑羽青還是不能肯定，但是他相信，目前接觸的這一幫人，必然有人知道東凡和尚的下落。

因此，他對這些人寄有很大的希望，而不敢操之過急，而引起了他們的懷疑。

在這種情形下，白嬋就成了最好的遮掩體，桑羽青可以一種江湖浪子追逐美色的姿態，繼續跟踪下去。

桑羽青細思了良久，暗想：「只要跟著白嬋，必定會有所發現的。」

想到這裡，便聽小猴兒在船上喚道：「師哥，你在那裡？」

桑羽青聞言走了過去，說道：「你怎麼也這麼早就起來了？」

小猴兒道：「我睡不着啦！」

桑羽青跨上了船，說道：「好吧！我們早些吃過了飯也好。」

小猴兒四下張望著，低聲說道：「怎麼樣？他們還沒有走麼？」

由於水霧太濃，所以什麼也看不見，桑羽青接著說道：「這時候恐怕走不了吧……」

才說到這裡，一個舟子在一旁接口道：「這大的霧，誰也走不了的——」

他說到這裡，抬頭望了望天，接道：「要想開船，最少還有一個時辰呢！」

桑羽青點了點頭，說道：「知道了！」

說著二人一同入艙，吃過早飯，又閒談上了一陣，天色漸漸明朗，一個舟子入內請示道：「小爺！現在可以開船了，是不是馬上就走？」

桑羽青站了起來，說道：「待我看一看再說。」

說著，與小猴兒一同出了艙，目光向後方遠眺之際，不禁大吃一驚！

原來後面那隻小船已經沒有了！

「糟！竟讓他給跑了！」

桑羽青輕輕的啊了一聲，小猴兒已道：

桑羽青一言不發，立時轉過了身，向前方望去。

出乎他意料之外，白嬋那隻小船，却是好端端的停在那裡。

這麼一來，桑羽青不禁有些詫異了，忖道：「白嬋的船還在這裡，那小子怎麼已開帆去了？」

想到這裡，便回頭對划船的舟子道：「你說霧大行不得船，人家怎麼走了？」

舟子也顯得奇怪，說道：「怪呀！這大的霧怎麼走得了？再說我根本就沒聽見水響，我看準是回了航了！」

桑羽青不語，忖道：「這事有些蹊蹺，我得去看看！」

想著便走進艙去，小猴兒也跟了進來，桑羽青問道：「昨天晚上你根本就沒有見著白姑娘可是？」

小猴兒點了點頭，說道：「是的！船上根本沒有人。」

桑羽青劍眉微皺，思忖了一下，說道：「待我過去看看！」

說著推艙而出，小猴兒也跟了出來，帶上寶劍，說道：「師哥，我也跟你去！」

這時划船的舟子迎了過來，說道：「小爺！現在起風了，我們可要開船。」

桑羽青搖頭道：「少等一下，我要看個朋友去！」

說著越上了岸，與小猴兒二人，穿越著寒林，向白嬋停船之處走去。

小猴兒半途問道：「眞怪！難道我們看走了眼不成？」

桑羽青搖頭不語，心中著實有些惱火，忖道：「若是這一次看走了眼，丟人事小，若是想再找她可就不容易了！」

他劍眉微鎖，步行甚速，小猴兒緊緊跟在身旁，因見他臉色不悅，也不敢多亂講話了。

不大會的工夫，已經到了那隻小船之前，船頭上有兩個小伙子正在喝著稀飯，望見桑羽青等走來，似乎大爲驚奇。

他們放下了飯碗，站了起來，怔怔的望著桑羽青。

他們沒有想到，曠野荒郊，一大清早居然還有人來。

桑羽青向他們領首爲禮，問道：「請問小哥，白姑娘可在艙中？」

一個小伙子道：「啊！她已經……」

才說到這裡，便聽艙中一個粗啞的聲音傳了出來。

「誰呀？」

舟子答道：「道爺！有客人要找白姑娘！」

艙中之人緊接說道：「白姑娘？我們船上那來的白姑娘？」

舟子聞言立時不語，但是面上的表情却是非常詫異，不住的打量桑羽青及小猴兒。

桑羽青把這些情形全看在眼裡，微笑不語，小猴兒却忍不住了，正要喝問，突聽艙門一響，走出了一個半百的道人。

他年近六旬，身軀甚是高大，穿著一件醬紫色的道袍，花白的頭髮，挽成一個道士髻，双目通紅，好似熬過了夜，又似喝多了酒。

他一隻手扶著艙門，望了望桑羽青，然後跨出了一步，單掌施禮道：「無量佛！兩位善士有何見教？」

桑羽青尚未說話，小猴兒已經搶著說道：「你沒聽見麼？我們找一位姓白的，白姑娘！」

那道人微微一笑，說道：「小善士恐怕找錯了！這條船只有我師徒二人，均是出家人，怎會有年青的姑娘同行？」

小猴兒双目一閃，正要說話，却被桑羽青給瞪了回去，只得悶聲不響。

桑羽青岸立不動，微拱了拱手，說道：「這麼說我們是找錯了，打擾！」

說罷轉身而去，那道士却道：「善士請留步！」

桑羽青轉過了身，說道：「道爺有何見教？」

道士笑道：「貧道雖是出家人，却是愛交朋友，二位若是不見棄，請到艙中吃盃茶如何？」

桑羽青本意就想入艙看看，聞言恰合心意，點頭道：「多謝道爺盛意，只怕太打擾了！」

那道士縱聲大笑道：「什麼話？一盃淡茶算得什麼打擾？二位快請上船吧！」

說著爽朗的笑了起來，小猴兒低聲道：「師哥，小心他笑裡藏刀………」

桑羽青怒目相視，小猴兒才把說的話吐了下去。

他們踏著跳板，緩緩的走上了船。

由於二人都是英俊颯爽，氣宇昂然，那兩個划船的舟子不禁看直了眼。

桑羽青一身長衣，隨風搖飄，身後那柄千古奇兵「青光劍」繫在肩側。

由於桑羽青怕這柄劍露了眼，所以劍柄以藍綢包紮，另外加了兩個黑色的絲穗，飄飄蕩蕩，益發顯得英武神俊。

那小猴兒看來雖有幾分滑稽相，但是細看起來，也是俊目直鼻，英俊非常，只是言行動作，有些猴氣罷了。

那道士把桑羽青及小猴兒讓進了船艙。

桑羽青略一打量，見這間船艙比自己所居要大上一半，兩旁貼壁有炕，中間有一個方桌。桌上盃盤狼籍，還有一壺酒。

老道士面上微微一紅，拉了兩把椅子道：「請坐！請坐！」

桑羽青含笑坐了下來，小猴兒却見對面炕上，倒臥著一個十七八歲的小道士。

那小道士長得倒還清秀，只是面色蒼白，顯得毫無人色，仰天臥在那裡，手中拿著一本「東周列國」在看，桑羽青等人進來，他連眼皮都沒有轉動一下，顯得有些陰陽怪氣的。

小猴兒一眼望見了他，立時顯得很有興趣，走過去坐在他身旁，但是小道士仍然毫不理會，好似完全沉迷於書中。

老道士喝道：「法聲！來了客了！」

法聲小道士這才轉了轉眼珠，望了桑羽青和小猴兒一眼，然後又把目光轉了回去，仍是一言不發。

桑羽青覺著這小道士目光凌厲，兩個太陽穴高高隆起，看將起來，內外功都有了很高的境界！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這小道士分明身藏絕技，難道是這老道士教出來的？」

由這老道士的神色看來，雖有武功，但並非一流高手，所以桑羽青心中存下了一分疑心。

這時老道士已然笑道：「小徒天生的怪異，二位請莫見怪！」

小猴兒在旁接口道：「不怪！不怪！」

老道士望了他一眼，接道：「貧道法號宏心，請教二位高姓？」

桑羽青淡淡說道：「在下由於自小與家人失散，所以姓名不知，一般朋友稱我「青燕」，道爺也不妨如此稱呼。」

小猴兒接口道：「我姓侯，江湖人稱小猴兒……」

才說到這裡，法聲小道士「刷！」的一聲，翻過了一頁書，又聚會神的看下去。

小猴兒很感奇怪，還未說話時，宏心道士已然說道：「剛才這位小爺說，要尋什麼白姑娘？」

桑羽青搖頭道：「既然這船上，俱是些出家人，顯然我是找錯了！」

宏心道士一笑不語，小猴兒則在一旁驚詫萬分的望著法聲道士。

那小道眞個怪異極了，他全神貫注在書本中，對於其他的事毫無所覺。

即是小猴兒離他不過兩尺，双目睁睁的望著他，他仍然無動於衷，彷彿天底下只有他一個人似的。

桑羽青不禁也多看了他幾眼，宏心道士笑道：「小徒生就的怪性子，二位想必有些奇怪………」

小猴兒接口道：「沒什麼！出家人本來就是怪人！」

小猴兒的話，說得宏心道士一怔，奇怪的望著他，小猴兒却是不顧，他由法聲道士身旁拿過了一本「列國」，翻閱著前面的繡像人物。

小道士的目光這才移了過來，白了小猴兒一眼，好似有些不太高興。

那宏心道士好似非常用心的觀察小猴兒，面上微有驚詫之色，一如羽青觀察小道士一樣。

桑羽青連連咳嗽了幾聲，說道：「敢問道爺，這一路是從那裡而來？」

宏心道士笑道：「我是由『金陵』出發，昨天上的船，昨日開船之時，我曾見二位縱馬江岸，想不到今日竟能結識，眞個三生有幸！」

桑羽青一言不發，停了一下又說道：「道爺是那家仙觀的主持？」

宏心道士笑了起來，說道：「桑爺抬愛了！貧道只不過是『白雲觀』掌事的，主持另有其人！」

桑羽青聞言心中一動，忖道：「那白雲觀乃是江蘇境內香火最盛的道觀，聲望極佳，想不到竟也是臥虎藏龍之地！」

桑羽青想著便道：「想必道爺是回『白雲觀』去了？」

宏心道士點頭道：「不錯！貧道與小徒前日往金陵，爲李老善士主持法事，如今正是回程呢！」

在他談話之時，桑羽青耳目並用，早把艙內打量一遍，但是並未發現絲毫可疑之處，他站了起來，含笑道：「既是道爺要趕路，我們不便再就擱了！」

宏心道士笑道：「不妨！不妨！我們還要等個朋友，二位若是不急著趕路，不妨多坐一會兒。」

桑羽青心中一動，表面很平靜的說道：「巧得很，我們兄弟也在等個朋友，得回去看看！」

宏心道士道：「既然如此，我就不多留了，二位若是便路，請到敝觀少坐，定當竭力款待！」

桑羽青笑道：「正要叨擾！先前一步，小猴兒……」

他轉身叫小猴兒時，不禁氣笑不得，原來小猴兒也躺在了坑上，抱著一本列國，看得津津有味。

只見他與法聲小道士，都沉迷在書本之中，彼此誰也不講一句話。

宏心道士笑道：「想不到這位小兄弟也是個書迷呢！」

桑羽青把聲音放大了些，說道：「小猴兒！我們要回去了！」

小猴兒這才驚覺，趕忙爬了起來，但是手中的書還是捨不得放下。

桑羽青作色道：「還不把書放下？我們該回去了！」

小猴兒却轉過身去，對法聲道：「小道士，你這本書借我看一會如何？」

那小道士突然翻起了身，「刷！」的一聲，把書搶了過來，很快的枕在了頭底下，冷著臉說道：「不借！」

小猴兒羞怒交集，便要發作，却被桑羽青拉著道：「不准撒野！」

宏心道士也在旁陪笑道：「真是！真是！太不像話了！兩位切莫見怪……」

這時桑羽青已經走出了艙，小猴兒狠狠的瞪了法聲兩眼，冷笑道：「哼！臭美！」說罷也走了出來，宏心道士一再的道歉，桑羽青等與他作別而去。

二人踏著濕濕的土地，向回走去。

這時雲朗天空，江景如畫，但是酷寒依舊。

小猴兒怒氣沖沖，罵道：「他媽的！小雜毛，早晚我要你知道我的厲害！」

桑羽青見他氣成這樣，心中不禁好笑，說道：「你不要小看了這個小道士，憑你未必一定勝得過他呢！」

小猴兒聞言頗爲驚詫，閃爍著一双大眼睛問道：「怎麼？憑他能有這麼大的功夫？」

桑羽青冷笑一聲道：「哼！我一進艙便看出此人非凡，依我看絕不會是宏心的徒弟，看來職位還遠在宏心之上！」

小猴兒奇道：「那怎麼說是他的徒弟？」

桑羽青道：「爲了掩飾身分，按他們的年貌，自然是師徒相稱最爲適宜。」

二人踏著軟軟的沙地，在河岸上留下了一連串的足跡，桑羽青指著一塊寒石說道：「我們在這裡坐一下。」

說著坐在了大石之上，距離宏心道士的船約有三十餘丈。

他們面江而坐，寒風陣陣，小猴兒縮著脖子道：「奇怪！這塊江面上，怎麼一隻行船也沒有？」

桑羽青聞言張望了一下，說道：「啊！這不過是一個小岔水道，一般行船都走正流，却不知前面那隻船爲何走入這條岔道？」

小猴兒道：「或許這條路近些吧？」

桑羽青搖了搖頭，說道：「不要講話，這兩天發生的事太多，我要好好的想一下，要是走錯了步子，可就麻煩了。」

小猴兒只好憋著滿肚子話，心中却一直盤算著要與法聲道士較量一番。

桑羽青劍眉微鎖，一双俊目，射向了遙遠的江面上，沉思不語。

小猴子也靜靜的觀賞著風景，但是他天生猴性，看了沒一會就不耐煩了。

這時桑羽青已經把整個的問題想過一遍，心有定案，回頭道：「你想出什麼沒有？」

小猴兒料不到桑羽青有此一問，臨時湊道：「這……我想那個小道士一定不平凡………」

桑羽青瞪了他一眼，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依我看，前面這條船今天絕不會開！」

小猴兒奇道：「為什麼？」

桑羽青站了起來，目光向林中望去，說道：「這一帶一定有個集聚之處，少時我們找找就知道了。」

說著向自己停船之處走了過來，說道：「我們給舟子招呼一聲，便去尋他個下落！」

小猴兒聽說要生事，不禁頗為高興，吸了一下鼻子，說道：「對，找到他們，把賊窩給他們挑了！」

桑羽青望了他一眼，無可奈何的搖搖頭，小猴兒立時不再說話了。

桑羽青向舟子囑咐了幾句，然後上船把應用等物交給了小猴兒道：「帶起來！這些船家我們一點也不清楚，還是小心些好。」

小猴兒收好了之後，一同下船，那划船的舟子，早已看出他們不是非常人物，所以一句話不敢多問。

他們二人穿越寒林，行走甚快，桑羽青一路上全力觀察，但是沙地上並無足跡。

不一會的功夫，已經走完了這片沙地，踏上了濕硬的泥土。

桑羽青停了下來，擺目四望。

小猴兒在旁說道：「什麼人也沒有嘛！」

桑羽青突然冷笑道：「哼！我的猜測果然不錯！」

小猴兒忙問道：「怎麼？」

桑羽青指著左前方，說道：「你看見那株樹沒有？」

順著桑羽青的手勢，小猴兒目光掃去，只見十餘丈外有一株碗口粗細的小樹，齊腰而折。

小猴兒吸了一下鼻子道：「可能是樵夫砍斷的吧？」

桑羽青瞪他一眼，然後身形一幌，已然飛越而去，再一加步，已然到了斷樹之旁。

小猴兒也趕了上來，桑羽青望了一陣，說道：「這顆樹斷了不到半天，小猴兒，你上去看看！」

小猴兒一聽要上樹，頓時高興得很，距離地面只不過兩丈多高，小猴兒略一墊步，已經飛越而上。

他看了一下，突然道：「啊！師哥，這斷枝上面有血！」

桑羽青點頭道：「果然不錯，他們在這裡犯案了！」

小猴兒飄身落下，說道：「除了一點乾的血跡外，別的什麼也沒有！」

桑羽青說道：「我們且把這附近看看，注意地上可有血跡？」

說著二人仔細察看，果然在離樹兩三尺的地方，發現了幾滴乾血，如果不是用心，眞是看他不出。

小猴兒氣道：「他媽的！他們作案倒作個挺乾淨！」

桑羽青蹲下了身子，細看了一陣，說道：「這些血跡距離樹幹太近了，看不出他是向何方移屍的。」

小猴兒道：「反正總是向裡面，絕不會向江邊。」

桑羽青笑道：「你眞聰明！」

小猴兒臉上一紅，桑羽青已道：「隨我來！」

他很快的向內移動，這一次行跡較爲隱秘。

小猴兒心中嘰咕道：「反正跟他出來，我什麼話也別說最好！不然不是挨白眼，就是被他損！」

他雖然如此想著，但是亦步亦趨的跟在桑羽青的身後。

一路下來，並無絲毫警兆，小猴兒還是沉不住氣，說道：「我看我們還是往北面去……」

才說到此，桑羽青道：「我們且到前面那小座山上看看再說！」

這一片突起的小山頭，只不過數十丈高，不一會的工夫，二人已經攀上了山頂。

桑羽青居高而望，這裡竟是一片極大的林子，桑羽青不禁詫異道：「唔——想不到這裡倒培植了大片林木……」

話未說完，小猴兒突然指向遠方道：「師哥！你看！那是什麼？」

桑羽青順著他的手勢向遠方望去，只見叢林之中，極遠之處，露出了一角紅牆。

桑羽青精神一震，說道：「哼！果然不虛此行，我們快些趕去！」

一語甫畢，巨鳥般撲下了這座山頭，只見他長衫飄動，身影如飛，極快的撲下了這座小峯。

小猴兒飛快的追了下來，叫道：「師哥！等我……」

桑羽青回頭叱道：「別叫！」

但是他足下並未放慢，疾如狂風般的向前馳去，眞個快得驚人！

小猴兒猛吸了一口氣，也是快似流星般追去，那份快速在江湖中也是僅見，但是與桑羽青比起來，顯然差了許多。

不一會的工夫，他已經被桑羽青拋下了十餘丈遠。

桑羽青急於察看那小廟，所以顧不得等小猴兒，只見他身形幌動之際，便是八九丈之遠，快得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那消一刻功夫，桑羽青已經越過了這一大片林子，接近了那座小廟。

這時，一陣低調的呻吟之聲，隨風陣陣傳來。

桑羽青心中霍然一驚，忖道：「糟！我又晚來了一步！」

他吸了一口氣，施出「青空三步」的身法，只見他身如鶴雁，一連三個起落，已然撲向了這片小崗，來到廟門之前！

這一座是頗爲破落的小廟，門口用洋土塑成的「一江寺」三個字，已經殘破不全，廟院的牆頭，也長了不少雜草。

那扇厚木的廟門緊緊掩蔽著，桑羽青忖道：「這廟中怎會有人住？」

一念未畢，那呻吟之聲又傳了過去，桑羽青正要飛身過牆，突聽那人呻吟著說道：「我……我什麼也不知道……」

桑羽青連忙按下了要起的身子，這時背後一陣風聲，小猴兒也趕了來。

桑羽青連忙向後作了個手勢，小猴兒立時一言不發，站在桑羽青的身旁。

接著，另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你還不知道厲害麼？」

那人呻吟連連，說道：「我……我眞不知道……」

才說到這裡，突然發出一聲慘悸的叫聲，聽來極是恐怖。

桑羽青劍眉一豎，向小猴兒作了個手勢，分兩邊包抄過來。

他轉到廟牆的西角，身形一幌，已然拔上了廟牆。

正殿之前，是座空廢的天井，那呻吟之聲，却是由東邊一間小廂房中傳出。

桑羽青輕輕落了下來，用那廂房之門半開，一個年老的和尚倒臥在地，滿身是血，不住的呻吟著。

陰影之中，站著一個黑影，由於他背對房門，所以看不清他的面貌。

不過由他的背影看來，與小船之上的宏心道士極爲相似。

桑羽青怒氣滿胸，但是他並未發作，把身子貼在了牆上，準備聽他們講些什麼。

這時，突然一個嘹亮的聲音喝道：「小子好大胆！打！」

一陣疾勁的破空之聲，向桑羽青的後腦打來！

此人手勁出衆，桑羽青急忙把身子一側，只聽「拍拍！」一陣巨響，三枚雪亮的長釘，打在了木板牆上！

這聲音驚動了房中之人，他一抬手，那老和尚一聲慘叫，頓時不動。

桑羽青又驚又怒，這時房上又落下一條人影，原來是小猴兒，他大叫道：「怎麼了？」

桑羽青還未答言，房中一陣巨響，原來那行凶之人，已經劈開了後窗，飛逃而去。

桑羽青推了小猴兒一把，喝道：「你快追！我去尋那放暗器之人！」

小猴兒大叫道：「王八蛋！那裡跑……」

他疾如飛箭一般，越過了地上的老和尚，也由那斷壁之中飛去。

桑羽青提高了聲音道：「要活捉……」

這時桑羽青也顧不得察看老和尚的死活，在他口中匆匆塞下一枚藥丸，然後飛越上房。

雖然就誤了這麼久，但那施暗器之人，在數十丈外飛逃，仍然落入桑羽青的眼中。

桑羽青一望之下，大爲驚詫，因爲那飛逃之人，正是小船上的法聲小道士。

桑羽青俊目閃輝，劍眉飛揚，冷笑著自語道：「哼！小輩，既然落在我眼中，我豈會讓你逃得出去？」

說完了這句話時，那小道士已逃出了將近百丈，身法奇快。

但是桑羽青好似極有自信，他身軀一幌，臨空而起，猶如一隻覓食巨鷹，由高而下，這一縱居然就是十餘丈遠，眞個是驚人欲絕！

桑羽青盛怒之下，一双俊目似要射出火來，身形每一幌動，便是十餘丈遠，猶如一陣狂風，又似一個鬼魅般，在山林之中，穿越如飛。

前面的小道士居然也是一身奇技，每一移動也有十丈左右，他頭上戴著一頂道冠，兩條綢帶飛起老高。

桑羽青心中很是驚詫，忖道：「這小道士的武技，比我估計得還要高呢！」

才開始時，小道士仗著他一身奇技，由於桑羽青追他時已落後了百丈，所以未曾在意。

可是片刻之後，桑羽青已追上了三十餘丈！

小道士回頭看時，只見桑羽青黑衫飄搖，如同御風飛行一般，快得簡直駭人！

小道士這才大吃一驚，拚命飛逃，一双眼睛四下遊梭之後，立時折往左方而去。

左面是一叢頗爲茂密的樹林，法聲小道士幾個晃動，已然撲入了林中。

桑羽青暗暗冷笑，忖道：「小輩，要靠這片林子救你，可是妄想！」

這時兩人還有三十餘丈的距離，所以等桑羽青趕到林前時，法聲已早沒了去向。

桑羽青停下了步，他雖然藝高胆大，但是他一眼就看出了這小道士滿懷奸詐，所以也不得不愼重。

他略爲打量這一帶地勢，見是一片高地，由於林子很深遠，所以望不進多遠去。

桑羽青很快的察看一遍，斷定小道士只有前面這條路，所以毫不猶豫的追入林中。

就在桑羽青才縱入林中之時，突聽「刷！」的一聲大響，大片寒星，如同狂風暴雨一般，向桑羽青迎頭射來！

桑羽青萬沒有料到，這小道士居然有這麼大的胆子，就埋伏在林口之處！

這一大片暗器，爲數竟有數十枚之多，點點耀目，挾著破空之聲，蜂擁而至！

在這種情況下，桑羽青已然顧不得去察看法聲的藏身之處，他向後倒退了五尺，長袖一拂，一股莫大的勁力，隨袖而出。

只聽「呼！」的一聲巨響，那大片銀釘，「叮叮噹噹」的被掃開了去。

在桑羽青躲避這些暗器之時，那法聲小道士已經連換了好幾次隱身之處，並且以碎石左右亂

打，滿林刷刷之聲，響個不絕，使人分不清他的位置。

桑羽青掃開了暗器之後，眉飛入鬢，冷笑道：「朋友！今天若是不讓你掛彩，我不出此林！」

法聲道士自然不會答言，林中靜悄悄的。

桑羽青藝高胆大，二次入林，他耳目並用，這林中一草一木之動，也逃不過他的眼睛！

他一直入林十餘丈遠，右前側一陣極輕的彈指之聲，立時驚動了他！

桑羽青一聲大喝，身如狂風，斜著飛了過去！

在他起身之後，對方才把暗器彈出，可見桑羽青身法何等之快！

由於桑羽青已然縱開，所以那一把暗器全落了個空！

法聲見事不好，「刷——」的一聲，向前飛逃，桑羽青已然離他十餘丈遠。

在這種情形下，桑羽青是絕不怕他逃出手去，所以喝道：「朋友！你還是停下的好………」

話未說定，突見那條黑影向下折去，桑羽青一驚，忖道：「原來有捷徑！」

他手中摸出了一枚「半月錢」，喝道：「打！」

只聽一聲輕嘯，金光閃閃，脫手而出。

這「半月錢」乃是桑羽青特製的暗器，將精煉的「金錢鏢」從空眼之處折斷，恰是兩個半月形，錢刃鋒利，故名「半月錢」。

「半月錢」出手，便聽法聲「啊喲！」一聲，身子栽在了山坡上，一滾而逝！

桑羽青一墊足已經到了近前，却發覺面前是一條黑黝黝的深溝，黑得看不見底，法聲想是有意由此逃走，所以他人滾下去之後，立時毫無影踪！

桑羽青忖道：「難怪他這麼大胆，原來看好了逃走的路！」

想到這裡，望見地上有些血漬，冷笑著自語道：「哼！果然讓你掛了彩！」

如果桑羽青一定要擒他，法聲怎麼也逃不出去，但是桑羽青忖道：「就到此爲止吧！以後再說………」

他因掛記著廟中的老和尚和小猴兒，所以轉身出林，飛快的向廟中趕去。

桑羽青這一路行來，眞如騰雲駕霧一般，只見他足不沾地，長袖飄飄，寶劍的長穗飄在身後，眞個是天仙漫步，飄逸自得。

那消片刻工夫，桑羽青已經來到了這座破落的小廟中。

他飛身越進了院牆，小猴兒還沒有回來，院中情景如常，沒有什麼外人再走動過。

桑羽青很快的走到廂房之內，見那老和尚滿身血跡，由於天寒的關係，一塊塊的凝在了他的頭上，看來非常悽慘和恐怖。

他不顧血污，把老和尚扶了起來，略微按了按他的血脈，出手意料之外，他居然還有幾絲氣在！

桑羽青驚喜交集，他慌忙在老和尚的背心點了一指，低聲的喚道：「老師父醒醒！」

一連叫了好幾聲，老和尚僵冷的身子，才微微的蠕動了一下。

桑羽青又把右掌心貼在老和尚的心腹上，把陣陣的熱力傳了過去。

半晌，老和尚喉間發出了一聲「咯咯」之聲，他無力的瞪開了双眼。

他那双蒼老而又被血汚所染的眼睛，無力的望了望桑羽青，然後又垂了下來。

桑羽青連忙安慰著他，說道：「老師父，不要緊的，我可以把你治好！」

老和尚唔了一聲，用著低弱已極的聲音說道：「道……道友，我……我什麼也不知……知道！」

桑羽青想，他把自己當成了宏心，所以才如此說，當時提高了聲音道：「老師父，我不是道士，我是來救你的！」

老和尚費力的抬了一下眼睛，但是很快的又垂了下來，喘息道：「施主，你……你別管我！」

桑羽青道：「老師父，人焉有見死不救之理？你快告訴我，那道士爲何要此下毒手？」

那垂死的老和尚，一陣嗆咳，又咯出了兩口淤血，一股極濃的血腥之氣湧出，桑羽青連忙閉住了呼吸。

老和尚的聲音更低弱了，說道：「施主，你是過路之人……這些事……還是少問爲妙……」

桑羽青道：「他們就是再凶狠，也不能無故殺人，老師父，你總該知道個原因呀？」

老和尚一再的搖頭不語，人又漸漸昏迷過去，口中囁嚅道：「掌門人……東……東……」

桑羽青如中急電，緊問道：「東什麼？東什麼？他在那裡？……」

但是老和尚已經氣絕身亡，死在了桑羽青的懷中。

桑羽青不禁懊惱萬分，深悔剛才不該只顧追小道士，應該先救治老和尚才對。

他把老和尚還有幾絲餘熱的屍體放了下來，寒風吹動著他染有血汚的白鬚，看來悽慘可怖！

桑羽青走到天井之中，見自己身上也沾有不少血汚，但是這時他已顧不得清理，腦中充塞著無數的疑問？

他忖道：「我先把這座廟看看再說！」

他轉過了佛堂正殿，到處都是一片破落景象，如果不是發現了老和尚，眞不相信會有人在這裡修行。

桑羽青轉了一遍，毫無所得，心中更是疑惑不已，忖道：「這老和尚到底是個什麼人物呢？」

才想到這裡，耳旁一陣風響，桑羽青抬頭望去，只見小猴兒脅下挾著一人，由牆頭飛越而來

。

桑羽青大喜道：「啊！小猴兒，你還不錯嘛……」

說到這裡，却發現他腋下之人，並非道士，而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壯漢。

那壯漢衣衫襤褸，渾身灰土，身體雖然健壯，看來却是一些武功均無。

小猴兒才一把放他下來，他立時撲向了小猴兒，舉拳便打，口中嗚嗚的怪叫著。

桑羽青好不詫異，小猴兒一路閃躲著，叫道：「你要是再撒野，可別怪我無情！」

桑羽青連忙喝住了小猴兒，然後伸出一隻手，扶住那壯漢的肩膀，說道：「這位仁兄，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壯漢滿口嗚哇怪叫，不住的撲打，但是却連桑羽青的邊都碰不著。

這時桑羽青才明白他是個啞吧，大聲喝道：「你別慌，我們不是壞人！」

桑羽青連說帶比，一連說了好幾遍，啞吧才聽明白，怔怔的望著他們。

桑羽青轉過了臉，問小猴兒道：「這是怎麼回事？你從那裡弄了個啞吧來？」

小猴兒指著啞吧道：「就是這小子，害得我把人追丟了，我看準是跟那些老道一條道！」

那啞吧却有些聽力，聞言跳了起來，大聲叫嚷，並向小猴兒揑拳搖晃。

小猴兒氣得又要發作，桑羽青喝道：「到底怎麼回事，還不快說！」

小猴兒這才氣沖沖的說道：「本來那老道怎麼也逃不出我手，誰知道追到林子裡，這小子突

然拿大塊的石頭砸我，我以爲是他的幫手，追了過去，他跟瘋了似的向我拚命，等我把他制服，老道早跑得沒影了！」

桑羽青道：「想不到我們兩個都把人追丟了！」

小猴兒餘怒未消，說道：「不但沒追上人，連面也未對，以後見了面他們準不認賬！」

桑羽青冷笑道：「那還不是早晚的事，若不是他們手段太毒，我方才就不會出手！暫且留他們多活幾日，我還要由他們身上找線索呢！」

這時啞吧才找到了老和尚的屍體，他撲了過去，跪地哀哭，很是悲傷。

桑羽青勸慰了一陣，弄了半天明白，原來這啞吧自幼寄居在廟內，廟中有兩個和尚，一個數日前被人殺死，就剩下了這個老和尚。

小猴兒追宏心之時，啞吧正在砍柴，當是殺那和尚的仇人，所以拚命要想報仇。

桑羽青等他情緒稍微安定之後，追問了一陣，才知道這廟雖無香火，可是經常有些不知名的僧俗前來，由此可證，這老和尚也不是什麼善良的出家人。

啞吧對老和尚的感情很深，不住的撫屍痛哭。

桑羽青逗留了一陣，摸出一錠大銀，遞與啞吧道：「快到鄰鎮買了棺木，把你師父葬了吧！這廟堂無香火，你還是離開的好，剩下的銀子，足夠你作個小生意的了！」

啞吧悲痛異常，又顯得很感激，再三叩謝。

桑羽青與小猴兒向回趕去。

一路上桑羽青沉思不語，小猴兒儘說些氣憤的話，不一會來到了江邊，道士們的船還靠在那裡。

小猴兒眉頭一揚，說道：「我們過去看看！」

桑羽青搖頭道：「現在不必去，我且回去換件衣裳。」

小猴兒雖然不以爲然，但也弄不清桑羽青的想法，只好跟著回到船上去。

划船的舟子，見桑羽青滿身血跡，但是也不敢開口問，一個個睜著大眼發怔。

桑羽青另換上一件黑色長衫，把那件血衣洗淨，坐在船頭喝茶。

舟子問道：「小爺！現在風正順，可要開船？」

桑羽青搖頭道：「不！開船的時候我自會告訴你！」

連小猴兒在內，都弄不清桑羽青肚子裡打的是什麼算盤。

桑羽青只是喝著茶，望著江景，一付悠閒，彷彿是遊山玩水的人一般。

小猴兒憋了半天，實在憋不住了，說道：「師哥！到底要怎麼辦呀？」

桑羽青望了他一眼，含笑道：「你怎麼急作什麼？放著這麼好的茶，這麼美的江景，爲何不好好欣賞？」

小猴兒氣得回頭就走，跑到船板上跟兩個小伙子聊天。

桑羽青仍然是不言不動，欣賞著寒波汎鱗，和那遠天的絲絲白雲。

他那双濃黑的劍眉，微微的蹙著，一双明亮的眼睛，散發著智慧的光芒。

他正在把這幾天來，一連串發生的事，仔細的分折，因爲事情非常複雜，若是錯斷了一點，很可能就把路給走岔了。

小猴兒實在無聊，連同那個燒飯的，一共四個人，坐在了船板上摸起骨牌來，吵成一片。

但是這種雜吵的聲音，却絲毫沒有干擾到桑羽青。

因爲他整個的心神，全在分析著目前發生的情況。

他忖道：「這一羣道士，言行怪異，大擧出動，所要查訪或者辦理的事，必定與他們本門有著極大的關係……可能就是與東凡和尚有關！」

這似乎已經可以確定了。

他又忖道：「自來僧道不同門，絕無結連一氣的道理，那麼這一派道士絕不是東凡和尚的同路人……他們並且殺了兩個和尚……」

想到這裡，桑羽青不禁想到自己趕到小廟時，宏心正在逼供，以及後來老和尚臨死時，所說的「掌門人」。

「如此看來，這些道人很可能也在尋訪東凡和尚的下落，否則便是要在這破廟中尋些什麼東西……」

想到此處，桑羽青漸漸整理出眉目來。

他很肯定的想道：「若是他們要尋訪什麼，今天夜晚他們必定還會再去……」

但是想到白嬋，卻使桑羽青有些混淆不清，忖道：「這個姑娘的介入，可眞是使人不解了！由她的談吐舉止看來，不可能是下流之人，怎麼會與這羣道人混在一起？」

更奇怪的是，這一批道人對她都很尊敬，好似是由人派來接待她的！

這個姑娘的突然消失，似乎是因爲桑羽青的追蹤，但是方才發生的事，必然都在她的眼中。

桑羽青想了半天還是想不透，忖道：「我只要跟著她，總有一天會被我查清楚！」

接著他又想到那個陌生，英俊的年青人，莫明其妙的出現，又莫明其妙的失縱！

總之，一切事情都顯得玄妙不解，但是必然都有著連帶關係。

桑羽青這一想，竟想了大半個時辰，那邊小猴兒賭得興高釆烈，哇哇大叫。

幾個船上的舟子都輸得精光，大寒的天，頭上竟冒出了陣陣熱汗，罵牌摔骰子，什麼毛病都來了。

他們本是南京人，罵將起來，甚是精釆。

一個舟子罵道：「你媽媽的，今天有鬼囉！我就是不信！來，分牌！」

桑羽青喝止了小猴兒，小猴兒把贏來的碎銀往懷中一抱，說道：「好了！明天再來！」

幾個舟子一起緊張起來，小猴兒心中好笑，桑羽青已然喝道：「把錢還給人家！」

小猴兒笑道：「本就是逗他們玩的，作莊的輪點才夠意思！」

說著把錢還給了他們，幾個舟子紅著臉連連推讓，說道：「不行！不行，要錢嘛，輸了就是輸了……」

小猴兒丟下了錢不管，三個舟子立時搶過分起賬來。

小猴兒走到桑羽青面前，說道：「師哥，你可想明白了？」

桑羽青瞪了他一眼，說道：「別只顧得玩，晚上要辦事呢！」

才說到此，小猴兒突道：「師哥！有船來了！」

只見一隻扁葉小舟，飛箭一般的射來，在水面上劃出了長長的一條水紋！

桑羽青不禁頗爲詫異，一双俊目緊緊的注視著那艘急來的快舟。

小猴兒也是双目圓睜，打量著破浪而來的快船！

這是一隻很小的扁舟，船身極窄，中間坐著一個青衣少年，他的打扮如同江湖武夫，又如同是鏢行的趟子手一般。

他操著一隻木槳，運行如飛，小舟極快的在水面上前進，可以看出他有著很好的划船技術。

不一會兒的工夫，已然來到近前，顯然他也注意到桑羽青等人，就在兩船交錯之際，他停止了擺槳，乘機打量這隻船上的人。

當桑羽青的目光和他接觸之時，可以由他的目光中看出，他並沒有什麼功夫。

划船的年青人，一臉的驚異之色，上下的打量著桑羽青及小猴兒。

但是他並沒有開口說話，小船很快的划了過去，他又操起了槳向前駛去。

小猴兒輕聲的問道：「這是幹什麼的？」

桑羽青搖了搖頭道：「現在還看不出，據我想大概是通風報訊的，沒有什麼了不起。」

這時那隻小船已經划到了宏心道士的船旁，他立時擺槳停了下來。

緊接著宏心道士出得艙來，那年青人上了大船，二人談著話進入艙去。

小猴兒哼了一聲道：「哼！與他們是一黨的，絕不是什麼好東西！」

桑羽青不語，只是遙望著那隻停船，不大會的工夫，那年青人辭出艙來。

宏心道士與他在船面上又談了幾句，那年青人回到小船擺槳而去。

但是他並未由原路回來，而繼續向前划去，桑羽青想著必是為了避開自己。

宏心道士在艙面站了一會，又向桑羽青這邊遙望了一下，才進入艙內。

那法聲道士則始終不見出現，小猴兒又道：「現在趁他們在船上，我們過去問問！」

桑羽青搖頭道：「現在去有什麼用？我想在他們身上找出線索來，如果逼他們太急，反而打草驚蛇！」

小猴兒沉不住氣道：「這麼乾耗著眞難受，不如把那小道士抓來，一頓狠揍，看他說不說實話！」

桑羽青瞪了他一眼，氣笑不得的說道：「你眞能！」

小猴兒面上一紅，吸了一下鼻子不再說話。

桑羽青又道：「現在沒有什麼事，不到天黑你那裡也不能去！現在只要注意著他們，不讓他們逃脫就是了。」

說著入艙而去，隨著舟子開上了飯。

一個下午很平靜的過去，那邊船上的兩個道士也很少活動，尤其是法聲，只不過在艙口露了一下面。

晚飯桑羽青和小猴兒很早的用過了，天色漸漸昏沉下來。

舟子在艙中及船頭各燃了一盞灯，前面的船也掛上了灯，在黃昏薄霧之中，閃閃爍爍，很是好看。

桑羽青站了起來，說道：「咱們現在走吧，再晚一點就看不見他們了。」

小猴兒悶了一下午，早就等著這句話，聞言立時答道：「好啊！」

說著興冲冲的下了船，桑羽青見他一付孩子氣，也是無可奈何，叱道：「小心你的形跡！」

話才說完，小猴兒「嗖！」的一聲，已經躲在了一株樹後，說道：「這樣可以吧？」

桑羽青不答，很快的越入林中，說道：「隨我來！」

由於天色尚未全黑，所以桑羽青和小猴兒很小心的掩著行藏，怕被對方看見而有所警惕。

寒林之中，風聲呼嘯，宿鳥爭鳴，有著一種特別的意味。

桑羽青借著重重林木，掩蔽著行藏，很快的向前移動，小猴兒則緊追在後。

那消片刻工夫，桑羽青已經來到宏心道士停船的對面林中，尋了一個隱秘之處坐了下來。

小猴兒壓低了嗓子道：「坐在這裡作什麼？」

桑羽青拉著小猴兒，使他也坐了下來，低聲道：「如果我猜得不錯，今天晚上他們一定有行動，我們在這裡等著好了。」

小猴兒雖然有些不耐，也只好坐了下來。

天色漸沉，江風如刺，林中濕寒，很是不適，加上又起了霧，使人更是難耐。

小猴兒双手抱著肩，口中唏哩唏哩的，又不敢出口大聲，連連的吸著鼻子，神態很是滑稽。

桑羽青則是一派安祥，靜靜的坐在那裡，目光籠罩著那隻小船。

又過了半晌，天色已經很夜了，霧也更濃，但是比起昨夜來，則顯得淡薄一些。

這時船中才傳來宏心道士的聲音道：「船老大，開飯吧！」

划船的舟子答應了一聲，宏心又接著說道：「天這麼寒，我們吃過飯早些睡吧！」

又聽法聲的聲音道：「不！我還要看書。」

宏心又道：「你看書把灯撥小些，別擾我睡覺！」

說罷沉寂下來，小猴兒不禁吐舌道：「我的媽！他們現在才吃飯！」

桑羽青微微冷笑說道：「鬼把戲！你等著看吧！」

小猴兒不作聲，双手抱著膝蓋，把下巴篏在中間，不住的搖晃。

過不了一會工夫，一條濛濛的人影，「刷！」的一聲輕響，由小船上縱落下來。

他站定之後，左右的打量著。

在船頭灯光的映照下，看清了正是宏心道士；他仍是一身道裝，但是肩頭上露著一節刀柄。

他左右望了一陣，立時很快的向左方的林子中撲去。

他似乎毫不隱藏身形，起落之間，帶起了很大的風響，入林之後，也是刷刷作聲！

小猴子立時站了起來，却被桑羽青一把拉位，在他耳旁低聲道：「你跟他數十丈就回來，故意作些聲響出來！」

小猴兒明白桑羽青的心意，點頭道：「我知道啦！」

說完這句話，只見他身形一長，如同一隻怒箭般，射出了這片林子。

他行動之際，也帶起了一片風響，落地之時，發出輕微的足音。

小猴兒毫不遲疑，落地之後，極快的向宏心道士去處追去。

當他入林之際，亦是「刷！刷！」連響，好似很多人同時入林似的。

桑羽青嘴角含笑，忖道：「這小猴兒比我還精，表面裝糊塗！」

小猴兒去後，這一帶立時沉寂下來，大約不到片刻工夫，桑羽青只覺背後一片輕輕的風聲，

如果不是留意，幾乎查不出。

桑羽青知道小猴兒來了，他轉過了臉，果然是小猴兒。

小猴兒回來之後，用手向左處方指了指，桑羽青點頭不已。

就在這時，又是一條極淡的人影，由小船上落下，這人身手極輕，才一著地立時二次起身，疾如飛鳥般向右方折去。

桑羽青微微一笑，說道：「這才是正主兒！走！」

一語甫畢，身形微晃，猶如一陣清風也似，向右方折了出去，眞個是輕如鴻毛，簡直聽不出一絲聲音來。

小猴兒也是緊緊追上，他這一次行動，也是輕悄悄的，不似剛那麼露形。

法聲小道士的輕功甚好，行走極爲神速，並且不住的左右盼顧，好似在防著有人跟踪。

他已然換上了一套勁裝，但是膀子上繫著一塊白布，顯然是白天中了桑羽青的「半月錢」。

桑羽青及小猴兒距離他約有十三四丈，不疾不緩，盯住他的身影。

由於夜霧深濃，桑羽青及小猴兒又處處掩飾，所以法聲好幾次回頭察看，都沒有發覺他們。

大約經過了一盞茶的時間，法聲沒有發覺絲毫異狀，所以把身法放慢了些。

桑羽青立時也慢了下來。

他一直打測地形，見這一帶乃是一塊斜地，法聲正向下坡奔去。

兩旁寒林如宿，乃是一個小山窪，遠處黑黑沉沉，看不見什麼特別的景物，所以也不知道法聲意欲何往。

但是轉過了這個斜坡，在另一脈斜坡脚下，却看見了一間小小的茅草房。

由於房中燃著一盞香灯，所以可以依稀的看出。

法聲很快的撲向那間小房，當他距著小房還有十餘丈時，突然停了下來，不住回頭觀望。

這時桑羽青與小猴兒早已由左方的宿林中掩向前去。

法聲打量了半天，發覺沒有異狀，這才很快的撲向了小茅屋。

他到了門首之後，房中立時傳出低沉的語聲，法聲在外面答應著。

由於面下相隔很遠，他們談話的聲音又低，所以桑羽青聽不見他們說些什麼。

接著房門打開，灯光透出，桑羽青還來不及打量開門之人，法聲已經很快的進入房內，關上了門。

桑羽青對小猴兒道：「我們掩過去！室中不知是什麼人，不過絕非等閒之輩，你千萬小心，若是驚動了他們，再想打探什麼可就難了。」

小猴兒連連的點頭道：「我知道啦！」

於是，這兩個少年奇人，如同幽靈鬼魅一般，向這座小房屋掩了過去。

由於四周都是雜草樹木，所以他們一直掩到距離小屋七丈左右才停了下來。

室內灯光很弱，法聲的人影透在窗紙上，他似乎是很恭敬的站著。

談話的聲音也很低，喁喁噥噥，聽不見說些什麼。

過了一會兒，一個粗啞的聲音，提高了些，叱道：「弄了半天被人家纏住，還弄不清對方的來路，眞是該死！」

隨聽法聲低聲的答話，那粗啞的聲音又喝道：「混蛋！連他們姓什麼都不知道，我簡直白派你來了！」

法聲不語，那粗啞的聲音又道：「白姑娘呢！」

桑羽青心頭一震，全神聽去，可是法聲的語聲太低，一些也聽不見。

隨聽那人又道：「嗯——如果白姑娘請不到，別說你，就是我也要受處分！」

桑羽青急於知道白嬋的消息，伏在小猴兒耳旁，低聲說道：「你在這兒候著，別亂動！」

說著身形一晃，已然失去了踪跡。

小猴兒吸了一下鼻子，自語道：「聽見白姑娘，魂都沒有了，眞沒出息………」

桑羽青繞到這間小屋的後方，他提氣輕身，緩緩的走到了後窗之下。

所謂藝高人胆大，加上桑羽青急於窺聽白姑娘的下落，他毫不猶豫的靠在了窗下。

那粗啞的聲音又道：「這件事關係爲大，你知道麼？」

法聲答道：「我知道這是本門的大事，可是到底是什麼事還不知道，師父是否可以告訴我？」

桑羽青心中一驚，忖道：「原來是他師父來了。」

法聲小道士的師父答道：「別說你，除了道主之外，連我們五大長老也不太清楚，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我所以派你來，就是要給你一個表現的機會，誰知道你怎麼不爭氣，一開始就弄得一團糟！」

法聲答道：「弟子該死，還請師父指示！」

那人哼了一聲道：「照你來說這個黑衣的年青人，行徑倒是怪異得很，你受了傷，可知道是什麼暗器？」

法聲答道：「是金錢鏢，我已經拾到了！」

室內沉默了一下，隨聽那人道：「啊！這不叫『金錢鏢』，這叫『半月鏢』！」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這老道士見識倒是不少！」

隨聽老道人說道：「如此看來，那黑衣的孩子，倒是個端極正派的人物了！」

法聲說道：「依弟子看來，他可能與我們沒什麼關係，大概只……只是驚於白姑娘的美色才跟踪的。」

老道士道：「但願如此，我可不願意在這時候，再與他們正派人物生事，你記住，以後只要他們不過份，用不著與他們鬧氣！」

法聲答應一聲，老道士又用著詫異的口吻說道：「怪了！半月錢久已無人使用，這孩子怎麼

用這等暗器？」

法聲問道：「半月錢到底是那一派的暗器呢？」

老道士道：「說起來話就長了，數十年前，有一位天下奇人，武功之高不可思議，他名叫石塵子！」

桑羽青一驚，忖道：「他已經提到師父了，可別把我的身世給猜出來！」

但是轉念又想：「師父收留我並無第二人知道的……」

想到這裡，老道又道：「此人縱橫江湖數十年，從無敵手，他所使用的暗器便是半月錢，只是他已數十年不出江湖，算來也早該去世了，他生平未收徒，亦無子女，這『半月錢』不知怎麼傳了出來，想是別有門派吧！」

這時桑羽青移到窗前，把窗紙邊打了一個小洞，向內望去。

桑羽青的目光，正好望著一個白髮的老道士，他年約七旬，兩道又白又長的眉毛，壓在了眼皮上，双目開合之間，精光外露。

他的生相很是怪異，並且由他的外貌看來，有著一身絕頂的內外功夫。

桑羽青心中暗暗吃驚，忖道：「這倒是個難對付的人物！」

老道士靠在一張椅子上，側面對著桑羽青，法聲則貼在老道士的面前。

老道士手中拿著桑羽青的那枚「半月錢」，看來看去，說道：「這枚『半月錢』打造得倒是精巧異常，就留在我這裡好了！」

說著把那枚「半月錢」放在了自己的大口袋中，喝了一口熱茶，又道：「以你看，你可敵得過那個黑衣孩子？」

法聲道士遲疑了一下，說道：「大概可以拚一拚，若是勝他，恐怕要數十招之後才能辦到！」

桑羽青聞言心中，暗笑忖道：「大胆的小輩，你能在我手下過五招就不錯了！」

老道士白眉一揚，說道：「法聲，這可不是逞强的事，你要據實而答！」

法聲面上一紅，說道：「我沒有與他動過手，輕功方面似乎與我差不多。」

老道士冷笑道：「你逃他不過，並且中了他的暗器，顯然你的功夫不如他，還有什麼說的？」

法聲好似很不服氣，紅著臉說道：「我那時只是過於大意……」

才說到這裡，老道士已經喝止了他，說道：「不必再說了，現在告訴我，你這一路上來，確知沒有人跟蹤麼？」

法聲連忙答道：「師父！我一路上加倍小心，如果有人跟蹤，絕不會不知道！」

老道士嗯了一聲，似乎還有些不大放心。

法聲小道士漲紅了臉，說道：「師父！弟子就是再無能，也不至於差到這個地步，難道連這

一點，師父都信我不過麼？」

老道士聞言笑了起來，說道：「我不是看你不起，實在這次任務重要，希望你多小心就是！」

桑羽青聞言暗笑，忖道：「我已經到了窗下了！」

老道士來回走了兩趟，又道：「今天早上的事，就是你們不小心，害得兩個和尚都至死不吐，這事你準備怎麼樣？」

法聲連忙答道：「我想他們可能是眞的不知道，我準備今天天亮時，到廟裡去搜！」

老道士點了點頭，法聲又道：「我已經派宏心去了，他一路上要拋開跟踪他的人，然後到廟裡守著。」

老道士白眉一揚說道：「若是他拋不開跟踪他的人呢？」

法聲一笑說道：「弟子已經想到了，他若是拋不下他們，便叫他回船睡覺，明天一大早我與師父同去搜廟！」

老道士點了點頭，思索了一下，又道：「本來我還有我的事！可是關心你，所以抽空趕了來，只能就誤一天，明天搜廟之後，不論有無所得，都要離開此地。」

法聲道：「師父要到那裡去？」

老道說道：「這你就不用管了，明天若無所得，你們最遲中午也要離開，把白姑娘請回來就開船，一路下去還會有門下弟子聯絡的。」

法聲必恭必敬的答道：「是！弟子遵命！」

這時窗外的桑羽青心中暗暗高興，他雖然不知道白嬋的下落，但是最低限度，已知道她要回到這條船上。

室中的兩個道士，竟是不提這事，話題一轉，提到武功方面。

法聲不住的向老道士討教，老道士也悉心的指點。

桑羽青聽了一下，忖道：「由此看來，這小道士的內功心法才入門呢！」

他思索了一下，拿不定主意是否離開此地。

室中談話告一段落，小道士又道：「師父，我們可要去見見白姑娘？」

桑羽青聞言立時精神大震，悉心聽去。

老道士却搖頭道：「不必了，我現在還是先不露面的好，反正到了總舵自可會晤。」

法聲又道：「若是那黑衣小子一路糾纏白姑娘，我們是否可動手把他除了？」

道士略爲思付，說道：「不必這麼急，白姑娘不是常人，她自己會應付的。」

小道士急道：「可是我們總不能讓他跟到總舵呀！」

老道笑道：「這是自然，再下去百十里，你二師兄便會接引，如果他還跟踪的話，你二師哥自會應付！」

法聲聞言這才不語。

桑羽青怕小猴兒等得時間太長，隨意走動，於是離開了窗下。

他轉到了房後，却見小猴兒鬼鬼祟祟的伏在前窗上，正在偸窺室內情形。

桑羽青不禁又氣又急，但是又不能出聲相喚，只有慢慢的走去。

才走了幾步，便聽老道說道：「法聲，眞沒有人跟踪麼？」

桑羽青心中一驚，小猴兒也聽出話頭不對，離開了窗下，老道止喝道：「人家已到了窗下，你還作夢呢！」

這時桑羽青已飛快的拉了小猴兒，身如一陣旋風般向林中撲去！

身後傳來一聲巨響，那兩個道士已破窗追來！

第五章 三招較技 道長驚雀卵 一指打穴 頑童談列國

桑羽青及小猴兒，跟踪著法聲小道士，一直追到了山窪的小茅屋旁。

桑羽青潛到了窗下聆聽了好一陣，不料小猴兒不耐久候，也追到了窗下，爲那老道士所發覺。

桑羽青不願意這麼快便與老道士對面，所以拉著小猴兒如飛逃去。

就在他們才逃入林中之時，突聽「砰！」然一聲大震，原來老道士已經破窗而出。

法聲也跟著追了出來，叫道：「師父不用管，我去追他們！」

老道士身如利箭一般的射了出去，叱道：「你差遠了，隨我來吧！」

小道士狠狠的咬著牙，拚命的追了上去。

或許是由於桑羽青一直到了窗下，才被老道士發覺，所以老道士很是憤怒，他大袖飄飄，拚命的追去。

小猴兒一邊跑，一邊氣道：「師哥！怕什麼？難道我們抵他不過？」

桑羽青一言不發，邊走邊想，小猴兒仍是氣憤異常，又道：「這兩個道士絕非好人，我們爲什麼不把他們捉回船去好好問一問？……」

桑羽青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你少發狂了！方才我小心奕奕，才聽出點眉目，正想跟踪他

們，把事情弄個明白，却被你弄糟了！」

小猴兒顯然很是不悅，說道：「我知道，你就想找白姑娘………」

桑羽青被他說得面上一紅，叱道：「少胡說！」

老道士在後面追得很猛，並且叫道：「朋友，既然來了，何不留步談談？」

這時桑羽青腦中已轉過了好幾個念頭，他突然之間作了決定，對小猴兒說道：「好了！我們會會他們！」

小猴兒聞言大喜，說道：「對！早就應該這樣！」

桑羽青緊接著說道：「不過無論任何情形下，不可傷了對方，更不可洩了自己的身分！」

小猴兒不住的點頭道：「我知道啦！」

於是，他們就在一片空曠之處，停了下來。

須臾工夫，老道士已經追了上來，他看見桑羽青及小猴兒都在停身等待著他，似乎很感意外。

桑羽青一派鎮定，向老道士拱了拱手道：「道爺深夜相隨，莫非有所見教麼？」

這時由於夜深霧重，雖然相隔頗近，也看不清對方的相貌。

老道士只覺得桑羽青身軀偉岸，双目如星，心中不禁暗暗吃驚。

他啞笑了一聲，說道：「哈！你這話問得好，你先把名字告訴我！」

桑羽青朗聲答道：「我叫青燕！」

老道士似乎很詫異，說道：「倒是個響亮的名字！我叫玄善，可是江湖上一般都稱我馮道人，娃娃你可會聽說過？」

桑羽青聞言心中一動，忖道：「這馮道人的名字，我好似聽見過………」

桑羽青想著便道：「久仰大名，有何見教？」

馮道人氣得「哼！」的一聲，還未說話，那法聲小道士已趕了來。

馮道人回身道：「法聲，這兩位善士你認識麼？」

法聲陰陽怪氣的說道：「見過一次！」

馮道人乾笑了兩聲，說道：「唔！這麼說來不是外人了！請二位隨我回房一談如何？」

桑羽青還未說話，小猴兒已經大模大樣的說道：「這要看你們有什麼事情，你知道，我們是很忙的！………」

桑羽青瞪了他一眼，不禁又氣又笑。

法聲道士却發了怒，他用著怪異的嗓子說道：「你們剛才在門外偷看什麼？我們又不是大姑娘………」

說到這裡，馮道人已經叱道：「不許胡說！」

但是小猴兒已經被他的話激怒，冷笑一聲，走到小道士身前，上下仔細的看了他一陣，說道

：「誰說不是？我看你就有些毋裡毋氣！」

小道士大怒，罵道：「放屁！………」

小猴兒很快的接口道：「你吃！」

說著拍掌大笑起來，小道士氣得就想動手，却被馮道人一把拉開，寒著臉對桑羽青道：「我們出家人原是不與人爭，不過二位若是不說明來意，只怕出家人要有些得罪呢！」

桑羽青微微一笑道：「難道兩位道爺要開殺戒麼？」

桑羽青的話，把馮道人說得很不是味道。

但是他並沒有怎麼發作，沉聲道：「我看二位還是隨我回房一談的好！」

桑羽青道：「若是不隨你去又如何？」

馮道人被桑羽青的話所激怒，冷笑著說道：「娃娃！你還是不要太狂的好。」

桑羽青毫不退讓，緊接著道：「我兄弟霧夜漫步，實不知有何得罪，道爺是出家人，莫非一定要無事生非不成？」

馮道人怒不可遏，發出了一陣深沉而又難聽的笑聲，說道：「如此說來，我倒是非請不可了！」

法聲在旁，仗著師父在側，又自持一身武功，跨上了一步，說道：「師父，我來捉這個小的！」

說著他伸手向小猴兒胸前抓去，口中還道：「小傢伙，隨我………」

話未說完，面前人影一晃，小猴兒已失踪跡！

緊接著，一股寒風撲面而來，小道士大驚，但是他過於大意，防備不及，所以只聽「拍！」的一聲脆響，臉上早挨了一個嘴吧！

小猴兒這一掌並未用內力，但是力氣也不小，打得小道士身子一仰，退後了好幾步！

小道士大怒，怪叫連聲，迎目晃動著兩隻大袖，向小猴兒衝了過去！

小猴兒一邊笑謔道：「好小子，不怕死麼？」

秋夜寒林之中，這兩個少年奇人，在濃霧中捉對廝殺，一下手就打得非常激烈！

那老道士望了幾眼，却沒有阻止法聲，顯然他想試一試小猴兒的功力。

不料桑羽青突然冷冷說道：「道長，我們怎麼辦呢？」

桑羽青問的這句話，倒是頗出馮道人意料之外，他望了桑羽青兩眼，笑道：「怎麼？你想與我過過招？」

桑羽青很平靜的道：「頗有此意！」

馮道人怔了一下，隨即搖頭道：「不！不！我絕不能與你這個後生晚輩動手，這是我數十年的規矩………」

話未說完，桑羽青已冷笑道：「哼！你焉知我的輩份比你小？」

這句話把馮道人說得怒不可遏，他連連的搓著一双枯掌，說道：「如此說來，你是一定要逼我與你動手了？」

桑羽青最初原想避開他們，可是轉念之間，又想與馮道人動動手。

因爲馮道人自稱是五大長老之一，桑羽青想看看他的功夫，以便測出他的門派和實力。

所以他冷冷的說道：「你若是無此胆量，作罷可也！」

馮道人冷冷的笑了起來，說道：「娃娃！你不必激我，我絕不使你失望就是，嘿嘿……」

濃霧之中，馮道人如同個鬼魅一般，那一陣陣陰沉的冷笑，震人心弦！

雖然他看出了桑羽青有著一身奇技，但是他却沒有想到，這個年青人居然會如此大胆。

他回頭望了望法聲和小猴兒，見他們打得頗爲激烈。

法聲攻得很猛，掌風赫赫，身手如電，顯示出他一身卓越高起的功夫。

小猴兒則是一味的閃躲，除了身法奇快外，看不出有什麼特殊之處。

馮道人緩緩的向左走去，一邊揮動著兩隻寬大的袖子，說道：「來！我們過來再談吧！」

桑羽青微微含笑，跟在他的身後，他們一直走出了十餘丈遠。

馮道人轉身道：「我這一生，除了授徒外，就不會與後生晚輩動過手，今天因見你冷傲驕狂，想必有些驚人之技，所以破例陪你兩手。」

桑羽青一言不發，含笑望著他。

馮道人双目四下張望了，繼又說道：「我可不願意像小孩子般的蠻幹！」

桑羽青含笑接道：「道長有何高見？」

馮道人左右望了望，說道：「你看見這三株白楊樹沒有？」

桑羽青點頭道：「看見了！」

馮道人走出了幾步，說道：「這三顆樹生得恰好，彼此相間各有五丈，我們就在這三樹範圍之中過手，看你是否可接我三招？」

桑羽青微微一笑，說道：「憑你！」

馮道人又接著說道：「且慢！這三招並無限制，使用暗器亦可！」

桑羽青拱手道：「從命！」一語方出，身子猛然向前一撲，其快如電，偌大的一團黑影，向馮道人撲了過去。

馮道人料不到桑羽青這麼快就動手，不禁「喲！」了一聲，身子慌忙向後撤去。

那知桑羽青足根並未移動，他身子又向後撤，快似飄風一般，反而向後飛出了四五丈，落在一株白楊樹下。

他移動之際，挾著一聲朗笑，聲震寒林，驚起了一羣宿鳥，呱呱爭鳴！

馮道人無防之下，被他這麼一鬧，弄得心跳不已，漲紅了臉，冷笑道：「大胆的小子！居然敢戲弄我！」

桑羽青站在樹下，冷冷說道：「道長錯了，我從不戲耍人的！」

馮道人怒道：「好！你注意了！」

說著大袖一擺，身如一片飛葉，到了西面那株白楊樹下。

他們二人相距雖然不過五丈，但是由於夜深霧重，所以只能依稀的望見一點影子。

桑羽青運用目力，双目射出了寒光，注視在馮道人的身上。

可是轉瞬之間，馮道人的影子已然消失了。

桑羽青提高了警覺，算計著對方已經轉移了位置。

這時是桑羽青交換位置的機會，因爲他望不見馮道人，馮道人也未必望得見他。

桑羽青毫不遲疑，双手扶著樹幹，他偌大的身子，竟像一朵彤雲也似，極快的向上升起。

不但如此，並且連一絲聲音也未發出，就連棲居在樹頂的寒禽也覺查不出。

桑羽青爬上了一丈多高，双腿一盤，站在了樹幹上。

由於他是一身黑衣，所以絕難被人覺查出。

桑羽青棲在樹幹上，靜待發作，可是等了半天，仍然一絲動靜皆無。

桑羽青心中忖道：「這老道人倒是精怪得很！」

但是桑羽青絕不移動，就像釘在了樹上一樣。

馮道人隱去身形之後，便立在兩樹之間，全神貫注的聽了一陣，並沒有聽到絲毫聲音。

他知道他這一移動，桑羽青必然也跟著移動，但是他認爲桑羽青只不過是改換了一下方位，因爲桑羽青若是向別樹移，衣履之聲一定可以聽見的。

馮道人却沒有想到，桑羽青早已爬到了樹上。

他暗自忖道：「這個孩子非比尋常，我不可露了形跡！」

他緩緩的向桑羽青這顆木樹逼來，行動極是輕巧，使人無法發覺。

依這時的情形，如果双方距離在兩丈以內，身影便可以被對方很清楚的看見了。

所以馮道人決定在兩丈以外開始襲擊。

兩下又僵持了片刻工夫，小猴兒與法聲的撲打之聲，仍然一陣陣的傳了過來，居然還沒有分出高下來。

桑羽青耐心的等待著，突然之間，一條黑影比電還快，直撲到白楊樹下！

他双掌前舉，來到樹下之後，發覺眼前無人，不禁霍然一驚，把發出的双掌，又突然的收了回來！

這人正是奇襲的馮道人，發覺桑羽青已然不知去向，不禁大爲驚詫，忖道：「這小子輕功居然……」

才想到這裡，頭頂一陣急風，一人喝道：「道長，我在這裡……」

馮道人大吃一驚，桑羽青的右足，已經快到他腦門上，勁風貫頂，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

但是他也有著一身絕技，自不會被桑羽青這一足踢中，他大叫道：「好厲害！……」身子如同風車一般，向外閃出了五尺，還來不及回身時，耳旁風聲又起，桑羽青已然乘風而去，毫無踪影！

馮道人不禁驚怒交集，滿面漲紅，喝道：「小輩，我眞小看了你！」

桑羽青已經到了另一株樹下，說道：「第一招平手！」

馮道人聞言又是一陣羞怒，狠狠的咬著牙說道：「小輩，你進第二招吧！」

才說完這句話，突聽遠處一聲驚呼，緊接著「砰！」的一聲大響，似是有人墜地之聲。

桑羽青及馮道人各是一驚，傾耳聽去，便聽得小猴兒笑著說道：「別害怕！哈哈……我不殺你！」

馮道人聞言大吃一驚，不禁脫口道：「啊！法聲……」

桑羽青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不要緊！我們兄弟絕不無故傷人的！」

馮道人此時雖然心急，却也無可奈何，這時怒火上昇，心意已改，決心把桑羽青折於掌下。

他用著粗啞的嗓子喝道：「出來！不用什麼三招四招，我要你好好領教領教我的掌法！」

桑羽青却笑著說道：「不必了！我與你並無血海深仇，何需作殊死之拚？」

馮道人聽了桑羽青的話，不禁作聲不得，正自氣愣之際，一陣極强勁的掌風，由背後撲抵而來。

這股掌力大得出奇，帶出了一股極强勁的破空之聲！

馮道人不禁大驚失色，他萬萬想不到，這個年方二十的少年，竟有著這麼一身高超的功夫！

憑他自己的功力，談話之際，桑羽青到了背後他才知道，簡直是有些不可思議！

桑羽青的掌來得又快又猛，眼看就要貼在了馮道人的背心上，就在這電光火石的一霎那，馮道人發出了一聲尖嘯，凌厲刺耳！

隨著這聲尖嘯，馮道人的身子，突然斜著向上飛起了五六尺，桑羽青這神奇的一掌，擦著數寸，自他腰旁滑過。

桑羽青正待收掌回身，不料馮過人在這種情況上，居然還能出招還擊！

只見他身如巨鳥，猛然一個大旋，已然接近了桑羽青，双腿一展，如同一隻大剪般，向桑羽青的上半身夾到！

桑羽青無防之下，亦不禁吃了一驚，兩股極强韌的寒風，向自己湧了過來，方圓之內俱是勁風！

兩下相隔本近，馮道人奇招猛出，情形相當的危急，桑羽青已經沒有時間思索，足根用力，身子猛然向後退出，貼在了白楊樹上。

不料馮道人竟是「連環步」法，他又是一聲大喝，身子凌空追了過來，双腿合併以「流星趕月」的招式，向桑羽青的胸口踢到！

這一連環步法，眞個是又快又狠，霎那便到了桑羽青胸前。

桑羽青目光閃處，發出了一聲大喝，他肩骨之處，在樹上一頂，身子却向上迎來！

馮道人一見大喜，双足一沉，踢了上來，可是桑羽青比他還快，就在這間不容髮的一霎那，身子猛然一扭，馮道人的双足，差著三寸由他胸前滑過。

而桑羽青已然飛出數丈以外，叫道：「你三招已畢！」

馮道人落在樹前，心中懊悔，那知他才把身子站定，桑羽青又喝道：「接我第三招！打！」

只見一團白茫茫的光華，迎面打了過來，比閃電還快，發出了「嗚嗚」的風響，直奔馮道人前腦！

馮道人來不及思索，本能的把身子一扭，讓開了去，那團白光打在了樹幹上，「拍！」的一聲脆響，竟爆炸開來，四下飛射。

馮道人只覺手臉奇痛，吓得掉了魂，忖道：「罷了，我竟中了他的毒器……」

因爲江湖之中，開炸的暗器，均是最毒狠，中之無救！

馮道人閉住血脈，連話也不敢說，怔怔的站在那裡。

耳聽得桑羽青道：「彼此三招已過，倒是不分勝負！」

馮道人心胆已寒，不言不動，因爲他還弄不清中了什麼毒。

這時桑羽青緩緩的走了過來，看見馮道人這等模樣，不禁笑道：「道長不必駭怕，只不過是一枚鳥蛋而已！」

馮道人聞言好像還回了半個魂，但是他不敢輕信，怕桑羽青故意引他說話，那麼便是準死無救了。

桑羽青明白馮道人的心意，說道：「馮道長，我輩行道江湖，豈能靠毒物取勝，這只是一枚鳥蛋，道長摸摸便知。」

馮道人將信將疑，試著運了運血脈，果然毫無異狀，同時鼻端也聞得一陣蛋腥之氣，這才放了心。

可是剛才氣急之下，不禁出了一身汗，怒目望著桑羽青，一句也說不出來。

桑羽青仍然是文質彬彬，一派安閒的說道：「道長武功果然高妙，在下領教了！」

這時馮道人已經用袖子把臉上污物拭盡，他用著氣得發抖的聲音說道：「娃娃！你把道爺的火打出來了，如今不只這三招的事了！……」

說著就要動手，桑羽青向後退了一步，正色沉聲道：「道長！令徒已然落敗，若是我不過去，舍弟性子太燥，說不定有所傷害，我們原是較量武技，豈不惹出一段仇恨來？」

馮道人被這句話所動，同時半天沒聽見小道士的聲音，不知情形如何。

他咬了一下牙，狠聲道：「好！我們先看看他再說！」

說著與桑羽青一同離開了這三株白楊樹，向小猴兒與法聲動手之處走了過去。

桑羽青心中很奇怪，不知道小猴兒把法聲怎麼樣了，爲何半天沒聽見聲音？

他們來到之後，四下尋覓，却是不見二人蹤跡，馮道人不禁又急了，叫道：「好小子！他若是傷了我徒弟………」

桑羽青不答理他，轉頭叫道：「小猴兒！你在那裡？」

隨聽小猴兒的聲音，愉快的回答道：「師哥！我在這兒！」

那聲音由數十丈外傳來，弄得桑羽青很是詫異，說道：「小猴兒！你可不許胡作怪！若是傷了小道兒，我可不答應！」

小猴兒遙遙答道：「沒事！他一點事也沒有！」

桑羽青轉身笑道：「道長放心，令徒無事！」

馮道人鐵青著臉，加快了步子向小猴兒發聲之處走去。

桑羽青跟在身後，二人才走了一半，便聽見一個極低的聲音，正在喁喁不已。

二人略一細聲，却是法聲的口音，不禁頗爲詫異，加快的走了過去，只見小猴兒與小道士併肩靠在一株大樹傍，席地而坐，小道士正在低聲說個不停，小猴兒則在全神貫注的聽著。

馮道人詫道：「法聲！你在講什麼？」

法聲見馮道人來了，低下了頭，囁嚅說道：「我……我在講列國！」

桑羽青聞言又氣又笑，馮道人已然大聲罵道：「他媽的！你到跟他打出交情來了，在這裡講故事呢！」

小猴兒已跳了起來，笑道：「師哥！這小道士說書說得眞不錯！………」

馮道人沉著臉叱道：「還不起來！」

小道士低聲道：「我……我起不來，他點了我的穴道，不講故事他要就要用刑………」

桑羽青忍著笑，叱道：「小猴兒！你在搞什麼鬼？還不替他解開穴道？」

小猴兒笑道：「誰叫他不借書給我？」說著在小道士背上拍了一下。

小道士氣沖沖的爬了起來，馮道人點了點頭，狠聲道：「好！咱們改天見，走！」

說罷拉著法聲的手，如飛而去，霎那消失在濃霧之中！

這兩個道士，如同一陣風似的，霎那之間，消失在茫茫的霧夜裡。

小猴兒湊到桑羽青身邊道：「師哥！那小道士的功夫不錯呢！」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老道士的功夫也不錯，不過據今天交手的情形看來，這一派老道是不足爲患的。」

小猴兒也點頭道：「可不是！他還是他們派中五大長老之一呢！師哥，你剛才可是打敗了他？」

桑羽青搖搖頭，說道：「剛才我們交手三招，並不算是正式比劃，不過這三招也沒讓他得什麼好去！」

小猴兒高興的笑了起來，說道：「我就是說嘛！憑他們那是咱們的對手？」

桑羽青微微冷笑道：「哼！你還沒有碰見厲害的，到時候你就不會這麼狂了！」

小猴兒不語，二人一同出了這片林地，遙望那間小茅屋，灯火依舊。

小猴兒問道：「師哥，我們現在怎麼辦？」

桑羽青略爲沉吟，說道：「我倒要查明，他們要往廟中搜尋什麼！」

小猴兒很興奮的接口道：「我們可是要到廟裡去等他們？」

原來小猴兒生性好動，就怕桑羽青說回船睡覺。

桑羽青一笑道：「你先到廟裡伏著，我還要盯著他們！」

小猴兒道：「不！師哥，我跟你在一起！」

桑羽青氣道：「我又不是在這兒看戲，你跟著作什麼？」

小猴兒這才不說話，停了一下，又高興的說道：「好！那小道士列國才講了一點，讓他再接著給我說書，哈！」

說著笑了一聲就要離去，却被桑羽青一把拉住，正色道：「小猴兒！我們跟踪他們，是爲的找線索，並不是找架打，這一次絕不可被他們發現，知道了麼？」

小猴兒連連點頭，說道：「知道啦！我又不是小孩子！」

桑羽青氣笑不得，說道：「還有！如果你在廟中不見人去，三更以前就要回船，知道麼？」

小猴兒答道：「知道了！」

桑羽青這才鬆開了手，小猴兒立時一溜煙的跑開了去，霎那不見踪影。

這小猴兒別看年紀小，一身功夫倒眞是江湖少見，所以桑羽青並不爲他擔心。

他含笑自語道：「這些道士絕想不到吧？」

說完了這句話，身形一晃，已然消失在濃霧之中，如同是一隻夜鷹一般，但是夜鷹有拍翼之聲，桑羽青起落之間，却連一點聲息均無！

這時只見他身如幽靈，好像地面飛行一樣，極快的向那間小茅屋撲去，一身輕功，確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那消片刻功夫，桑羽青已經到了那間小茅屋之前。

這一次桑羽青並未撲近，而選了一塊地方坐了下來，距離那間茅屋，約有七八丈遠近。

由於馮道人追逐桑羽青時，是破窗而出，所以他們在房中的一舉一聲，桑羽青都看得很清楚。

只見馮道人在灯火之下，倒揹著手，來回的踱著步子，似在不斷的叱罵著小道士。法聲垂手靜聽，一言不發。

桑羽青見狀，心中忖道：「馮道人的火氣都發在這小道士身上了！」

這時馮道人的聲音越來越大，桑羽青雖然遠在七八丈外，但也聽得清清楚楚。

只聽馮道人粗啞的嗓子，喝叱著道：「我若不是爲了輩份關係，這兩個小輩今天就是死路一條！」

桑羽青聞言暗笑，忖道：「可惜小道士沒看見他剛才那付狼狽相！」

馮道人又接著叱道：「他媽的，你敢了不說，還給人家說故事，眞把我的臉丟完了！」

小道士喁喁說道：「他……他要用刑！」

馮道人大叫道：「用刑？用刑你就怕了？我眞是白教了你這麼多年，連祖師爺的臉都給你丟盡了！」

法聲道士只好緘口不語，桑羽青好笑不已，馮道人一直罵了好半天，什麼粗話都罵了出來。

這時天已二鼓，馮道人大概還有事情要作，所以才停止了喝罵，說道：「好了！咱們辦事去吧！」

法聲小道士答應了一聲，二人出得房來，法聲問道：「師父，我們現在可是到廟裡去？」

馮道人搖頭道：「不！我們先到白姑娘那裡去一下！」

桑羽青聞言驚喜交集，忖道：「啊！到底被我找出來了！」

這時法聲却說道：「師父！他們……他們還會不會守在這裡？」

桑羽青忖道：「這個小道士倒是精得很……」

念頭還未轉完，馮道人已經罵道：「還守在這裡作什麼？聽你講故事呀？」

法聲小道士氣得一言不發，馮老道左右看了看，喝道：「別發呆了，帶路！」

小道士萬般委曲的答應一聲，向左側如飛而去，馮老道緊緊的跟在身後。

由於這一帶地勢甚是曲折，所以桑羽青不敢遲緩，怕失去了他們的行踪，双手輕輕一按坐著的那塊大石，身子已然騰空而起。

他距離十丈左右，緊緊的輟著他們，馮道人果然沒有料到，桑羽青居然還跟踪著，所以他的行動毫不隱瞞。

桑羽青見地勢越來越低，似是一個山窪，心中很是奇怪，忖道：「這個姑娘到底是什麼人物，居然找到這等地方隱藏起來。」

又走了約有百十丈，叢林之中，傳來了一點昏黃的灯光閃閃爍爍，好似鬼魅的眼睛一般。

桑羽青忖道：「想不到這裡居然有這麼多小茅屋，眞是怪事？」

這時馮道人及法聲已經放慢了速度，只聽得法聲的聲音說道：「白姑娘就住在這兒！看樣子她還沒睡呢！」

馮道人嗯了一聲，說道：「你先去招呼一聲，深更半夜的，總有些不便！」

法聲答應了一聲，還未說話時，白嬋嬌脆的聲音，已經傳了出來道：「是法聲兄來了麼？」

馮道人低聲道：「這姑娘好尖的耳朵！」

法聲連忙答應道：「是的！小道與師父來看妳。」

白嬋的聲音又傳了來，說道：「這麼晚了，有什麼要緊的事麼？」

她的聲音傳入了桑羽青的耳中，不禁一陣陣的心動，只覺她聲音悅耳已極，恨不得立時能夠見到她。

這時馮道人乾咳了一聲，說道：「姑娘若是不嫌打擾，貧道有些事想請教……」

白姑娘很快的接口道：「好的，我就出來！」

她說話的意思，分明是不要這兩個道士進房，馮道人及法聲便在門外等著。

桑羽青隱在五六丈外的一株樹後，想聽聽這個姑娘與這些道士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大會的工夫，房門推開了，白姑娘仍是一身白衣，走了出來。

灯光之下，桑羽青透著濃霧，由側面看去，只覺她美如天仙，眞個是不可形容。

可惜白姑娘很快的就把門關上了，立時一片黑暗，除了她窈窕的身影外，已無法細細打量了。

白姑娘輕盈的身子，很快的走到了兩個道人之前，這老少兩個道人一齊稽首爲禮。

馮道人施著禮說道：「貧道玄善，深夜打擾姑娘安寢，實在罪過！」

白嬋含笑還禮，說道：「久仰馮道長的大名，不知有何見教？」

馮道人略爲猶豫，說道：「貧道只想問姑娘一個人，不知姑娘可知道他的底細？」

白嬋很詫異的說道：「道長說出來看看！」

馮道人道：「就是泊舟江邊的那兩個孩子，不知姑娘可認識他們麼？」

白嬋啊了一聲道：「啊！我在棲霞山時，曾與他們相晤，但也只是初識，那年青人叫青燕，別的則不知道了！」

馮道人皺著眉道：「他也與我這麼說的，可是我想人生天地之間，那有沒有姓氏的道理？他隱埋姓氏，不知是何道理。」

白嬋笑道：「江湖之中，這類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多的是，道長又何必見怪？」

白嬋的話，說得馮道人一陣面紅，說道：「貧道見他一味跟踪，不知姑娘可知道他的來歷麼？」

白嬋笑著搖頭道：「我與他毫不相識，就算他有何心機，也斷斷不會告訴我呀！」

馮道人又碰了個軟釘子，弄得很是掃興，怔了一下，又道：「或許他是爲姑娘而來……」

語未說完，白嬋已道：「在我來說，這類事情已不足爲怪，以待曾有過很多人跟踪糾纏，但是到後來都知難而退了，關於這一點，道長不必過慮。」

馮道人連砰了好幾個釘子，氣得說不出話來，双目睜睜的望著白嬋，忖道：「這個姑娘怎麼不知道好歹？」

桑羽青在旁聽著，心中暗笑，忖道：「這個姑娘也眞是難說話！」

馮道人已經說不出話來了，白嬋突然問道：「道長！難道那青燕有什麼特殊的舉動不成？」

馮道人乾咳了一聲，說道：「咳！……只是剛才他跟踪我們，被我發現了，我當他是姑娘的朋友，所以並未與他爲難，放他走了！」

桑羽青聞言暗忖：「這個老道眞不要臉……」

這時白嬋已經說道：「哦？是他這麽說的麽？」

馮老道面上一紅，好在黑夜之中，無人看出，很快的接著說道：「他倒沒有這麽說，只是貧道謹愼，怕傷了姑娘的朋友！」

白嬋含笑說道：「多謝道長，我與他只是數面之交，以後道長遇見他自管放手去作，與我是不相干的！」

桑羽青在一旁聽見她這麽說，心中很不是滋味，但是事實也是如此，自己與她太陌生了。

這時馮老道沒有什麽話好說，便道：「姑娘請回房休息吧！」

白嬋笑道：「多謝道長美意，明日何時啓程？」

馮老道道：「明日午時，請姑娘上船！」

白嬋稱謝道：「有勞道長，我知道了！」

說罷轉身入房而去，神態之間，顯得很是冷漠。

馮老道在房下發了一下怔，對小道士道：「走吧！」

二人緩緩走了出來，向回折去。

桑羽青很想與白嬋晤面，可是此時此境多有不便，同時他還要跟踪那兩個道士，只得離開了這裡。

這時馮道人及法聲小道士走得比以前慢得多了，桑羽青遙遙跟在後面，聽他們邊走邊談。只聽馮道人用著氣憤的口吻道：「媽的！這個女娃子眞不知好歹，我看她早晚吃那小子的虧！」

小道士道：「那是她的事，我們何必管！」

馮道人哼了一聲，不再說話，少時又道：「時間不早了，我們快到廟裡去，若是天亮了，那兩個小子睡醒沒事，說不定又來惹麻煩！」

說著身形加快了許多，小道士追著道：「師父！他們若是再來，你就不必客氣了，把他們解決豈不省事？」

聽了小道士的話，馮老道悶了半天才說道：「當然！下一次我就不留情了！」

桑羽青聞言直覺好笑，忖道：「下一次遇見，我才不留情呢！」

馮老道說過那句話後，或許是心中有愧，一路沉默下來，加速前進，快得驚人。

法聲拚命的追著，顯得有些吃力，但是由此看來，他的輕功，內力也有著這深的造詣。

桑羽青心中忖道：「小猴兒雖然一身功夫很不錯，怎麽會這麽快就點了法聲的穴道？」

他心中很是詫異，因爲據他的觀察，小猴兒最少要數十招後才能勝過法聲。

不一刻的工夫，已經到了小廟的山脚下，馮道人把身法放慢了些，說道：「但願這一趟不要空跑！」

法聲接口道：「這大一塊廟，到那裡找去？」

馮道人叱道：「這廟還叫大？」

二人邊說邊行，桑羽青很希望由他們口中，獲知他們要找些什麼，可是他們好似有所忌諱，絕口不提要找些什麼。

那座小廟，在淒月濃霧之中，死氣沉沉，顯得一片悽凉。

馮道人及法聲双双越牆而過，桑羽青正要跟踪，小猴兒突然在牆角出現。

桑羽青迎了過去，低聲道：「有什麼動靜沒有？」

小猴兒搖頭道：「啥也沒有！除了風就是霧！」

桑羽青又問道：「那個啞吧還在不在？若是碰見他們又是死路一條！」

小猴兒答道：「啞吧已經走了，這座廟空空的，連個老鼠也找不著。」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很好！我們進去吧！」

當下二人各自一晃，已然輕飄飄的落在牆頭上，隱在門簷之下。

只見馮道人及法聲正在搜尋老和尚的房間，馮道人手中拿著火摺子，紅黃色的火苗搖晃不已。

小道士滿屋翻尋，過了一陣，馮道人道：「法聲，那盞油灯還能用麼？」

決聲點頭道：「可以用！」

只見馮道人湊了過來，把油灯點上，昏黃的灯光，在寒風吹侵下搖晃不定，但是比起剛才却光亮多了。

桑羽青本想取個更進一點的位置，可是這時灯光一亮，很容易被對方察悉，所以便停了下來。

馮道人及法聲小道士，在室中尋找了半天，除了地沒挖起來以外，其他任何東西都找遍了。

法聲道：「師父，你找到了沒有？」

馮道人搖頭道：「沒有！媽的！這老禿驢不知藏到那裡去了！」

他們在室中又逗留了一陣，馮道人說道：「我們到隔室去看看！」

他們又轉入了隔室，在室中也燃上了灯。

桑羽青回頭對小猴兒輕聲道：「隨我來！」

他双手輕輕一按門簷，身子如同一片羽毛一般，飄落在院中，落地無聲。

小猴兒也輕如雪花般落了下來，桑羽青向小猴兒作了個手勢，很快的向前移動著。

原來在老和尚禪房之旁，有著大石堆成的井口，約有半人多高，桑羽青及小猴兒很快的隱在後面。

這裡距馮道人和法聲不過二丈多遠，二人的言談及一舉一動，都清晰的可聞可見。

桑羽青舉起了左掌，二指輕輕一彈，那老和尚房中的香灯，立時熄滅了！

馮道人及法聲還在隔壁房中，毫無所覺，這邊油灯一熄，桑羽青及小猴兒在黑霧之中，便極難被對方發覺了。

馮道人的聲音又傳了出來道：「沒有！看樣子這間房裡也沒有？」

法聲接口道：「我看可能根本就不在這廟裡。」

馮道人接口道：「不管在不在，我們總要找他一個遍！」說著二人走出房來，突然發覺老和尚房中油灯已熄，不禁都是一怔。

法聲道：「咦！這灯我沒有熄呀！」

馮老道四下望了望，不見動靜，便道：「這大的風，還有吹不熄的道理？」

法聲想了想，也沒有什麼可疑之後，便不再提。

馮道人又道：「走！我們到大殿去！」說著匆匆的走入了正殿，不一刻的工夫，大殿內已被他們燃上了七八隻大蠟燭，顯得非常明亮。

桑羽青心中很是憤怒，低聲罵道：「他媽的！這兩個作賊的如此大胆！………」

他伸出了右掌，和方才一樣，二指空彈，剛才那間房中的油灯也熄滅了。

他們緊緊的輟著這兩個道士，一直把這間廟搜遍了，仍是毫無所得。

兩個道士都顯得很失望，站在天井中，馮道人說道：「看來是不在這廟裡了！」

法聲問道：「師父，現在我們怎麼辦？」

馮道人道：「少時你回去休息一下，今夜發生的事，不必告訴宏心，等白姑娘上船之後，立時開船，前途自有人接應！」

法聲答應了一聲，又問道：「若是那兩個小子再找事呢？」

馮道人沉吟了一下，說道：「嗯……如果他們再來尋事，在接應未到之前，絕對要忍，你知道憑你絕不是他們對手的！」

法聲聞言不語，馮道人再三囑咐道：「總之，在接應未到之前，絕不可輕舉妄動，如果有事，別說你，就是連我也擔不起！」

小道士這才答應一聲，馮道人又道：「天快五更了，你可以回去了！」

小猴兒正在靜聽，突覺桑羽青拉了自己一下，回過了頭，桑羽青低頭道：「我們也回去吧！」

於是，在小道士還未動身時，桑羽青及小猴兒，已經飛快的撤出了這座破落冷寂的小廟。

天邊有著些濛濛的昏白之色，天地之間，只當得「冷寂」兩個字，這兩個少年奇人，如流星殞石一般，在寒林奔馳著，不一刻的工夫，就回到了小船上。

二人回到了艙中，天色尚未五鼓，桑羽青道：「你好好睡覺，明天以後，就有勁敵出現了。」

小猴兒脫衣上坑，說道：「我才不怕什麼勁敵不勁敵！」說著鑽進了被窩，桑羽青見他年青不懂事，也無奈他何。

這小猴兒還是躺上就著，桑羽青除去了外衣，盤膝坐在坑上，調息起來。

良久——天色已亮，舟子們起來燒水，桑羽青已經調息一個「週天」，只覺血脈暢通，混身舒適，疲勞睏乏一掃而盡。

桑羽青穿好了衣服，見小猴兒沉睡未起，便推艙出來，一個舟子正在燒水，冷得縮著脖子，唏哩唏哩的吸著氣，見了桑羽青道：「小爺早！」

桑羽青含笑應了一聲，放目望去，只見寒烟濛濛，江面上一片混濁，看不出多遠去，他笑著道：「小哥！快下雪了吧！」

舟子道：「可不是！我看向前再走個三四天就見雪了！」

桑羽青點點頭，忖道：「又是一個多天！我還沒有訪著仇人的下落……」想到這裡，不禁一陣黯然。

十餘年悲慘的往事，清晰地出現在他的眼簾，滿門的慘禍，深深地印在他的腦海中，桑羽青俊目含笑，但是他強自忍著，這十餘年來，他沒有流一滴淚，滿腹的悲苦，化成了一股絕大的力量，深藏他的心底。

他双手緊緊的握在一處，目光射在寒涼的江面上，口中喃喃的自語道：「快了，我就要找到

仇人了……爹娘在天之靈，請多多保佑……」

寒風呼嘯，天地渾沌，這一霎那，變成了一個悲慘世界，對於桑羽青來說，他一直是在這個世界中長大的，所以在他的生命中，除了「復仇」外，再沒有更重的事了。

但是，就在最近兩天，一個奇妙的女孩子，打入了他的心田，兩天來白嬋的影子，一直盤旋在他的腦中，揮之不去，連桑羽青自己也有驚喜交集的感覺。

他痴想著，突然一曲美妙的簫音，由遠山寒林中傳了過來。

這曲簫音來得好突然，桑羽青如同由夢中驚醒一般，詫然道：「啊？是誰在吹簫？」

那燒水的舟子，也詫異得很，說道：「咦——這大清早，那個在吹簫？」

桑羽青搖頭不語，靜聽著那隨風而來，斷淡不絕的簫音。

簫聲由很遠的地方傳來，婉轉嗚咽，很是悽涼。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莫非是白姑娘吹的簫？」

他分辨了一陣，斷定那簫聲來自白姑娘所居的小茅屋，心中不禁更爲詫異。

他忖道：「簫聲如此悽涼，難道白姑娘也是傷心人麼？」

那絲竹之聲，不斷的傳入了桑羽青的耳朵，嗚嗚咽咽，顯得非常的悲哀，可是悲悽之中，偶有高音，顯示出吹簫之人，有一種被壓抑的悲憤之情。

桑羽青靜聽了良久，心中有一種悲喜交集的情緒，忖道：「啊！如此看來，這個姑娘與我是

同路人呢！」

這時簫聲已吹完了一個短曲，停了下來，大地一片寧靜，使人有一種悵然有失的感覺。

桑羽青發怔似的站在船頭，不言不動，那燒水的舟子，也忘了行動，坐在船板上，這一陣突來的簫音，好似把他們帶入了幻境。

短暫的相隔之後，那簫音又隱隱傳出，這一次比上次顯得快疾得多。

曲調之間，充滿了悲憤和對人世的不平，如同一個備受欺凌的人，大聲的吶喊，抗議著他一切不幸的遭遇！

但是在曲調之間，沒有失望，沒有幻想，只是憤怒和反抗！

桑羽青的心田似乎要爆炸開來，他双手緊握著拳，心中的悲憤之情，不可遏止，幾乎要大叫起來。

那吹簫的人，似乎也無法抑止自己的情緒，才吹了一會，嘎然而止！

桑羽青眼望遠山寒林，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悲涼意味，但是又有著幾分驚奇和喜悅，因爲他發現了一個與他同樣命運的人。

簫音停止之後，便未再吹奏，桑羽青心中忖道：「若是白嬋的話，她的命運恐怕與我也差不多呢！」

想到這裡，白嬋娟秀的影子，又浮上了他的腦際。

昨夜燈下，霧中，美人如玉……這一切都深深的打動了桑羽青的心。

良久，良久，桑羽青一直想著白嬋，突然之間，一個聲音說道：「小爺！水燒好了，可要洗臉？」

桑羽青驀的驚覺過來，面上一陣發紅，忖道：「這是怎麼了？一個女人怎麼會令我如此發痴？眞是太沒有出息了！」

他暗自警惕著，洗漱已畢，天光也不過是初亮，他推開了艙門，見小猴兒睡得很是香甜，便不叫他。

桑羽青隨便吃了些東西，把「青光劍」繫好，對舟子說道：「少時我兄弟醒了，你說我上岸逛逛，不久就回來，叫他可別亂跑！」

舟子滿口答應著，桑羽青下了船，沿著水邊向左走去。

不知覺間，白嬋的影子，又飄入了他的腦際。

他忖道：「這個姑娘武功超羣，品貌蓋世，偏偏身世又是如此不幸，眞是造化弄人了！」

他一路想著，不覺走出了二三十丈遠，抬頭之下，双目所見，不禁大吃一驚！

原來前夜失踪的那隻小船，又靠泊在原來的地方了！

桑羽青好不驚訝，忖道：「葉劍瀛又回來了？……」

想到葉劍瀛，桑羽青心中不禁一緊，那個年青人，是他所遇到的唯一的一個勁敵！

雖然桑羽青與他只不過匆匆一面，並未正式交手，但是他的氣度，眼神，談吐……無一不是上乘，並且有一股危險的力量，隱伏在他的體內。

桑羽青望著那隻船，發了一陣怔，忖道：「我乾脆去看看他……」

才想到這裡，身後有輕微的腳步之聲，耳旁已聽得一個爽朗的聲音說道：「朋友！可是找我麼？」

桑羽青很快的轉過了身，只見正是葉劍瀛。

他一身藍衫，含笑而立，清秀英俊的面貌上，看不出一絲惡意。

桑羽青含笑說道：「原來是葉兄，這一日來，到何處去遊玩了？」

葉劍瀛笑道：「出門不吉！前日身體不適，一直睡在船中，今天方才好些，出來逛逛，不料就遇見了仁兄，小弟眞個高興得很！」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難道他睜眼說謊不成？」

想著便道：「昨夜我有事，想請教葉兄，誰知遍訪不著，不知葉兄寶舟往何方去了？」

葉劍瀛睜大了眼睛，顯得非常詫異的說道：「怎麼？小弟一直在船中養病，仁兄尋不著我麼？」

桑羽青道：「你是說你從未離開此地？」

葉劍瀛連連的點頭道：「是的！我的船動也沒動，你怎麼會找我不著呢？」

桑羽青聞言，心中很是不悅，但是他臉上絕不露出，微微一笑，說道：「啊！既然如此，想必是夜霧太重，沒有找著你的船吧！」

葉劍瀛點頭道：「或許是的，這兩天的霧太重了！」

桑羽青哼了一聲，忖道：「這種當面裝糊塗的人，我還是第一次遇見！」

停了一下，葉劍瀛又道：「你找我有什麼事呢？」

桑羽青道：「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

桑羽青神態冷漠，所以葉劍瀛便不再提此事。

二人沿著江邊緩步，葉劍瀛笑道：「方才那曲簫音，眞個悲切感人，可是你吹的？」

桑羽青搖頭道：「小弟一向笨拙，那裡有此絕技？吹簫者另有其人吧！」

葉劍瀛稱奇道：「怪了！這荒江野地，什麼人有這等神技？」

桑羽青搖頭不語，二人停在了葉劍瀛的小船前。

葉劍瀛笑道：「可要上船來坐坐？」

桑羽青心中一動，點頭道：「好吧！」

於是與葉劍瀛一同上了船，葉劍瀛對船頭的舟子喚道：「馬三！泡盃香茶來！」

桑羽青笑道：「不必費心了，我少時就要走。」

葉劍瀛已經推開了艙門，說道：「請！」

艙中燃著一盞小小的白油燈，發出了銀輝，這盞油燈是特製的，因爲一般行船小舟，那裡備有這等昂貴的油燈？

艙中佈置得井井有條，一塵不染，坑上也鋪著雪白的被單，牀頭放著一本半開的線裝書。書案之上，文房四寶都得整齊的擺列著，可以看得出，葉劍瀛是一個極度潔身自愛的人。

桑羽青心中暗暗驚訝，抬頭望時，艙壁上掛著一口古劍，用藍色的絲套套著，但是由露出的劍柄看來，必然不是凡物。

由於桑羽青自己用劍，所以很感興趣，笑著對葉劍瀛說道：「葉兄也是使劍的麼？」

葉劍瀛笑道：「我只是胡亂要著玩的，倒叫仁兄見笑了！」

桑羽青道：「單由這把劍看來，便是數百年以前古物，葉兄若非有驚人之技，豈能擁有此名劍？」

葉劍瀛臉上有一層得意之色，笑著說道：「你果然好眼力！這把劍倒確實一把名劍！是八百多年前的遺物，可要看看？」

桑羽青生平最愛寶劍，聞言正合心意笑道：「如果使得，小弟倒想瞻仰瞻仰！」

葉劍瀛笑道：「你是個中好手，還要請你給些褒貶呢！」

說著由牆壁上把那把古劍取了下來遞給了桑羽青。

桑羽青連忙用双手接過，覺得分量很輕，便知不是凡品，說道：「鐵械至輕，兄台這口寶劍入手幾無分量，不待觀看就知不是凡品了！」

聽桑羽青這麼一說，葉劍瀛顯得很是高興，說道：「你果然是個行家！」

這時桑羽青已然由綢套中抽了這把寶劍，只見劍長三尺，劍鞘是用革皮製成，其上藍鱗點點，耀目生輝，極是名貴。

桑羽青讚嘆一聲道：「藍鱗寶鞘金石不入，至寶也！」

葉劍瀛含笑在旁觀看，心中很是驕傲，不覺向桑羽青背後那把劍望去，但是桑羽青那把寶劍，除了青絲綢套以外，連劍柄也用青絲包紮，所以由外形看，却看不出什麼出奇之處。

這時桑羽青右手輕輕握住劍柄，向外一抽，只聽「嗆——」的一聲龍吟，悅耳動聽，一柄藍森森的寶劍，已經呈現在眼前。

這柄劍通體晶芒，劍身較寬，寒光刺目，映得二人眉髮都有些發藍。

桑羽青用中指在劍身上輕輕彈了一下，只聽「嗆——」的一聲脆響，良久不絕！

桑羽青心中忖道：「這柄劍雖然只是八百年前遺物，可是很多千年至寶也比它不上呢！」

可是這晶芒之中，稍有駁光，若非眼光特佳的行家絕難看出。

桑羽青又忖：「這口劍可惜鑄劍人功力稍差，不然眞是一口毫無疵議的寶物了！」

葉劍瀛問道：「你看這把劍如何？」

桑羽青笑道：「體若虎掌，聲如龍吟，乃是『寶劍』的極品，只可惜光澤略駁，是爲美中不

足，但已算得是江湖武林中的珍奇異寶了！」

葉劍瀛聞言很是驚異，說道：「你果然是慧目法眼，江湖少見，我葉劍瀛能與你相識，眞是三生有幸了！」

桑羽青忙道：「小弟孤陋寡聞，胡亂說來，還望不要見怪！」

說著把寶劍收好，交還了葉劍瀛。

葉劍瀛掛好了寶劍，轉身道：「你用的劍必然也不是凡品，是否可容我過目一下？」

桑羽青面色微變，但是很快的恢復了正常，笑著說道：「不是小弟敝帚自珍，寶是方才見過兄台的珍品後，小弟這口凡鐵，實在難以出鞘呢！」

葉劍瀛笑道：「你太客氣了，必是什麼千古奇兵吧……」

說著出手如電，快若閃電般向桑羽青肩頭劍柄抓去！

桑羽青面色一變，他的反應更快，双手輕輕一扶書案，身子如同一陣風似的，已經飄開了去！

葉劍瀛雖然出手極快，却仍然抓了個空，他俊面通紅，不悅道：「怎麼？難道你這把劍見不得人麼？」

桑羽青自知理虧，但是「青光劍」關係著他的血海深仇，他從不敢輕易示人，怕的是萬一有人看出來歷，自己尋仇的消息就走漏了。

葉劍瀛俊面通紅，双目揚輝，注視著桑羽青。

桑羽青面上一紅說道：「小弟一向好强，方才看了兄台的奇兵，自己這口自認珍貴的凡劍，實在抽不出來，請葉兄切莫見怪！」

葉劍瀛很爽朗的笑了起來，說道：「你太多心了，君子不强人所難，我葉劍瀛豈能這麼不講理？請快入座吧！」

這時舟子送進了兩盃香茶，桑羽青重新落坐，葉劍瀛已道：「請用茶吧！這是我自帶的茶葉。」

桑羽青稱謝飲了一口，果然芳香可口，心中暗暗稱奇，忖道：「這葉劍瀛不但武功高强，看來還是公子哥兒一流呢！」

葉劍瀛突然說道：「方才聽你品評我這口劍，是個十足的行家，不知你可猜得出這口劍的名字？」

桑羽青隨石壟子學藝之時，曾經聽他把古今各種奇兵異寶都談過。

方才觀看這口寶劍時，便覺得似曾聽過，經葉劍瀛這麼一問，便道：「容我想想看……」

由於葉劍瀛這口劍是「寶劍」，這種名劍在江湖中很是有限，桑羽青便思索起來。

突然之間，他想到了一柄名劍，不禁「啊！」了一聲。

葉劍瀛很驚訝，問道：「你猜到了麼？」

桑羽青微笑道：「如果我猜得不錯的話！這口劍應該是『藍松』劍吧？」

桑羽青此言出口，葉劍瀛不禁大吃一驚，一双俊目怔怔的望著他！

他想不到，桑羽青竟能一口說出了這口劍名。

桑羽青見狀問道：「不知猜得可對？」

葉劍瀛這才說道：「仁兄果然見多識廣，如今識得這口劍的人，江湖中恐怕還不足五人！」

桑羽青一笑道：「我也不過是胡亂猜中，仁兄過獎了！」

葉劍瀛面上驚訝之色未退，又問道：「難得你如此淵博，我一生所好，就是寶劍，據你所知，現在江湖上，還有那些名劍？」

桑羽青略為沉吟，說道：「傳說中的『龍泉』，『莫干』，『紫郢』，『青索』！……這類萬古奇物，從來無人見過不談，據我所知，大半有『金極』，『玄龜』，『綠眞』，『玉彩』，再加上你這口「藍松」了！」

葉劍瀛連連點頭，說道：「不錯！不錯！可是你還漏掉了一口名劍！」

桑羽青心中一動，故道：「據我所知就是這些，葉兄所說還有一口名劍，却不知是那一口了！」

葉劍瀛笑道：「這一口劍比你剛才所說那四口，以及我這口『藍松』還要好得多！」

桑羽青心中已經猜著了些，故道：「啊？有這等好劍，我怎會不知道呢？」

葉劍瀛道：「這口劍叫著『青光劍』！」

雖然桑羽青早已想到，但仍然不禁一震，暗忖：「啊！他居然也知道我這口劍，難道………」

葉劍瀛接道：「據說這口劍乃是西周之物！光華青淡，芒尾盈尺，脫手飛舞，自有靈性！」

桑羽青心中生疑，打斷了他的話道：「這口劍如此之好，不知落在誰手中？」

葉劍瀛道：「聽說落入一個姓桑的人手裡！」

桑羽青極力鎭定著自己的情緒，緊問道：「桑什麼？」

葉劍瀛道：「桑雲從！」

桑羽青只覺一陣神搖，說道：「他……他在那裡？」

說完之後，桑羽青發覺自己問得太緊，語氣急促，立時假裝咳嗽了兩聲。

葉劍瀛嘆了一口氣道：「唉——或許是寶物多不詳，十餘年前，聽說他滿門遭禍，臨去之際，那口劍竟然脫空飛去，眞個是神物通靈了！」

桑羽青驚於他竟知道這麼多，又問道：「殺害桑雲從的都是那些人？」

這時葉劍瀛似乎發覺桑羽青追問不已，他搖了搖頭，說道：「這就不知道了，總之，不知何時，這口劍才再會出世呢！」

桑羽青强忍著悲憤，作出平靜之狀，心中却忖道：「這口劍已經出世了！」

他們又談了些寶劍和其他兵器之事，桑羽青道：「打擾過久，我要回去了！」

葉劍瀛也不挽留，笑道：「好在前途再見，請隨時過船聊聊！」

桑羽青心中有數，說道：「好！再見！」

說罷之後，才下船來，很快的往回走去，心中充滿了疑惑不寧。

他忖道：「葉劍瀛怎麼會對這件事知道得清清楚楚？莫非他與這件事也有關？」

但是轉念一想，又不可能，忖道：「依他的年齡看來，那時他至多不過七八歲，絕不可能參與，可是他怎麼會知道這件往事呢？……莫非是他的父兄？……」

想到這裡，桑羽青似乎又多了一條尋仇的線索，因爲當初慘害他滿門的確實人數，他到現在還是不知道呢！

桑羽青回過了頭，望了葉劍瀛的小船一眼，咬緊了牙，自語道：「若是你與此事有關，就有機會瞻仰我這口『青光劍』了！」

說完了這句話，他很快的回到了船上。

小猴兒剛吃過飯，說道：「師哥，我正要去找你呢！」

桑羽青道：「你起來多久了？」

小猴兒答道：「快一個時辰了！」

桑羽青指了一下前面的小船道：「那裡有什麼動靜？」

小猴兒道：「別的沒什麼！只有那小道士——」

說到這裡却不說了，桑羽青問道：「小道士怎麼樣？」

小猴兒這才接道：「只有小道士在船頭拉了一泡大便，別的什麼事也沒發生！」

桑羽青聞言，氣得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搖頭不語。

小猴兒吸了一下鼻子，說道：「師哥，你到那裡去了？」

桑羽青用手向後面指了一下道：「你看！」

小猴兒一看之下，氣道：「咦！他怎麼又回來了？他媽的！他要是再追我們，看我不把他的船燒了…………」才說到這裡，趕緊住口不語，原來桑羽青凌厲的目光瞪在他的臉上。

桑羽青哼了一聲道：「你也不小了，算起來也有十七歲了，怎麼還是這麼孩子氣？」

小猴兒道：「誰叫他跟踪我們？」

桑羽青氣道：「你管得了？告訴你，葉劍瀛不是個平常人物，你可別自找苦吃！」

小猴兒嘴上不言，心中却忖道：「哼！那我早晚要會會他！」

桑羽青進艙之後，坐在窗下，把窗戶放下一半，遙望著前面的白姍那隻小船。

他一面想著葉劍瀛方才講的話，却很難猜透他的身份和來意。

正思忖間，見宏心道士匆匆的下了船，向寒林之中跑去。

不一會的工夫，清聲小道士也出了艙，向桑羽青這邊張望了一下，然後又一頭鑽進了艙中。

桑羽青忖道：「看樣子他們可能快啓帆了！」

想著便叫了舟子道：「準備著，前面的船一動，要立刻跟著走！」

舟子連聲答應而去，桑羽青突然覺得眼前一亮，宏心道士已將白嬋引了來。

她一身白衣，迎風而來，更顯得婀娜多姿，引人入勝！

第六章 順風張帆 寒江千重浪 臨波試掌 慈悲一片心

白嬋的每一次出現，桑羽青便會覺得眼前一亮，雖然他極力想忘記她，但是却作不到。

江風冷冷，吹動著白嬋雪白的衫裙，和她滿頭的烏髮，只見她蓮步輕盈，體態婀娜，一路行來，眞個是引人入勝。

桑羽青雖然一向豪氣萬千，可是面對著如此神奇的人兒，也不禁興起了汎思。

白嬋已經很快的由跳板走上了船，她站在船頭上，回身向桑羽青這條船張望了一下，與宏心道士談論著。

由於兩人相距太遠，所以聽不見他們說什麼，但是毫無疑問的，他們必然在談論著桑羽青。

桑羽青心中忖道：「這個姑娘爲什麼與這些道士在一起，眞是叫人想不透啊！」

白嬋在船頭談了一陣，轉身入艙而去，宏心道士也很快的跟了進去。

這時小猴兒突然跑進來，叫道：「師哥，這姑娘已經回船了！」

桑羽青點頭道：「我知道了！」

小猴兒這才知道，原來桑羽青已經看了半天，笑著道：「哇！原來你在這裡看了她半天，都不叫我一聲！」

桑羽青被他說得俊面微紅，叱道：「別胡說，叫他們準備，前面那隻船快啓程了吧！」

小猴兒道：「我早就吩囑了，只要前面的船一動，我們立時跟上！」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很好！出來這一年多，你也學會辦事了。」

小猴兒不服氣的說道：「這點事算個屁？你等著看，我出力的時候還沒到呢！」

小猴兒的話，說得桑羽青笑了起來，說道：「好吧！我就等著瞧吧！你剛才在船尾，可注意到葉劍瀛的船有什麼動靜？」

小猴兒道：「那小子不知懷什麼心眼，一看見白姑娘上船，他立時叫人掛船，也要準備開船呢！」

桑羽青點了點頭，劍眉微鎖，心中猜度著葉劍瀛的來意。

小猴兒倒在坑上，枕著自己的胳膊，說道：「師哥，後面那個姓葉的，到底是幹什麼的？」

桑羽青搖頭道：「現在還不知道！我想再有幾天的工夫，就可以看出來了。」

小猴兒道：「依我看，這小子八成也是爲的白姑娘！」

桑羽青心中一動，未曾答話，這時船身突然移動了！二人向窗口望去，原來白嬋的那隻船，已然趁風而去。

桑羽青由窗口向後望去，葉劍瀛的那隻船，果然也揚帆而來，緊追在後。

這三條小船，各相隔三十餘丈，在江面上向前滑進，由於掌船的人技術差不多，所以彼此之間，始終保持著這個距離。

一個時辰過去，江面上的水霧已經退盡，雖然寒風依舊，但是景物清晰。

整個的天空灰濛濛的，不見一絲雲，可是江風頗大，他們的船正好順江而下，航行的速度很快，在江面上劃出了一長條波動的水紋。

桑羽青及小猴兒在艙中無聊，便搬了兩把椅子，坐在了船頭。

恰好有一個舟子，双手抱著膝，坐在船板上無聊，桑羽青心中想到一件事，便含笑道：「小哥，我給他打聽件事可行？」

舟子笑道：「客人請講吧！」

桑羽青道：「你可知道這靠江一帶，有個道觀叫『白雲觀』的麼？」

舟子凝目想了一下，說道：「嗯——這幾百里以內，我不曾聽說過有這麼個道士觀！」

桑羽青思忖一下，又道：「那麼附近有什麼別的觀院沒有？」

舟子笑道：「大概再兩天水程，有個道觀叫『莫難觀』，倒是不小，另外這一路有不少廟庵，不過都是很小的，沒有什麼好玩！」

桑羽青稱謝暗暗記在心中，忖道：「恐怕那『莫難觀』就有名堂吧！」

想到這裡，轉身望時，葉劍瀛也坐在船頭，望見了桑羽青，遙遙的招了一下手。

桑羽青假作沒有看見，把目光移開，心中忖道：「在最近幾天內，我一定要把他的來意查明，不然讓他跟在後面，總有些提心吊胆的！」

小猴兒懶洋洋的靠在了椅子上，與划船的舟子，東南西北的扯著閒話，桑羽青則坐在那裡沉思，無論何時何地，他似乎總有想不完的問題。

這時候，一切都顯得平靜無事，但是平靜之中，却有一種暗伏的危機，桑羽青似乎意識到，不久又將有兇殺的事情發生了。

……………………

夜，又很快的降臨了，這三艘夜船都燃上了燈，由於白嬋那隻船一直沒有停，所以桑羽青及葉劍瀛的船也只有跟著航行。

桑羽青及小猴兒早已用過了晚飯，在船艙中下著圍棋，只聽得點點叮咚之聲。

他們二人落子都非常的快速，似乎根本不曾思索，但是由盤上佈子看來，正在爭取中腹重地，殺得非常激烈。

二人已在聚精會神下棋之際，突聽一聲極尖銳的口哨之聲，隨風傳了過來。

由於夜深人靜，荒江無人，所以這一聲口哨之聲，顯得特別刺耳。

桑羽青及小猴兒同時抬起了頭，對了一下目光，桑羽青道：「把棋收起來！」

小猴兒料著有事要發生，不禁精神大振，匆匆的收起了棋盤。

桑羽青把牀頭的劍繫在背後——每當他離開船艙時，便帶上這口劍……說道：「我們到外面看看去。」

說罷推門而出，與小猴兒二人很快的繞到了船頭。

前面的那隻小船，燈光一閃，由後艙中鑽出了一個人，向著岸邊叫了幾句。

由於夜風極大，相隔又遠，所以聽不清他說些什麼，但是可以聽得出是法聲小道士的聲音。

峯邊有人答應著，天色已暗，水霧又起，所以桑羽青用盡目力也看不見。

緊接著一陣打水之聲，似乎有人由岸邊划著小船而來，靜夜之中，聽得非常清晰。

這水霧又漸漸濃厚，雖然寒風猛烈，仍然吹之不散。

前面那隻船的風燈，時隱時現，觀之不清，所以很難推斷出兩船之間的距離，也看不出那隻船是否停了下來。

那陣打水之聲，非常清晰的傳了過來，劈劈拍拍，不一會的工夫就停止了。

濃霧之中，傳來一陣陣低沉的談話之聲，聽得不甚眞切，緊接著又是一陣划水之聲。

桑羽青對小猴兒道：「看樣子是送了什麼人上船去了。」

小猴兒點頭道：「一定是接應他們的人到了！」

二人正說著話，突聽前面船上，傳來一個響亮的聲音，喝道：「喂！你們想幹什麼？撞船呀？」

原來前面的船早已停了，但是水霧太濃，桑羽青等根本就看不清，小船仍然向前滑行，如果不是前面的人大叫，來到近前都不知道。

桑羽青這條船上的舟子，趕緊下帆收槳，小船划出了好幾丈才停了下來。

這時兩條船之間，相隔不過只有五六丈遠了。

桑羽青這條船上的舟子，趕緊跑到船頭，連連的說道：「對不起，對不起！霧太大了！」

桑羽青見兩船相隔如此之近，不願意這麼快就與他們正面衝突，便對舟子道：「等他們走了我們再走！」

說罷轉身對小猴兒道：「走！我們進艙去！」

小猴兒叫道：「爲什麼？」

話未說完，便被桑羽青拉著袖子，拖進了艙中。

小猴兒奇怪的問道：「師哥，爲什麼要躲開他們？」

桑羽青道：「若是見了面，難免又是衝突，我不願意這麼快就跟他們打遍了！」

二人正在談著話，突聽白嬋船上一個響亮的嗓子又喝道：「怎麼還不讓？你們眞想找死呀？」

小猴兒不禁由牀上跳了起來道：「他媽的！他們罵人！」

桑羽青一把拉住了小猴兒道：「由他們罵去！你不准多事！」

這時聽得舟子道：「現在風太大不能啓帆，啓了帆就要撞上了，勞駕請你們先走，對不起！對不起！……」

話還未說完，那人又劈口罵道：「放你媽的屁！你既然知道會撞上，你瞎了眼死往前面開船？」

小猴兒怒道：「師哥，你聽！他罵起來沒完了！」

桑羽青却道：「本來是我們不對，再說這是他們舟子之間的事，與我們沒有關係，我們何必出面？」

那人說完之後，又罵了一大堆髒話。

便聽舟子叫道：「咦——道爺，我又沒撞上你，你怎麼開口就罵人？這條江又不是你的，你還能管著我怎麼行船呀？」

小猴兒聞言道：「是個道人！不是他們划船的！」

桑羽青劍眉微鎖，說道：「此人的聲音沒有聽過，想是剛剛上船來的。」

才說到這裡，那道人又大罵道：「混蛋王八旦，你還敢回嘴？道爺火起來不把你餵王八才怪！」

舟子也被他罵火了，回罵道：「放你的屁，你才餵王八呢……喲！……」

才說到這裡，一聲大叫道：「好！狗老道，你敢打人！……」

小猴兒立時又跳了起來，叫道：「他媽的！他敢動手！……」

桑羽青按住了他道：「跟我來！不准你亂說話！」

說著推開了艙門，匆匆的來到了船頭。

這時船頭已經吵成了一片，原來那舟子頭上中了一塊木頭，打得頭破血流，仍在跳脚大罵。另外一個舟子也在大罵。

「好狗道士，你敢把船靠過來？」

對面船上的道士狂笑道：「不知死活的東西，我要靠過去你還有命？」

桑羽青尋聲望去，只是對面船頭，昏燈之下，站著一個年青的道士。

他年約二十七八歲，生得甚是碩壯，昂立在船頭，一付威武之狀。

桑羽青轉身對小猴兒道：「你看看他的傷！」

這邊舟子見桑羽青等出來，便停止了吵鬧，用手摸著頭道：「不要緊！少爺，這算得什麼！」

小猴兒道：「我給你上點藥就不流血了！」

奇怪的是，這邊如此吵鬧，面對面船上，除了幾個舟子外，白嬋及宏心，法聲都不會出來觀望。

那道人見桑羽青等出來了，笑道：「這才是打了孩子，準有大人出來！」

不料小猴兒一面與舟子包著傷，一面回頭大罵道：「放你媽的個屁！待會跟你王八旦算賬！」

桑羽青已然回頭喝止了他，轉向對面的道人道：「黑夜行船，難免有個差錯，道兄出手傷人，不嫌太過分了麼？」

那年青道士被小猴兒罵得滿頭火，正要回嘴，却被桑羽青這幾句話給堵住了。

他怔了一下，說道：「你大概就是那個叫青燕的吧？」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不錯！道兄怎麼稱呼？」

那道人答道：「我叫法行！」

這時小猴兒已經爲舟子包好了傷，匆匆跑到了船頭，双手插著腰，張口就要罵。

桑羽青已經很快的攔住道：「小猴兒，不准罵人！」

小猴兒嘴張得大大的，被桑羽青一攔，只得把嘴合了起來，要罵的話嚥了下去，覺得好不難受，只好「呸！」的一聲，向江水中吐了一口口水。

桑羽青已經向法行說道：「由於夜深霧重，舟子難免有疏忽之處，好在並未驚擾道兄，此事就此了結了吧！」

法行道士冷笑一聲道：「哼！說得倒容易，你們黑夜行船，到底是安的什麼心意？」

桑羽青不禁頗爲生氣，小猴兒早已忍不住了，破口大罵道：「放你娘的清秋大屁！你他媽又不是龍王爺，管這麼多事？」

法行氣得臉上變了色，才一張口，小猴兒又接著罵道：「王八旦！你敢回罵，看我不刮了你

！」

法行道士氣得哇哇大叫，跳起來道：「好小子，我倒要會會你！」

一言甫畢，他双臂一振，便要向桑羽青這條小船飛來！

但是他身子才起來三尺之時，桑羽青突然一聲斷喝道：「算了吧！省省力氣！」

只見桑羽青右掌微揚，法行的身子，正要向這邊飛來，好似有一股莫大的阻力，擋在了他的面前！

只見他的身子，突然向後一仰，双足已然落了地，一連退了兩步才把身子站穩！

這一來不禁把法行吓得說不出話來，兩人相隔五六丈遠，桑羽青只是這空手一招，竟把他偌大的身子逼退！

桑羽青揮掌之後，喝道：「道人！你若是再不講理，可是自取其辱了！」

法行道士那肯甘休，只聽他連連冷笑著，說道：「哼哼！………好小子，這麼一來，我更不肯甘休了！」

這時小猴兒大叫道：「師哥！別攔他！叫他過來！」

桑羽青一掌之後，便感到這個道士功夫有限，似乎比法聲還不如，心中很是詫異，忖道：「怎麼派來接應他的人，會反倒不如他？」

這時聽小猴兒一說，桑羽青心中忖道：「反正事已經惹出來了，這個道人也確實可惡，讓他吃點苦也好！」

想到這裡，便不阻攔他，小猴兒双手扶著船舷，叫道：「狗老道，你過來還是我過去？」

那法行道人好燥的性子，他跳起來道：「道爺這就來取你的狗命！」

這一次他小心多了，一連用了兩個假動作，第三次才騰空而起，向桑羽青這條小船落來。

桑羽青見狀，心中好笑不已，暗想：「我如果真想攔你，這幾個假動作又有何用？」

思忖之際，法行道士已然凌空飛來，看他身法和架式。倒也不是等閒之輩。

法行道士落在桑羽青及小猴兒之間，他不理會小猴兒，却衝著桑羽青說道：「我可不願意跟他小孩子見識，你要………」

才說到這裡，小猴兒早已大怒，只見他身子一轉，已經到了法行的面前，罵道：「別臭美了！」

小猴兒聽著，伸手就是一掌，向法行道士迎面打來，出手快疾，掌風凌厲！

法行吓了一大跳，拚命向後一閃，才把小猴兒的掌風讓開。

他雖然讓開了這一掌，但是小猴兒的掌風，由他的面頰掃過，也使得他的面頰，感到一陣生疼。

法行道士好不驚駭，他獰笑道：「好小子，你既然撒野，我便教訓你！」

他一語甫畢，双掌疾如閃電一般，以極快的速度，向小猴兒的前胸擊到！

桑羽青見他們打了起來，便閃向一旁。

法行憤怒之下，這双掌之力，可是非同小可，只聽得掌風赫赫，甚是驚人。

小猴兒却怪叫道：「來得好！」

隨著這聲大叫，小猴兒身子猛然一扭，全身側了過來，讓得雖險，却是恰到好處。

就在法行道士双掌，由小猴兒胸前滑過的一霎那，他突然一聲斷喝：「看你往那裡逃？」

原來他是一招兩式，就在這極短暫的一霎那，他双掌突分，化擊爲抓，五指大張，如同鷹爪一般，向小猴兒的心窩抓去！

他換招極快，小猴兒不禁吃了一驚，百忙之中，背向後面一躬，整個胸腹突服吸了進去，右掌飛快的沉了下來，二指如電，向法行的右手腕上便敲！

小猴兒這一招，變化得眞個是神速驚人，出乎法行意料之外。

在這種情況下，法行不得不撤招了，只見他双掌向後猛一撤，身子也退出了三尺。

小猴兒摸了一下頭，吐著舌頭道：「哇！他媽的！你這個道士還想吃人心麼？」

法行道士氣得臉上變了色，喝道：「小子少逞口舌之利！」

他二次撲了過來，右掌突出，二指合併，以極快的速度，向小猴兒的「眉心穴」點來！

他們二人立時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打鬥！

夜深霧重，濛濛的燈光下，只見兩條閃耀不定的人影，時高時低，時分時合！

法行攻得非常猛，掌大力沉，赫赫有風，震得船頭的那盞昏燈，不住的搖晃。

小猴兒則是一身巧功，只見他人如鬼影，才前又後，倏左忽右，圍住法行的身子團團打轉。

他大部份都是在躲閃，但是抽不冷子也偶然出幾下重手，弄得法行道士心驚胆戰！

他心中暗忖：「想不到這個小孩子都有這身功夫，法聲的話果然不錯！………」

正想著，突覺腦後生風，小猴兒的二指，以極快的速度，向他耳根點到。

雖然相隔尚遠，但是風力驚人，法行已覺耳鼓震動，心中好不吃驚。

他來不及思索，本能的把頭一低，但是耳旁聽得一陣風響，猛覺頭頂一涼，心中大吃一驚：

耳朵已聽得小猴兒哈哈大笑道：「讓你涼快涼快吧！」

說著把手一揚，一件黑忽的東西，落入了江心。

法行用手一摸，這才知道自已頭上的帽子，已經被小猴兒丟入了江中！

這時法行不禁驚怒到了極點，他狂叫道：「小雜種，我與你拚了！」

他大叫著，双掌拚命向小猴兒心腹要害擊來，如同瘋狂了一般。

小猴兒一聲斷喝：「你少撒野！」

只見他身子一側，緊跟著一個旋轉，已然到了法行道士身後，右足一抬，便向法行的屁股踢了過去！

法行急怒之下，用力太猛，整個的身子向前衝去，這時身後小猴兒的右足又到，在這種情況

下，他已經沒有閃躲的餘地，只有借著衝力，拚命向前跑！

雖然他僥倖躲過了小猴兒這一足，但是由於用力過猛，差一點衝下江去，一直到船邊上，才拚命用兩手扶著船舷，把身子停了下來。

這一來可真把法行吓得面無人色，轉過了身，怔怔的望著小猴兒。

小猴兒笑吟吟的說道：「怎麼？你真的想餵王八麼？」

船上兩個舟子，見法行這等狼狽，都不禁鼓掌笑了起來。

桑羽青則是靜靜觀戰，一言不發，他全力注意著法行道士的每一招式，但是却始終看不出他功夫的派別來。

法行道士獰笑道：「好！好！你今天惹對了人了！」

說著蓄勢又要撲過來，小猴兒却厲聲道：「道人！你要是再不知死活，我可不留情了！」

法行已然氣昏了頭，聞言道：「誰要你留情？…………」

法行語甫畢，身如猛虎一般撲了過來，小猴兒不禁動了真怒，他竟然直挺挺的站在那裡等候！

桑羽青一見情形不對，忙道：「小猴兒！手下留情…………」

一語未畢，便聽法行道人一聲大叫，原來小猴兒双手已經扣住了他的「肩井穴」！

小猴兒正要施重手法，聽到桑羽青一說，便把發出的勁力放鬆了一些，法行這才喘過一口氣來。

小猴兒喝道：「餵王八去吧！」

桑羽青欲待攔阻已自不及，只見法行惹大一個身子，如同斷線風箏一般，被拋出了兩三丈遠，「砰！」的一聲落入了江心。

那兩個舟子見狀好不驚駭，又是高興又是駭怕。

所幸小猴兒並未點他穴道，所以法行還能在水中撲打著，口中哇哇怪叫。

這時對面船上，艙門推開，一連走出了好幾個人來！

桑羽青注目望去，只見艙中一連出來三個道士，除了法聲及宏心外，另外還有一個中年道士。

這中年道士生得枯瘦矮小，形狀猥瑣，看來非常怪異，可是双目開合之間，精光畢露。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看來這個道士才是高手呢？」

那中年道士左右看了看，對宏心說道：「把他撈上來！」

宏心道士很恭敬的答道：「弟子遵命！」

桑羽青見狀，忖道：「原來他高上一輩！」

這時法行道士還在哇哇怪叫，宏心操了一根撐船用的長嵩，伸入江中，費了半天事，才把法行搭上了船。

他混身水濕，凍得不住的發顫，大概也喝了好幾口水，所以只見他張嘴，却說不出話來。

那中年道士皺著眉頭道：「還不滾進去！」

法行「唔」了一聲，在宏心的攙扶下，進入了艙中。

這時法聲對那中年道士道：「大師哥，就是這兩個人！」

桑羽青聞言忖道：「如此看來，宏心比法聲還晚了一輩呢！」

中年道士向桑羽青等望了望，走近了兩步，單手打著問訊道：「無量佛！貧道法仁有請！」

桑羽青走到了船頭，拱手還禮微笑道：「不敢！道長有何指示？」

法仁挺直了身子，停了一下才道：「敢問二位，方才是那一位照顧舍師弟下水的？」

小猴兒把胸一挺，吸了一下鼻子道：「老道，是我！我姓侯，外號叫小猴爺！」

法仁聞言不禁皺眉，借著船頭的灯光，細細打量著小猴兒。

他一直看了半天又不說話，小猴兒笑道：「怎麼樣？有些威武吧？」

聽小猴兒如此說，桑羽青不禁氣笑不得，叱道：「小猴兒！不許多說，由我與這位道長答話！」

小猴兒道：「寃有頭，債有主，好漢作事好漢當………」

他欲待還要說下去，桑羽青面色一沉道：「怎麼？你可是不聽話？」

聽桑羽青這麼一說，小猴兒可不敢再逞强了，只得退向一旁。

桑羽青這才說道：「道長！法行道兄落水，固然是舍師弟的不對，可是法行道兄出言不遜在先，動手傷人於後，自恃技高，過船騷擾，這到底是誰的不對呢？」

桑羽青的話，說得法仁道士啞口無言，遲疑著道：「這………這個………」

一旁的法聲却道：「師哥，你問他們爲什麼一路跟著我們？」

法仁正在無話可說，聞言立時道：「方才舍師弟的話，二位必然也聽見了，還請二位見示！」

桑羽青冷笑道：「道長這麼說可就差了，山川河流原是無主之物，我兄弟二人遊山玩水，難道也犯了你們三清教的忌諱不成麼？」

小猴兒在旁擊掌道：「對！問得好！………」

法仁不禁變了個大紅臉，他原不擅口舌，這時更是結結巴巴，說不上一個字來。

法聲見狀連忙又道：「他們放帆緊追，方才若不是三師哥叫，他們不是撞上了麼？問他們是否居心？」

法仁聞言道：「對！你們是何居心？」

桑羽青見狀心中好笑，忖道：「這等道士也眞是少見啊！」

桑羽青想著便道：「夜深霧重，行船那能百無差錯？再說這條江道就這麼寬，你們突然停船，却不通知後面的船隻，其過在誰？」

法仁道人立時又傻了，急道：「這………這………」

他臉漲得通紅，支吾了半天，最後火道：「管他媽的過在誰，你縱容小輩凌辱我三清弟子，難道幾句話就拉倒不成？」

桑羽青聞言頗為生氣，忖道：「怎麼這些道人都是些下三濫的江湖混子？」

桑羽青想著沉聲道：「那麼道長要怎麼樣？」

法仁道士哼了一聲道：「很簡單！要闖禍之人，過得船來賠禮認罪………」

話未說完，小猴兒已破口大罵道：「賠你媽個屁！你是什麼東西？」

法仁瘦小的身子，猛然的晃了一下，用手指著小猴兒，可是他天生拙舌，一個字也罵不出來。

桑羽青回頭對小猴兒道：「你不要再開口罵人了，這個道人我自會教訓他！」

小猴兒也看出了這個道人功力非凡，極欲與他一鬬，可是有桑羽青攔著，也無可奈何。

這時法聲湊在了法仁耳旁，低語了幾句，法仁立時昂著頭，大聲道：「好！既然你們這麼不知死活，本道爺倒要見識見識你們有什麼驚人的功夫！」

桑羽青長袖一甩，冷笑道：「任憑尊便！」

說罷之後，走到了船舷邊，双目如電，注視著法仁道士，靜待下文。

法仁道人冷笑一聲道：「哼！叫你們知道，三清教中沒有好惹之人！」

一語甫畢，身如巨鳥一般，凌空飛渡而來。

他速度極快，姿態優美，濃濃江霧之中，如同一個鬼魅一般，御風而來！

船頭上兩個舟子，吓得紛紛閃開，法仁已然撲到了桑羽青身前。

他双掌一分，欲待進招，桑羽青已冷笑一聲，喝道：「去吧！」

認聲未竭，只聽「忽魯！」一聲大響，桑羽青一隻長袖已然甩了出去。

法仁身在空中，正想以極厲害的招式，把桑羽青逼退搶地而落，桑羽青長袖甩出，勁力如牆，直向他逼了過來！

法仁不禁大吃一驚，他百忙之中，双掌猛然向左空推，身子就借著這一擊之力，向右盪出了三尺！

桑羽青本可趕過去，逼他落江，但是他並沒有這麼作，所以法仁才搭上了船邊，翻落下來。

縱然如此，法仁也吃驚不小，他一双精光四射的小眼睛，上下望了桑羽青好幾眼說道：「唔！果然你有一套，你且把門派報出來！」

桑羽青淡淡一笑，說道：「那有這麼多廢話？你到我船上欲待何為？」

法仁道士道：「要你還我個公道！」

小猴兒在一旁越看越氣，喝道：「他媽的！過來了還不動手？」

法仁大怒，双掌一錯，便向小猴兒撲了過去，口中喝道：「媽的！先斃了你小子再說！」

小猴兒挺身便要迎上，但是桑羽青比他更快，身形一晃，已然攔在了法仁的身前，單掌一揮，喝道：「道人！什麼事找我！」

桑羽青雖然輕輕一掌，但是法仁却感到一陣山岳般的重力壓了過來，他不得不撤掌閃開。

這時他才感覺到，這個年青人的功夫可眞是不可思議，心中有些忌諱，說道：「看你出手，可是『華山派』的？」

桑羽青心中暗笑，叱道：「少拉關係！若是認輸就回去！」

法仁道人不禁漲紅了臉，喝道：「小輩！我當眞怕了你不成？」

一語甫畢，身如旋風一般，向桑羽青撲了過來，他双掌乍分，分別向桑羽青的面門及胸前按到！

他一出手，果然比法行、法聲都高明得多，只見他身靈力猛，招式凌厲，很有些高手的味道。

桑羽青容他双掌快到，身子略爲晃動，欲待還招，但是法仁這一招乃是虛招。

只見他倏地收回了双掌，乍合又分，兩隻鳥爪般的枯掌，如雷霆萬鈞之聲，向桑羽青的脅下抓來。

他這一招換得既巧妙又迅速，頗爲些出人意料。

但是桑羽青是何等人物，豈會中了他的道兒？

他那邊才一撤招，桑羽青便知道了他的心意，右掌猛然下沉，五指彈出，以「金蘭指」的功夫發出了五股銳不可當的勁力，分別向法仁的双腕射去！

法仁正暗喜自已招式變得神妙，突覺双腕奇痛，不禁大吃一驚，顧不得思索，足跟用力，身子又退出了三尺以外。

他驚駭的望著桑羽青，似乎想不透這個青年人，怎麼會有著這麼高深的功夫？

桑羽青則是很失望，搖了搖頭，說道：「道人！你實在差得遠，我看你還是回船吧！」

法仁羞憤交集，叱道：「小輩休狂！我定要分個高下！」

說罷之後再次進身。

桑羽青手下放鬆了些，法仁才得近身，二人戰在了一處。

法仁雖有著一身高超的內外功夫，但是與桑羽青比較起來，顯然差了許多。

桑羽青只是輕鬆的應付著，可是法仁却盡了全力，這種情形本人不覺得，外人則看得非常清楚。

小猴兒見狀，忖道：「怎麼遇見的都是些膿包？下山之後，就沒有打過一次過癮的架！」

那邊船上的小道士則開始擔心了，想不到大師兄在人家手下顯得這麼無能。

這時他們已經交手了十招以上，動手的速度可謂快極，小猴兒在旁叫道：「師哥，這等膿包，還不快把他打發了？」

桑羽青却是不言，他心中却在詫異著，忖道：「白姑娘眞好耐性，她居然不聞不問………
」

這兩船之間，發生了糾紛，到現在爲止，白嬋始終沒有露過面。

法仁道士久戰無功，不禁有些着急了，他找了個空擋，「刷！」的一聲，抽出了一柄鋼劍，喝道：「小子亮劍！」

他口中如此喝著，但却不給對方緩手的功夫，鋼劍一擺，「刷！」的一聲，向桑羽青頂門砍了下來！

桑羽青一笑道：「你也用劍？」

他身形微晃，併二指「巧點灯」，右手食、中指，以極快的速度，向法仁道士的右腕「脈腕穴」點了過來。

法仁一驚，長劍飛快的帶回，身子猛然一轉，口中喝道：「再看我第二劍！」

鋼劍在寒風之中，發出了一陣輕嘯，寒光閃閃，反著向桑羽青的後腰砍來。

桑羽青見他劍上功夫不弱，不禁招式加緊了些，向前搶出半步，右掌以「小天星」的內家掌力，向法仁道士的肩頭便按！

法仁一劍落空，桑羽青凌厲的掌力又逼到身前，他只得再次撤退，心中不禁充滿了憤怒。

他大喝道：「我倒要看你有多大能耐！」

他大叫著，身形一緊，右臂連揮，只聽得「刷！刷！刷！」三聲破空之聲，一連串三劍砍了過來。

這三劍雖然來得猛急，但是桑羽青仍然很輕鬆的躲了過去。

法仁不禁打出了火來，只見他運劍如龍，把桑羽青團團圍住。

那邊船上的法聲，見狀面上露出了笑容，因爲他發現桑羽青已陷於劣勢。

這道士的劍上功夫果然非凡，一口劍生龍活虎一般，進退都神速已極。

有了這把劍，法仁好似長了很多胆子，只見他執劍如飛，每一招式都狠毒已極，全朝致命處下手。

一霎那的工夫，已然是十餘招過去，桑羽青突然喝道：「道人！你若再不知進退，我可不留情了！」

法仁道人見桑羽青落入敗勢，心中好不高興，反把劍勢一緊，笑道：「跪地求饒，道爺放你一條生路！」

桑羽青一聲冷笑道：「你是在作夢了！」

一語甫畢，分開了法仁的劍勢，二指如電，向法仁道士的「天突穴」點去！

桑羽青招式突緊，法仁不禁又是一驚，他慌忙向後面退出，一順鋼劍，向桑羽青的手腕砍了下來，口中冷笑道：「困獸之鬪………」

語還未曾說完，突然一聲呼，緊接著桑羽青發出了一聲長笑，二人倏的分開。

法仁滿面驚惶，寶劍已然脫手，用左手扶著右肩，好似受了輕傷。

他那口明光閃閃的鋼劍，却握在桑羽青手中。

桑羽青微微一笑，把鋼劍丟在船板上，說道：「道人，我不折辱你，快些回去吧！」

法仁驚怒交集，一張枯瘦的臉臊得通紅，把鋼劍拾起入鞘，口中一連串的說著「好！好……

……」

桑羽青又道：「長江水道，人人可走，以後切莫再無理取鬧了！」

這時小猴兒也接上說道：「今天我們兄弟給你們一些小小的教訓，下次再遇見你，可就沒這麼容易了！」

法仁含羞帶愧，點了點頭道：「好！今天的事，我法仁永不忘記，有道是青山長在，綠水長流……………」

才說到這裡，小猴兒已罵道：「流你的頭！還不快滾？」

法仁道士氣得直翻白眼，却也無可奈何，他飛越到自己船上，立時與法聲一同入艙而去。

這邊兩個舟子，早把桑羽青及小猴兒圍在一起，奉如神明一般。

桑羽青道：「等他們開船之後，我們還是跟著！」

兩個舟子連聲的答應著，桑羽青扶著船舷，向後面張望了一下。

只見葉劍瀛那隻船停在二十丈外，對於這邊發生的事，好似無所知曉。

小猴兒道：「師哥，我們乾脆回去，把那小子也揍一頓！」

桑羽青瞪了他一眼，問道：「爲什麼？」

小猴兒臉上一紅，說道：「這……他爲什麼跟著我們？」

桑羽青淡淡一笑，說道：「長江水道，人人可行，難道你忘了麼？」

小猴兒紅著臉答不上話，桑羽青又道：「回艙吧！」

二人入艙之後，小猴兒往坑上一躺，顯得很無聊的說道：「唉！想不到這些道人如此膿包，眞是差勁，還不如我們練功夫有意思呢！」

桑羽青正色道：「小猴兒！我就怕你有輕敵之心，這些道人的功夫，在江湖中也算得上是高手了，像方才法仁道士與我動手，短短時間，竟能連攻數十招，普通人辦得到麼？」

小猴兒一怔，說不上話來，桑羽青又接著說道：「與我們動手的這些人，只不過是『白雲觀』中的第三代弟子，他們的師尊和掌門人均未出面，又焉知是些什麼人物？」

小猴兒道：「馮道人你不是見過了麼？」

桑羽青點頭道：「不錯！馮道人並無什麼特別的驚人之技，不過越厲害的人物越晚出面，這個道理你都不知道麼？」

小猴兒只好不說話，桑羽青笑了笑，說道：「你不要怪我太小心，因爲此行我們的任務太重

要，本來以你這身功夫，很可以在江湖中眩耀一番，原用不著我怎麼小心，不過我只是希望你不可輕敵，輕敵之人早晚總要吃虧，希望你能記住！」

小猴兒點頭道：「我知道啦！」

他心中却想道：「他比師父還厲害，二十歲出頭，就這麼老氣！」

桑羽青也看出了小猴兒的心意，不禁輕聲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不能怪你，如果你有著這身血海深仇，你也就不會……」

說到這裡，一陣黯然，停了下來。

小猴兒翻起了身，忙道：「師哥！都是我不好，惹你傷心！」

桑羽青苦笑著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沒有你的事，我並未傷心……」

小猴兒還要說話，桑羽青搖手道：「不必多說，你休息吧！」

小猴兒只好躺了下來，桑羽青獨坐窗前，把灯光撥小，寒涼的夜風吹著他，使他有一種莫明的空虛，無法開脫愁懷。

小猴兒望著他的側影，見他劍眉微鎖，俊目之中，有一種令人看不透的憂慮，可是眉睫之間，又有一種不可一世的豪氣。

但是他臉上又有著幾分稚氣，充滿了青春的活氣，而把一切的憂悒和痛苦，都藏在了双目之中，若隱若現。

小猴兒搖了搖頭，忖道：「眞是看他不透，怪人！怪人……」

這時聽得一陣水聲，想是前面那隻船已然啓程了。

桑羽青心中一動，正想出艙囑咐舟子，却覺得船身也搖動起來，已經隨風前進了。

這時恰好舟子由窗前走過，桑羽青便道：「小哥，莫跟太近，省得惹麻煩！」

舟子笑道：「小爺不用操心，我們隔著好幾十丈呢！」

桑羽青笑道：「很好！今天晚上兄弟們辛苦了，明天靠了岸，我給兄弟們打酒！」

那舟子連連的笑道：「小爺千萬不要照顧我們，像這種夜工我們時常做，算不了什麼！」

這時江風甚猛，所以小船的速度很大，在水面上很快的滑行著。

桑羽青由窗中探出了頭，向後望去，只見葉劍瀛那隻小船，也是吹飽了帆，在二十丈外，緊緊的跟隨著。

桑羽青對於這個年青人，也實在想不透，心中總是一個疑困。

這葉劍瀛的跟踪，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他愛慕美色，追踪白嬋，再就是另有目的，而追踪桑羽青了。

桑羽青張望了一下，忖道：「明後日我一定要試探他一下！」

船行甚速，一陣陣的冷風，由窗戶吹了進來，小猴兒在坑上打了一個寒顫，說道：「師哥，把窗戶關上吧，怪冷的！」

桑羽青微微一笑，說道：「恐怕你睡不成覺了！」

對於這一方面，小猴兒倒是敏感得很，他一骨碌爬了起來，睜著一双大眼兒道：「怎麼？可是又來了毛老道了？」

桑羽青向窗外指了一下，說道：「你自己來看吧！」

話才說完，小猴兒已經撲了過來，由窗口中望去！

只見漆漆黑夜之中，很遠的江面上，有幾盞昏黃的灯光，搖搖晃晃，迎面駛來。

小猴兒興奮的叫道：「哇！這一次來得不少呢！」

才說道這裡，突覺船身一震，感覺到船立時慢了下來。

緊接著一個舟子推門進來道：「小爺！前面那條船又停了，我們可要停船？」

桑羽青由窗口向外望了望，見兩下相隔約有二十丈左右，當下點頭道：「好吧！我們也停！」

舟子答應而出，時立把帆收了下來，反槳打住。

桑羽青對小猴兒道：「我們到外面看看去！」

小猴兒就等著桑羽青這句話，聞言早已出了艙門，桑羽青也連忙跟在身後。

二人又到了船頭之上，只聽水面上一陣陣的口哨之聲，很是刺耳。

小猴兒皺著眉頭道：「媽的！這些老道準都是賊！」

桑羽青站在船舷之上，一手拉著蓬索，遙遙的張望，只見遠處有一隻大船，正向白嬋那條船駛來，另外有兩條小舟，分左右而來，分別掛著兩盞紅色的風灯，在江面上疾馳如飛。

那兩盞紅灯在重霧之中搖搖晃晃，煞是好看。

桑羽青微微一笑道：「這才來的該是些厲害人物了！」

小猴兒笑了起來道：「好啊！越厲害越好！」

桑羽青見他這等模樣，實在氣笑不得，說道：「好吧！少時若是動手，我便交給你辦！」

小猴兒聞言大喜，說道：「好！這可是你說的！」

那兩條小船划得很快，不一刻的工夫，就接近了白嬋那條船，可是他們談了幾句話，那兩條小船又很快的划了回去。

那條迎面而來的大船，早已下了帆，豎著一根高高的桅桿，兩條小船靠近之後，一條人影飛越而上，進入艙中。

不一會的工夫，又是好幾條人影，分別的上了那兩條小船，却向桑羽青這條船划了過來。

桑羽青由船舷之上落了下來，笑道：「大概是正主子來了。」

小猴兒則早已擦拳磨掌，興奮得不知怎麼才好，口中一直嘟嚷道：「媽的！這一次來的可別是膿包！」

正說之際，兩條小船已經划近了，相隔約有五六丈遠，打槳停了下來。

隨聽一人叫道：「船上那位答話？」

桑羽青提高了聲音答道：「有何見教？」

那兩隻小船，濃霧之中，搖搖晃晃，兩盞紅燈之下，可以隱隱看出，每隻船頭都掛著一面小白旗。

那兩面小旗不住的晃動，所以桑羽青也看不清上面是些什麼玩意兒，看來派頭倒是不小。

桑羽青問過之後，船頭有一黑衣人大聲的說道：「白雲觀五大長老中玄黃，玄清兩位道爺在此，船上的知道了麼？」

桑羽青聞言心中一動，注意看去，果然兩隻小船上，各坐著一個白鬚老道，二人均是一樣裝扮，各人背後挿著一把拂塵，看來倒是有些威武。

桑羽青正在打量著他們，不料小猴兒已經叫道：「知道了！怎麼樣？」

小猴兒的問話，倒把小船上的黑衣人問得一怔，不知如何回答。

在他發怔的當兒，一個高瘦的老道站了起來，單手打著問訊道：「貧道玄黃，船上那位答話？」

桑羽青望了小猴兒一眼，低聲道：「不准胡亂說話！」

說著便道：「道長有何見示？」

玄黃道長隔著老遠，把桑羽青打量了好一陣，才拖著沙啞的嗓子說道：「就是你們這兩個小輩，把我門下弟子盡情折辱的麼？」

桑羽青微微一笑說道：「貴派弟子出手相逼，原是較技，何言折辱？」

玄黃道士聞言冷笑了一聲，說道：「哼！孩子！我看你年紀青青，雖然有些武功，恐怕還不知道厲害，貧道也不過分爲難你，只要你當面致歉，並把師門人物報出，我便放你過去，這筆賬我自會找你師門人物去算！」

桑羽青搖了搖頭，淡淡一笑，說道：「在下行走江湖，從不倚仗師門字號，道長有什麼事儘管找在下就是！」

玄黃聞言發出了一聲長笑，甚是難聽，他笑過之後，提高了聲音道：「娃娃！你確實不知道厲害麼？」

桑羽青尚未說話，另外那隻小船上的玄清道長突然說道：「小兄弟，我看你品貌非凡，犯不著爲了一口氣丟掉性命，還是把師門人物報出的好！」

這玄清道長，生得甚是矮胖，滿面虬髯，聲音如同破鑼一般，聽來很是刺耳。

沉默了半天的小猴兒，再也憋不住，扯大了嗓子叫道：「喂！你們這些人怎麼這麼嚕嗦？有什麼絕招趕快使出來，少在那裡鬼叫！」

小猴兒的話，把兩個道人都激怒了，玄清道士冷笑一聲道：「既然你們不知死活，不怪得道爺不慈悲了！」

桑羽青看情形，知道免不了要動干戈，一眼望見小猴兒躍躍欲試，便道：「小猴兒！他們不上來，你不准下去，知道麼？」

小猴兒還未答話，玄清道人又道：「娃娃！這十枚長針打完，若是再不認罪，道爺就要動手了！」

他說著高舉著右掌，掌中閃閃發光，抓著一把亮銀釘，只見他手腕微抖，一線銀光，疾如閃電般，打在了桑羽青這條船上的桅桿上！

小猴兒不禁變了臉，桑羽青卻道：「暫且由他！」

這時又聽得玄清破鑼嗓子叫道：「第二枚！」

只聽「嗖！」的一聲破空之聲，又是一洩銀光，一閃而至，打在方才那枚銀釘之旁！

桑羽青並無反應，小猴兒却是怒不可遏，他伸手把兩枚銀釘拔了下來！

玄清道人的第三枚銀釘又發了出來，這一次還未打到桅桿，只見小猴兒手腕一翻，已經接在了掌中！

他一聲怒喝道：「看我的！」

隨著這聲大喝，那三枚亮銀釘脫手而出，但是並未向小船打去，却奔了這兩個道士所乘那隻大船！

只見三線銀光一閃而逝，緊接著大船上的桅桿一陣裂響，那桅桿最高的一段尖子，竟被小猴兒這三枚暗器打折了！

便聽一聲巨響，那斷了的桅桿，撕破著帆布落了下來，船上立時一陣大亂！

小猴兒這一手功夫好不驚人，連桑羽青也點頭暗許，那兩個道士立時勃然大怒！

只聽一聲大喝道：「反了！反了！」

緊接著一條巨大的人影，臨空數丈飛越過來！

這飛上船的正是玄清道士，由他上船時的身法看來，果然是武功精純，氣勢驚人！他落下之後，身軀一晃，已向小猴兒撲了過去，口中叱道：「小畜牲！貧道宰了你………」

小猴兒毫不畏懼，反倒迎了上來，反罵道：「老狗！打不死你！………」

這一老一少，立時大戰起來，玄清道人戰怒之下，出手凌厲，聲勢甚是驚人。

但是小猴兒毫不畏懼，從容應付。

桑羽青不禁也生了氣，怒道：「你們這些道人也忒狂了！若是不給你們些厲害，你們焉會知難而退？」

他說著，見玄黃道士正要起勢，大喝一聲道：「道人！我下來了！………」

一語甫畢，身如一隻巨鳥般，凌空而起，只見他長衫飄搖，大袖飛舞，恰似一隻絕大的海鷗一般，身在空中一個盤旋，急速的向小船上降去！

桑羽青這一起身，所以觀戰之人都不禁一陣大亂，有些人紛紛喊道：「啊！一鷗掠波！……

：」

恰好就在桑羽青飛越之時，那玄黃道士也離船而起！往大船上飛來。

這時一上一下，二人正好在半空相遇，當玄黃道士望見桑羽青有這等身手時，亦不禁大吃一驚！

但是他還來不及思索時，二人已在半空相遇，他先發制人，双掌一伸，十指尖尖，各發出一股驚人的指力，向桑羽青胸前點到！

桑羽青一聲冷笑，喝道：「下去吧！」

只見他凌空的身子，又是一個盤旋，黑色的大袖向前一拂！

便聽「忽嚕！」一聲大響，玄黃道人頓覺萬鈞之力，由上壓下！

他不禁大驚失色，在這種情況下，若是不撤招便是非死即傷。

玄黃道人牙關一咬，把氣一沉，身子急速的向下降去，上來的快，下去的更快！

當他足尖點到船板之時，回身看時，桑羽青早已含笑吟吟的站在了身後！

玄黃道人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臉色也變了，心中暗忖：「啊！連我們掌門人也不過如此！」

桑羽青落下之後，在那盞紅燈之下，看清了那面白綢小旗子。

小旗上用黑色絲線繡著：「白雲萬里」四個字。

小船上另外一個划船的弟子，不禁吓得變了色，双目睜睜的望著玄黃。

玄黃鐵青著臉，說道：「好小子，難怪你狂，竟有這身功夫，我老道可眞要與你過過招！」

桑羽青微微冷笑，說道：「哼！白雲萬里！好大的口氣！」

玄黃道士：「你先報上名來！」

方才桑羽青下船之時，所用的輕功招式是「一鷗掠波」這時不禁心中一動，脫口說道：「我叫海天一鷗！」

玄黃道士嘴角掛上一絲冷笑，說道：「哼！好美的名字！」

這時大船之上，陣陣喝叱之聲，小猴兒及玄清道人居然打得難分難解。

玄黃道士看到了這種情形，不禁又是一陣心驚，他作夢也想不到，這等乳臭未乾的小孩子，居然與「白雲觀」五大長老抗衡，眞個是不可思議。

他冷笑著說道：「難怪弟子們敵你們不過，原來你們竟有這等武技，貧道實在詫異得很！」

桑羽青面無笑容，說道：「在下已候多時，道長還等什麼？」

玄黃道人面色一凜，一双眼睛發出了逼人的寒光，說道：「好！叫你嚐嚐道爺的手段！」

他語聲方歇，身體微晃，已然撲到了桑羽青身前，二指如電，向桑羽青鼻樑就點！

玄黃道人不愧是高手，他二指方出，桑羽青便感到一股逼人的勁力，透體而至。

這時桑羽青立在小船的船邊上，身體隨著微波上下擺搖，玄黃道士的二指方到，他双臂一展

，如同一隻巨鷹般，身子已經繞到了玄黃左側，左掌平胸推出，五指如鈎，抓向玄黃道士的肩頭！

他掌還未到，玄黃已經覺得一陣烈膚的疼痛，心中不禁大吃一驚，忖道：「這小子居然！…………」

念頭還未轉完，身子已然閃電般的退後了兩尺，他慌忙之中，不覺用力過猛，那葉小舟一陣動盪。

玄黃又驚又怒，沉聲道：「好厲害！」

他退得快，身如飛絮一般，再次撲了過來，右臂一招「三音迅雷」，直抵桑羽青前胸！

這一招原是佛家武學，聲勢驚人，雄渾的掌力，逼得桑羽青幾乎站不穩身子。

桑羽青不禁吃了一驚，他身子猛然向左一側，大袖一甩，一股劈空掌力，才把玄黃道人的掌力掃開！

他毫不遲疑，双臂一環，「童子拜佛」，双掌合併，遞出之時却是掌心外吐，「波！」的一聲脆響，那山岳般的勁力，又向玄黃道士壓到！

玄黃道人絕招落空，已然有了防備，桑羽青這一掌來得太猛，玄黃有些湊手不及，百忙之中，只好双掌迎上，身體却向後退去。

兩股掌力空中相遇「砰！」的一聲大震，二人均是向後退去。

但是玄黃的身體却有些難於控制，他一連退出了好幾步，差些落入江中。

玄黃不禁大驚失色，他慌忙拿勢，把身子站穩，身上已經出了一身冷汗。

這玄黃道人雖然不是武林中頂尖的人物，但也可算得一流高手，數十年來，簡直就沒見過一個這麼厲害的年青人。

他滿口的牙緊緊的咬著，面色發青，由口縫中迸出了幾個字道：「哈哈！今天算是我道人開了眼了！」

他說著再次撲了過來，與桑羽青又打在了一處。

在船上觀戰之人，只覺眼前人影晃動，掌風虎虎，桑羽青及玄黃道士，就似兩顆飛動著的流星一般，才前乍後，倏左忽右，速度之快，身手之靈，今人驚心動魄，嘆爲觀止！

這時那邊船上的法聲，法行，法仁，宏心諸道士，才知道自已比起人家，眞是天壤之別了！

他們二人打得天昏地暗，小船不住的搖晃，那盞紅色的風燈，好幾次都差點震下江去！

暫且按下他們，再說大船上的玄清及小猴兒二人

這玄清道士在「白雲觀」五大長老中，排居第四，武功比起先前的玄光還要高上一籌。

他望見面前的小猴兒，雖然目露神光，品貌非凡，何到底只是個十六七歲的小孩子，所以怎麼也未把小猴兒放在心上。

不料交手之後，小猴兒不但身手靈活，難以捉摸，就是出招遞掌，也是勁力驚人，簡直令人

不敢相信。

更氣人的是，小猴兒一面動手，一面口中不停的辱罵著，玄清道人本欲回罵，可是對方只是個小孩子，實在罵不出口。

這時他們交手已是十餘招過去，玄清道士沒有佔上一點上風，驚怒之下，老臉通紅，把招式一緊，使出了他不常使用的「落葉掌」。

「落葉掌」顧名思議，便是一套絕妙的急攻之法，只見他一招接一招一式，接一式直逼對方，不容有緩手之功。

但是小猴兒輕得像是一團棉絮，勁力一到，立時飛身飄開！身形那分巧快，簡直不可形容！

那玄清道士，由於身軀矮胖，所以使起這套「落葉掌」來，實在有些吃力，時候不大，已然微微喘息了！

小猴兒大笑道：「哈哈……狗胖子累了！……」

玄清氣得面如豬肝，狂叫道：「小雜種！……」

他蒲扇大的双掌，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小猴兒的頭頂抓到，雄渾的掌力，震得寒霧四散！

可是他双掌發出之後，突覺小猴兒往下一矮！

雖然玄清不知道他心意如何，但却不能不防，把發生的掌力猛收回來，緊防下盤。

出乎他意料之外，小猴兒却是毫無舉動，又站了起來，大笑道：「哈……沒種！」

玄清這才知道又被小猴兒戲弄了，氣得幾乎吐血，狂叫道：「哇……氣死我也！」

這一次他全力的撲了過去，小猴兒也不敢大意，他雖是嬉笑，但是都一直全心戒備著。

所以當玄清那股驚天動地的掌力打到之時，小猴兒早已不知去向。

玄清聽得身後一聲輕笑道：「老狗照打！」

一股急疾的掌風，向他後頸打來：

玄清道人猛然轉身，右掌再次遞出，五指分彈，一隻肥胖的手掌，向小猴兒頂門抓來。

小猴兒怪叫一聲：「哇——你想吃猴腦？」

他鬼精靈般的又飄開了去，玄清道人空有一身絕技，可是小猴兒滑而不實，難以捉摸，不禁氣得暴跳如雷，無可奈何！

他這邊連聲的大叫著，突聽江心傳來一聲狂叫，玄清道人大驚。

他身軀一晃，已然飄到了船舷，向下望去，只見玄黃道人好似受了傷，扶著左臂。

玄清道士大驚失色，忖道：「罷了！今天我白雲觀完了！」

原來這玄黃道人，在白雲觀五大長老之中，仍是第二位高手，不料這一刻的工夫，便敗在了桑羽青的手中！

玄清驚怒之下，顧不得再與小猴兒糾纏，身軀一晃，凌空而下，口中大喝道：「小輩找死！」

他身在空中，却見白光一閃，原來已將拂塵執在手中，落下之時，整個的向桑羽青的頭頂打來！

桑羽青大怒，右掌閃電般推出，口中喝道：「無恥之輩！」

這一掌可是非同小可，桑羽青憤怒之下，用出了七成掌力，是他與他們動手以來，用力最大的一掌！

他發掌之後，爲了避兎玄清的急攻，身子也只好向後退去。

玄清身在空中，突覺大片勁力，當胸擁到，力逾萬鈞，不禁大吃一驚！

他急怒之下，拚命把身子一挫，雖然緩了勢子，可是他方才用力太猛，如今一急一洩，身子落了空，竟然「撲通！」一聲落到了河中！

這一來可是吓壞了滿船的道人，紛紛的搶著搭救。

桑羽青俊目含威，叱道：「道人！今夜到此爲止，不要再自尋難堪了！」

玄黃雖然羞怒，但是，自己武功實在不如人，玄清又落了水，在這種情形下，再也沒臉動手了！

他用衣袖抹著白髮上的汗水，狠聲道：「好！我『白雲觀』算是見了高人，今日之恥，永生不忘，『白雲觀』等你！」

小猴兒爬在大船上向下觀望，聞言大笑道：「哈今天是老道的忌日，說不定還要翻船呢！」

玄黃羞怒之下，也說不出什麼話來，又向桑羽青說道：「白雲觀等你！」

桑羽青含笑道：「一定拜訪！承讓了！………」

說著拱了一下手，身子凌空而起，海鷗盤空，振臂而上，回到了自己的船上。

小猴兒迎了上去道：「好傢伙！你怎麼把胖老道打下水的？」

桑羽青道：「他自己下水的！」

他們二人的談話，傳到了老道耳中，一個個含羞帶愧，很快的回到了大船上。

桑羽青船上的舟子，簡直把他供如神明一般，好不欣佩。

那些道人忙了一陣，回到了大船上，不大會的工夫，又向回開去。

白嬋那條船也跟著走了，桑羽青對舟子道：「照樣跟著！」

囑咐之後，與小猴兒一同回到艙內，他心中一直想不透，爲何白嬋始終不見露面，莫非她眞這麼好耐性，連出來看看都未曾。

小猴兒興奮得很，他臉紅紅的，胸口也解開了幾個扣子，露著胸脯，倒有幾分毫邁之氣。

他喝了幾口冷茶，笑道：「那胖道人若是不跑，我也準備把他打下江去，誰知道他等不及，要你送他洗澡，哈哈！………」

桑羽青道：「別高興了，現在已是三更，我可要休息了！」

小猴兒却是不肯睡，說道：「說不定少時他們又搬救兵來。」

桑羽青搖頭笑道：「今天不會了，依我看『白雲觀』不會太遠，或許明天我們就可以到了。」

小猴兒聞言眉飛色舞，搓著手道：「好！好得很，我要會會他們掌門人！」

桑羽青不理會他，脫去了衣鞋，一掌熄了燈，上床睡覺。

小猴兒嘟囔道：「我一點也不睏，睡個啥？」

他爬在了窗戶上，向後望著，又道：「姓葉的還在跟著，眞他媽不知死活，弄火了我也請他洗洗澡！」

他一個人連說了好幾句，無人搭理，也只好上炕睡覺。

這一夜果然很平靜的過去了，晨起出艙，舟子正好換班，桑羽青笑道：「小哥眞是辛苦了！」

舟子連忙笑道：「不算什麼！小爺！前面是『羅山』了！」

桑羽青唔了一聲道：「唔——好快的船呀！」

他前後望時，白嬋那條船，仍然在前行駛，葉劍瀛那條船也在後面跟著。

可是昨夜的兩隻小船，及那隻大船則不知去向。

桑羽青心中詫異，也想不透是什麼道理。

這時前面的船漸漸放慢，向左邊一條小岔道駛去。

桑羽青這條船上的舟子，也立時忙了起來，下帆操槳，跟著拐入了這條水道。

這條水道很窄，兩旁山林相挾，時值深秋，都是枝葉凋零，一派衰落。

舟子道：「小爺！看樣子不久要停船了！」

小猴兒點頭道：「可不是！『白雲觀』恐怕就在這附近！」

桑羽青笑道：「不錯！我們跟踪多日，樹了這多敵人，就爲的是要看看那「白雲觀」有什麼名堂！」

這時天空陰沉寒風陣陣，水浪很大，船隻搖晃不已，兩旁的寒林，也發出了陣陣呼嘯。

小猴兒道：「怪了！都怪立冬了，怎麼還沒下雪？」

舟子却道：「那個講的？最多不出十天就要下雪了！」

桑羽青笑道：「江南春常在！」

他們談著閒話，前面那隻船已然向邊靠去，桑羽青笑道：「果然不錯，他們要登岸了！」說著又對舟子道：「我們的馬你餵了沒有？」

舟子忙道：「餵了！每天餵！」

說著突見白嬋走出了艙門，她仍是雪白的長裙，迎風飄搖，宛如天人一般。

清晨，船過「羅山」，白嬋那隻船突然靠了岸，桑羽青也連忙吩咐打槳停舵，注意觀察。

不一會的工夫，跳板搭起，白嬋由船上走了下來，桑羽青心中忖道：「這一次我可要跟定她

了！」

白嬋跟著一羣道士下船之後，又由船上拉下了她那匹駿馬。

小猴兒見狀說道：「喲！看樣子他們要趕旱路了！」

桑羽青搖了搖頭，說道：「似這等汗血寶馬，任何人也放不下，並非改走旱路，這時順江而下，豈不比走旱路舒服多了？」

小猴兒搖頭道：「也許他們故弄玄虛，出其不意改走旱路！」

桑羽青笑道：「如果他們存心改走旱路，也不會在這個時候，再說我總感覺到白嬋沒有擺脫我們的意思。」

小猴兒不再說話，這時白嬋等已下船多時，他們談論了一陣，一個小道士由林中帶出了好幾匹馬。

立時宏心，法聲等全上了馬，衆星捧月一般，圍著白嬋飛逝而去。

一片吵雜的馬蹄聲，漸漸的走遠，消失。

桑羽青對舟子道：「靠岸！」

舟子立時七手八脚的忙了起來，不一會的工夫，小船已然靠穩，搭上了跳板。

桑羽青及小猴兒結束停當，把兩匹駿馬由後艙拉出，那兩匹駿馬昂首搖尾，神駿依然。

小猴兒拍著馬脖子笑道：「這兩天可把你們悶壞了！」

這時桑羽青已經吩咐了舟子，要他們等著，並先付了些銀子，說道：「這趟下船，或許有個一兩天的躭誤，你們不必著急。」

舟子連聲的答應著，並稱謝不已。

桑羽青及小猴兒拉著馬，由跳板上緩緩走下船來，小猴兒向後望時，見葉劍瀛那隻小船，也在數十丈外靠了岸。

小猴兒不禁叫道：「師哥！那小子也靠了岸了！」

桑羽青頭也不回，說道：「不必管他！」

說著騰身上馬，小猴兒也跟著上馬，這兩匹駿馬悶了數日早已不耐，這時二人才一上背，立時一聲長嘶，揚蹄飛馳。

小猴兒笑道：「哈！這兩個畜牲，眞是蹩壞了！」

這兩匹駿馬放蹄奔來，眞個是快速已極，桑羽青把轠繩勒緊了些，說道：「小猴兒！別跑這麼快，小心把路跑岔了！」

本來小猴兒已經跑出了七八丈，聞言把馬勒慢了些，桑羽青趕了上來，說道：「照著他們的蹄印走！」

二人仔細觀察，由於土地潮濕，所以馬蹄印非常明顯。

桑羽青便循著馬蹄印，向前趕去。

小猴兒問道：「師哥！我們追上了他們以後怎麼辦？」

桑羽青道：「我主要的是想看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另外有些什麼人物，這白姑娘與這些道士到底有什麼關連……這些問題，我一定要在最近幾天內查清楚。」

這時蹄印左轉，桑羽青把馬一帶，立時也折了過去，不料他才轉過時，突的一聲破空之聲，一支利箭迎面射了過來。

桑羽青冷笑一聲，手腕一翻，便把那支利箭接在手中。

緊接著一陣「刷！刷！」之聲，一連三個小道士，由林木之中竄了出來。

他們攔在了二人的馬頭前，為首一個小道士，手中拿著一把强弓，背上一把箭，左手插著腰，神氣奕奕。

他用著童音未退的嗓子說道：「你們到那裡去？」

桑羽青把手中的箭丟了下來，那小道士並未去拾，但是臉上却有一種慚愧和驚奇的神色。

小猴兒也湊了過來，說道：「喲！好厲害……」

話未說完，那小道士把眼一翻，說道：「什麼厲害不厲害？快告訴我，你們要到那裡去？」

小猴兒不禁頗為生氣，正要回口，桑羽青已然含笑說道：「我們是遊山玩水的。」

那小道士聞言翻著眼睛，把桑羽青及小猴兒打量了一陣，慢吞吞的說道：「你們還是到別處

去玩的好！」

那另外兩個小道士，也是双手插腰，虎視眈眈的，彷彿一言不合就要動手似的。

桑羽青心中好笑，說道：「為什麼？難道前面不許走麼？」

小道士悍然的搖頭道：「不行！我們在前面作法事！」

小猴兒氣道：「作法事有什麼關係？除非你們有娘兒們，怕別人看見！」

小道士臉上一紅，喝道：「你少胡說！」

桑羽青心中明白了幾分，忖道：「如此看來，說不定『白雲觀』就在此處呢！」

桑羽青想著便道：「小道兒，並非我們故意為難，若是你們說出個理由來，我們立時打馬就走！」

小道士張紅了臉，却是說不出理由來，半晌才道：「我們長老怕吵鬧，出家人不比你們俗家人，所以道觀附近不許閒人來往！」

桑羽青聞言忖道：「果然此處有道觀！」

桑羽青想著便道：「啊！原來如此！但不知寶觀何名？那位道長在此靜修？」

小道士臉色一綳，說道：「那是我們出家人的事，你管不著！」

桑羽青冷笑一聲道：「巧了！我與這位小兄弟，自幼好道，欲求仙學，此處既有有道之士，我們更是要拜訪了。」

小道士聞言有些著急了，他向後一招手，另外兩個小道士也圍了上來。

他們三人一字排開，攔在了馬頭前，那爲首的小道士提高了聲音道：「我沒有時間給你們嚕嗦，我看你們還是到別處去玩的好，若是執意不聽，可就別怪我們得罪了！」

桑羽青劍眉微蹙，說道：「你這小道士，年紀青青，怎麼爲人如此强橫，看來你不是什麼眞心修爲之人！」

小道士　了起來道：「喂！我告訴你，你少管我們出家人的事，要是再不走，我眞要動手了！」

桑羽青本不願爲難這些小道士，但是見他如此强橫，不禁生了氣，轉臉對小猴兒說道：「你下去把他們打發了！」

小猴兒早已不耐，聞言道：「好啊！我早想教訓他們了！」

說著便要下馬，桑羽青又道：「不要傷了他們！」

小猴兒答道：「我知道啦！」

說罷之後，單手輕輕一按鞍橋，身子如同一片落花似的，飄下了馬背。

他一下馬，那三個小道士都緊張起來，成三角形把小猴兒圍在中央。

小猴兒笑道：「媽的！你們這些賊道士，敬酒不吃吃罰酒，小爺爺可要好好教訓你們！」

那小道士大怒，喝道：「兄弟們，上！」

一語甫畢，他們三人立時一擁而上，齊向小猴兒衝了過去。

可是緊接著一片「拍！拍！」之聲，小猴兒早已不知去向，而那三個小道士，各人撫著臉，原來每人挨了小猴兒一個大嘴巴！

再看小猴兒已在五六尺外，笑吟吟的望著他們，說道：「你們若是聰明，應該知道厲害了吧！」

三個小道士都有些發傻，怔得一怔，那爲首的又叫道：「上，我們不能在自家門口栽跟頭！」

一言甫畢，三人又衝了上去，但是這一次的情形，與上一次完全一樣！

只聽得「叭叭！」一陣亂響，每人又是挨了一個耳光，小猴兒提高了聲音，喝道：「怎麼？還不知道死活麼？」

三個小道士這才眞有些駭害，一個個撫著臉，一句話也不敢說。

小猴兒回身上馬，喝道：「誰要是再攔我，準是還想挨耳光！」

說罷之後，與桑羽青緩緩而去，那三個小道士果然站在那裡，動也不敢動。

桑羽青見他每人兩個嘴巴，竟把這三個小道士給制服了，心中不禁好笑，對小猴兒道：「果然你比我有辦法，最初我以爲非要點他們穴道才成呢！」

小猴兒揚了一下脖子道：「以後再有這種事情，儘管找我好了！」

桑羽青白了他一眼，不再說話，二人把馬的速度放慢了些，沿著這荒凉的小路向前走去。

桑羽青說道：「看來這裡的道觀絕對不會小！」

小猴兒問道：「何以見得？」

桑羽青笑道：「道童如此之多，同時這一路的道士，都是由這裡出發的，說不定就是『白雲觀』呢！」

小猴兒道：「那可好！如果眞是『白雲觀』，我們可以早些把事情弄清楚了。」

桑羽青點點頭，小猴兒又道：「師哥，若眞是『白雲觀』，我們是不是馬上進去？」

桑羽青略爲思忖，說道：「先遞帖求見，如果他們不肯接待，我們晚上再設法進去。」

二人談著話，在叢林深處，果然發覺了一角黃牆，桑羽青笑道：「果然，這座道觀不小，可能就是『白雲觀』了。」

小猴兒不禁精神一振，把馬放快了些，轉出了這條小徑，叢林之中，大片房舍，巍巍峨峨，甚是壯觀。

小猴兒不禁吸了一口氣道：「啊！好大的房子！」

桑羽青也想不到，這座道觀竟是如此之大，心中很是詫異，忖道：「看來這就是這些道士的心腹之地了！」

二人把馬加快了，霎時來到近前，只見寬大的門簷前，掛著一大塊木匾，上寫「白雲寶觀」四個大字，很是顯目。

桑羽青心中很是高興，說道：「想不到果然就是『白雲觀』，我會很快查出他們底細的。」

那兩扇大木門緊緊的閉著，靜悄悄的，聽不見一些人聲。

小猴兒道：「怪了！偌大一個道觀，怎麼一個人也沒有？」

桑羽青道：「下馬叩門。」

小猴兒答應一聲，下得馬來，正要扣門時，不料那門並未上拴，當小猴兒的手才接觸到木門時，那兩扇門竟應手而開。

桑羽青及小猴兒都很詫異，只見門內是一條長長的甬道，在大門左側，有一排矮房，甬道的正面，通著一大間客室，另有接廊轉向左右。

這座道觀的氣派果是不大，整個的牆都是粉黃色，簷言掛著幾個風鈴，迎風旋轉，叮叮咚咚，很是好聽。

二人看了一下，却是絲毫沒有動靜，桑羽青便騎馬入門，正要說話時，突聽一個沙啞的聲音說道：「好大的胆子！你們私進寶觀，該當何罪？」

桑羽青及小猴兒一齊轉過了身子，便見一個中年道士，由前面那一排房舍中，推門而出。

他穿著一身道家的小衣，好似剛由牀上起來似的，一双大眼緊緊的盯著二人。

桑羽青含笑道：「道長請了！我們特來拜望寶觀掌門人……」

話未說完，那道士已然喝道：「拜望掌門人也不能就這麼進來呀？」

桑羽青笑道：「寶觀之門未曾上栓，叩門之際，應手而開……」

那道士不待桑羽青說完，又叱道：「胡說！門是死的，若不是有人推，它怎麼會開？」

桑羽青見這個道士也是蠻橫無禮，不禁很是不悅，可是自己於理不合，所以便未發作。

小猴兒火氣大，欲待還口，桑羽青已然說道：「擅入寶地，實有不當，少時見了貴掌門人，當面請罪就是！」

那道士又望了他們一陣，哼了一聲道：「哼！說得倒眞容星，你們叫什麼，可帶來了拜帖來麼？」

桑羽青下馬，說道：「來得匆促，拜帖未曾帶在身上，請借筆硯一用！」

桑羽青說著便要進房，那道士極快的攔住了門，說道：「站住！那有這麼隨便？我拿筆硯給你！」

桑羽青强忍住火氣，一言不發，那道士把門拉開一線，側身而入，又很快的把門關了起來，好似有什麼寶貝怕被人看見似的。

小猴兒湊了上來，氣道：「媽的！這些道士都欠揍……」

桑羽青搖了搖頭，小猴兒才停了口，二人等了好一陣，那道士才拿了一張紙，和一隻浸飽了墨的筆出來。

他遞給了桑羽青道：「把名字寫下來！」

桑羽青接了過來，懸空寫了「海天一鷗」四個大字，正要交回之時，却被小猴兒接了過來。

他也很快的在拜帖上寫了「小猴兒」三個字，然後交給了道士。

道士接過一看，不禁怔了一怔，抬目道：「喂！你們是開玩笑不成？這是些什麼名字？」

小猴兒道：「我們就叫這個，難道你還要我們編個名字出來不成？」

那道士皺著眉，打量了二人一陣，說道：「好吧！這帖子我會遞上去，不過掌門人太忙，不知什麼時候才有空，到時候我派人通知你們，你們先回去吧！」

小猴兒大怒，說道：「你連我們住在那裡都沒問，你到那裡去通知？」

道人說道：「我自有辦法，你就不用管了！」

桑羽青却不多言，拱了一下手，說道：「費心！」

說畢拉著小猴兒就走，那道士很快的把大門關上，「光」的一聲把大門上了拴，口中還罵著：「媽的！那來兩個小雜種，連姓名都沒有！」

接著嘟囔著回了房，桑羽青却聽得幾聲女人的嗲聲，由房內傳了出來。

小猴兒道：「媽的！原來他藏著女人！」

桑羽青點頭道：「如此看來，這些道人果然不是善良之輩了！」

小猴兒又道：「師哥，我們現在怎麼辦？」

桑羽青道：「先上馬再說！」

二人同時上了馬，向回走了幾丈遠，桑羽青又勒住了馬，說道：「我們先把這附近地勢查看一下！」

說著帶馬向右行去，邊走邊道：「我就知道要見他們，是不會這麼容易的。」

小猴兒道：「那我們剛才留名，不是打草驚蛇麼？」

桑羽青笑道：「我們一路跟著他們，若是驚蛇也早驚走了！」

二人談著話，向右邊行來，桑羽青仔細觀察，只見這片房舍佔地極大，一進一進的院落，各成間面，所以看不出何處是心腹重地。

他們繞了一大團，始終沒有看見一個人，不禁大為詫異。

桑羽青道：「這座道觀如此之大，若是為非作歹，眞是無人知曉，却不知白嬋為何與他們在一起！」

小猴兒見桑羽青念念不忘白嬋，本想取笑幾句，正要開口，突聽一聲低微的呻吟之聲，由遠處傳了過來，聽得甚是眞切！」

桑羽青及小猴兒不禁同時一怔，凝神再聽之際，那呻吟之聲又傳了過來。

其聲柔弱，彷彿是一女子，二人不禁更為詫異，小猴兒飛身下馬，說道：「我去看看去！」

說罷之後，如飛的向那片寒林撲去，桑羽青也下了馬，緩緩走去。

桑羽青尚未走到之時，便聽一個嬌脆的聲音說道：「走！走！你不要管我！」

桑羽青不禁一怔，忖道：「啊！果然是個女孩子！」

隨見小猴兒滿面通紅的由林子裡跑了出來，見了桑羽青臉變得更紅了，囁嚅說道：「倒霉！是一個……小道姑！」

桑羽青也感到很詫異，想不到這道觀之中，居然還有道姑在內。

小猴兒臉紅過耳，桑羽青問道：「她怎麼樣了？」

小猴兒囁嚅道：「我……我不知道，大概是受傷了。」

桑羽青不禁氣笑不得，罵道：「一個小道姑就把你吓成這樣，眞是沒出息！」

小猴兒大眼睛一閃，想要說話，却又說不出來，一張臉漲得更紅了。

桑羽青氣道：「到底怎麼了？你怎麼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她既然受了傷，為什麼不救治她？」

小猴兒眨了眨眼睛，吸了一下鼻子，說道：「還說呢！我剛要幫她，就被她在臉上打了一掌！」

桑羽青見他臉上果有指印，不禁笑道：「你不是很厲害麼？怎麼挨了人家的打了？」

小猴兒「呸！」了一聲道：「呸！遇見女人我可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桑羽青笑道：「待我去看看！」

話才說完，又聽一聲嚶嚀，接著一個嬌柔的聲音說道：「小鬼！你是那裡來的？………」

便見一個道裝的小女孩，年約十五六歲，圓圓的臉，長得非常甜美，一双大眼睛閃閃發光，她說著，一眼望見了桑羽青，立時停了下來，秀眉微蹙接道：「咦──還有一個人！奇怪，那裡來的這麼多小鬼？」

桑羽青見她自己這麼小，還滿口小鬼小鬼的，不禁氣笑不得，說道：「這位小道兒，我們聽見你呻吟，特來察看，你可是受傷了？」

小道姑搖了搖頭，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不住的打量著桑羽青和小猴兒，臉上充滿了詫異之色。

小猴兒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可是小道姑這幾眼，却把他看得滿面通紅，低頭不語。

桑羽青見狀心中詫異，這時小道姑已然接口道：「我沒有受傷！………你們是作什麼的？」說著走近了些。

桑羽青細細的打量她，見她眉目清秀，一臉稚氣，穿著件灰布的道袍，打扮雖然土俗，却掩不住她的秀美和出塵的俊美，桑羽青心中奇怪，忖道：「這小姑娘一臉正氣，爲何落在這『白雲觀』內？」

小道姑見桑羽青不答，又道：「喂！我問你，你聽見沒有？」

桑羽青一笑道：「我們是來拜訪『白雲觀』掌門人的，可是門口的道爺却不容我們進去。」

小道姑聞言眼睛睜得更大，說道：「啊！掌門人你們是見不著的。」

桑羽青道：「怎麼？你認識他麼？」

小道姑笑道：「他是我師爺，我的功夫就是他教的。」

桑羽青點頭道：「原來如此………」

這時小道姑突然對小猴兒道：「喂！對不起，剛才我昏迷之中，以爲是我的師兄，打錯了人！」

小猴兒臉變得更紅，幾乎要藏在桑羽青的身後，其狀可笑。

桑羽青突然道：「妳不必騙我，我看見妳双陽發昏，分明被人點了厲害的暗穴，妳爲何說你沒有受傷？」

小道姑聞言面色大變，怔怔的望著桑羽青，半晌才道：「你………你看得出來？」

桑羽青道：「那是自然，我不但看得出來，並且還可以爲你解開這暗穴呢！」

小道姑一霎那面色數變，突然道：「我們到林子裡談！」

說著左右張望了一下，很快的跑入了林中，桑羽青及小猴兒，也拉馬跟了進去。

小道姑入林之後，一直走了老遠，才停了下來。

這時桑羽青及小猴兒也拴好了馬，一同走來，但是小猴兒却是站在桑羽青身後，好似有些胆怯似的。

桑羽青對小道姑道：「怎麼樣？我剛才說的話可是不錯？」

小道姑嚥了一口口水，說道：「你好厲害！一眼就看出我有惡疾在身……」

這時她花容失色，比起方才大不相同，臉上流露出一種恐懼的神色。

小猴兒目光閃閃的望著她，臉上派露出一種同情之色，但是牙齒咬得緊緊的，好似防著不教自己說話似的。

桑羽青對小道姑道：「什麼人用這等陰損的手法對付你？這裡沒有人，妳大胆的說出來，我可以幫助你。」

小道姑仍是疑慮不安，半晌才道：「你們是什麼人？可認識我師爺？」

桑羽青搖頭道：「我們不認識他，不過路過此地，順便來看看。」

小道姑將信將疑說道：「好吧！我就告訴你，是我師爺點的穴道！」

桑羽青一驚，說道：「哦？你們是一家人，他爲何向你下此毒手？」

小道姑眼圈微紅，停了一下，說道：「既然已經說了，索性全告訴你好了！我俗名叫凌幼枝，從小父母双亡，怎麼落入道觀我也不知道……我想逃出去，可是被師爺知道了，點了我的穴，只要我一運功夫，人就昏迷，剛才就是這樣……」

她言語含混，說到這裡就停了下來，桑羽青道：「這麼說你師爺是很愛護妳的？」

凌幼枝點點頭，目中含淚，說道：「是的！他把全身功夫都傳了我……」

桑羽青又道：「他爲什麼對妳這麼好呢？」

凌幼枝面上飛紅，垂首半晌才道：「他……他要我十七歲的時候，作他的……現在還有一年了，所以我急著要逃出去……」

她雖然語焉不詳，但是桑羽青及小猴兒已經完全明白了。

這兩個年青奇人，不禁怒火萬丈，桑羽青劍眉飛揚道：「好無恥的淫道，你放心，穴道我爲妳解開，送妳離開此地，妳師爺那邊我自有辦法！」

不料凌幼枝双手連搖道：「不成！不成！我穴道一解開，他立時可以看出來，我還有東西在他那裡，一定要拿到！」

桑羽青沉吟了一下，說道：「那麼怎麼辦呢？」

凌幼枝道：「你們反正要去見他，我也不急著這兩三天，只要你們一入觀，我立時會來找你們。」

桑羽青思索了一下，點頭道：「這樣也好，現在我爲妳把把脈看！」

凌幼枝很大方的伸出了手，桑羽青隔著衣袖，在她的手腕上按了一會，說道：「嗯——看來這淫道果然捨不得傷你，他點的是『暗筋穴』，妳千萬不可再運功，否則身體會受損的。」

凌幼枝連連點頭，感激得流下了淚，說道：「你眞好！謝謝你……」

桑羽青含笑道：「這是我們行俠之人分內之事，凌姑娘不必多禮。」

凌幼枝突然道：「對了！我的法名叫修月，以後別叫我凌姑娘，我要回去了，少時我師兄又要疑心了。」

桑羽青心中一動，說道：「妳說的可是法行？」

凌幼枝驚道：「你認得他？」

桑羽青笑道：「是我師弟的手下敗將！」

說著指了小猴兒一下，小猴兒沉默半晌，這時才露齒一笑，但是仍然沒有說話。

凌幼枝秀眉微蹙道：「他也是不安好心，老是欺侮我，剛才我就以為是他，才打了一掌，不料是這位小……」

她小了半天，却說不下去，桑羽青笑道：「他叫小猴兒！」

凌幼枝睜大了眼睛道：「小猴兒？……嘻嘻……」

她竟忍不住笑了起來，小猴兒很是尷尬，狠狠的瞪了桑羽青一眼。

凌幼枝停止了笑，又道：「你呢！你叫什麼？」

桑羽青微微沉吟，說道：「妳就叫我『海天一鷗』好了。」

小道姑顯得更為詫異，她重覆的念著這個名字，非常奇怪的望著二人。

桑羽青又道：「不必奇怪，以後就這麼叫我好了！」

凌幼枝點點頭，說道：「我要回去了，晚上你們入觀之後，我會立時和你們見面的。」

說著行了一個道家的稽首禮，又望了小猴兒一眼，對桑羽青道：「你這個師弟怎麼不會說話？」

小猴兒一伸脖子，不悅道：「誰說的？」

半天來，這是小猴兒說的第一句話，倒把凌幼枝吓了一跳，一双妙目望著他，小猴兒吓得趕緊又把目光避開。

小道姑這才向外走去，走出好遠之後，突然笑了起來，自語道：「嘻！真滑稽！小猴兒……嘻………」

小猴兒氣得臉紅紅的，又瞪了桑羽青一眼，桑羽青却是含笑不語。

一直等到凌幼枝的身影消失之後，桑羽青才道：「小猴兒，我們也回去吧！」

當下二人解開了馬，飛身而上，很快的向回而去。

沿途都未曾說話，桑羽青心中很奇怪，自從小道姑出現之後，小猴兒整個的人都好似傻了一般。

桑羽青笑道：「奇怪！你怎麼突然這麼沉默了？」

小猴兒望了他一眼，說道：「我在想……以後我要改名字了！」

桑羽青聞言忍不住笑了起來，說道：「你這名字叫了十幾年，怎麼突然要改名字了？」

小猴兒臉上一紅，說道：「剛才那個丫頭一直笑，笑得我火大！」

桑羽青道：「這有什麼關係？以前我要給你取名字，你却死也不肯……」

小猴兒打斷了他的話，說道：「那個時候我還小，不懂事。」

桑羽青笑道：「那麼你現在是懂事了？」

小猴兒聽出桑羽青的言中之意，臉上一陣紅，綳著臉說道：「別胡說！」

桑羽青笑了起來，說道：「我看你是喜歡上……」

才說到這裡，小猴兒突然勒住了馬，臉色緋紅，發急的叫了起來：「師哥！好啊！你開我的玩笑，以後我可要開你的玩笑啊！下次見了白姑娘……」

桑羽青趕緊拍著他的肩膀，笑道：「好了！我只是說說玩的！」

二人這才繼續前進，桑羽青深知小猴兒的脾氣，不敢再說，否則他見了白嬋，不定會出什麼花樣的。

轉過了這片山坡，向江邊駛去，桑羽青突然問道：「小猴兒，你今年多大了？」

小猴兒睜大了眼睛，臉紅紅的道：「你問這個幹啥？」

桑羽青在他頭上輕打了一下，氣道：「我只隨便問問，你又多什麼心？」

小猴兒這才道：「十七歲半了！」

桑羽青點點頭，低聲的自語道：「差不多了！」

小猴兒立時叫道：「什麼差不多了？」

桑羽青道：「我在算東凡和尚今年多大了，你緊張什麼？」

小猴兒氣道：「你不會拿自己記算？」

二人笑談了一陣，已經來到小船旁，舟子已經燒好了午飯，趕忙迎了上來。

桑羽青及小猴兒下了馬，把馬拴在樹幹上，由他們去啃吃地上的衰草枯葉。

後面那隻船一些動靜也沒有，桑羽青想不透葉劍瀛到底是什麼人物，可是現在他的重心是在白嬋的身上，所以顧不得去調查葉劍瀛。

飯後，小猴兒坐在船板上，双手抱著膝，對著渾沌的江水發呆，顯得有些反常。

他一向靈活的双目，也顯得有些呆痴，濃黑的眉毛，也微微的皺著，這一霎那看來，彷彿成熟了很多。

桑羽青看在眼內氣笑不得，忖道：「這孩子眞荒唐！怎麼愛上個道姑？」

閒來無事，桑羽青在船頭站了一陣，覺得很是無聊，便對小猴兒道：「小猴兒，我們進艙下盤棋吧！」

小猴兒搖了搖頭，說道：「不！我在想一件事情！」

桑羽青笑道：「你在想什麼？」

小猴兒却是搖頭不語，半晌才道：「與你無關！」

這十幾年來，桑羽青就沒見小猴兒如此正經過，心中很是詫異，忖道：「情之一字，眞是不

可抗拒啊！」

其實他自己何嘗不是深念著白嬋，從他第一眼看見白嬋時，她已經深深的打入了他的心。

愛情就是這麼微妙，它會突然出現在他空白了幾十年的生命中。

桑羽青想著，不自禁的嘆了一口氣，小猴兒突然轉過了身，問道：「師哥！你爲什麼嘆氣？」

桑羽青搖了搖頭，笑道：「沒什麼，我也不知爲何，心中煩悶得很。」

小猴兒用手拍了拍船板，說道：「師哥，你坐下來，我有些話要問你。」

桑羽青坐在他的對面，笑道：「什麼事？我看你今天奇怪得很！」

小猴兒臉上一紅，說道：「有什麼奇怪？我還不是這個樣子！」

可是當他的目光，與桑羽青相對時，又不自禁的避開了去。

桑羽青正色道：「什麼事你就快說吧！」

小猴兒目光一閃，突然問道：「師哥！如果……如果我們練功的人，將來成了親，武功是不是就垮了？」

桑羽青料不到小猴兒傷了半天腦筋，竟是爲了這件事，不禁笑了起來，說道：「誰說的？雖然練武的人說是什麼童子功，我想是沒什麼道理，就連仙學也有所謂双修之功呢！」

小猴兒好似鬆了一口氣，又道：「那麼你爲什麼要終身不娶？」

桑羽青臉上一紅，說道：「誰說的？」

小猴兒道：「你不是一直這麼說麼？」

原來桑羽青幼遭巨變，除了復仇之外，萬念皆空，同時任何美女，都不能引起他絲毫的興趣。

但是，誰又想得到，白嬋的出現，已使得他意亂情迷了。

桑羽青俊面微紅，半晌才道：「這……這事誰也說不定，好在我才二十歲，復仇以前是談不到的……咦，你怎麼突然問起這個問題來？」

小猴兒這時漲紅了臉，不容桑羽青的問題，含混著說道：「我才十七歲半，更早了！」

桑羽青見小猴兒這麼快就意亂情迷起來，不禁又是好笑，又是擔心，便道：「小猴兒，我們情如兄弟，我可要說你幾句，若是見了個女人，你就昏成這個樣子，以後還怎麼闖蕩江湖呢！」

小猴兒急道：「誰說我昏了？「好東西」多的是，我怎會爲個道姑發昏？眞是笑話！」

桑羽青笑了笑，說道：「好吧！算你沒有昏！別再坐在那裡發呆了！」

小猴兒一向把漂亮的女人叫作「好東西」，說慣了也就改不過口來。

這時小猴兒好似已經明白了，又好似已經有了定案，所以方才的沉默已一掃而空，又恢復了以往的嬉鬧，胡說八道起來。

可是他却是絕口不提小道姑，有時桑羽青提出，他立時又岔開來。

他們二人，各人心中惦著一個人，却不說出，神不守舍的瞎聊著。

天黑得特別慢，二人苦等了良久，暮色才來臨，這時一個舟子出來望了望，說道：「啊！天又黑了，眞快啊！」

桑羽青及小猴兒二人，聞言對望了一下，彼此都笑了起來，桑羽青忖道：「今天是怎麼了？被小猴兒的話撩得心神不定，以後可不能這樣了！」

初更之後，桑羽青及小猴兒才下船上馬，濛濛夜色之中，向「白雲觀」趕去。

一路上沒有什麼驚擾，到了距「白雲觀」還有百十丈時，桑羽青道：「我們下馬吧！」

二人把馬藏在了樹林裡，然後展開輕功，向「白雲觀」撲去！

桑羽青仍然是一身黑衣，背插「青光劍」，長衫飄飄，瀟灑自如。

小猴兒則穿了一身深灰色的勁裝，足蹬薄皮靴，双手空空，行動如風。

這兩個少年奇人，在黑夜之中，直如兩個鬼魅，穿山越嶺，快得驚人。

不一刻的工夫，已經來到「白雲觀」外。

偌大一座道觀，靜悄悄的，好似沒有人一般，只有兩三處有著燈光。

桑羽青低聲道：「我們二人不要分開，這座道觀太大，有什麼事也好照應。」

小猴兒點了點頭，說道：「好的……最好凌姑娘能接應，我們可以不費工夫的找到他們的掌門人。」

桑羽青道：「我看或許沒有這麼方便，這道觀人越少，越使我感到不凡！」

二人商量已定，同時飛身而上，如同兩個幽靈一般，輕飄飄的落在了牆頭上。

這時身後遠處，突有一聲極輕微的衣履之聲，二人同時回頭望時，一條淡淡的身影，在樹林中一閃而逝，快得驚人。

小猴兒壓低了嗓子道：「可能是凌幼枝！」

桑羽青搖頭道：「不！是葉劍瀛！」

小猴兒双目一閃道：「我去會他！」

但是桑羽青已經一把拉住了他，低聲道：「不必管他！」

道觀之中，一片黑暗，山中霧重，所以院落之中，一片渾濁。

桑羽青輕聲道：「我們下去吧！」

二人身形一長，已然落下了地，但是下一著地，立時覺得情形不妙。

小猴兒二次還未縱起，已被桑羽青一把拉住！

桑羽青突然朗聲說道：「諸位道友，寶觀門緊，在下求敎心切，恕我兄弟越牆而入！」

小猴兒大爲奇怪，但已聽一個蒼老的聲音笑了起來，說道：「閣下果然身懷絕技，貧道佩服得很！」

小猴兒這才知道，道士們已經有了埋伏，可是自己毫無所知，不禁深深佩服桑羽青的眼力和

警覺性。

那道人說完話之後，一陣衣履之聲，竟有七八個道士，由甬道兩旁出現。

緊接著對面舍房中燈光大明，房門開處，出現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道士。

他年紀少說也是七旬以上，却是紅通通的一張臉，双目神光外露，極是威武。

有兩個小道童，掌著兩盞光亮的「白油風燈」，聲勢不小。

桑羽青及小猴兒心中同時一驚，忖道：「這人大概就是『白雲觀』的掌門人了！」

那老道稽首爲禮，說道：「貧道候駕多時了！」

他的聲音雖然蒼老，但不乏金玉之聲，聽來很是清晰。

燈光亮起之後，二人這才看清了，在甬道兩旁，每隔一丈站著一個道士，共是八人，都是一身黑色勁裝，精神奕奕，背後都揷著兵器。

桑羽青見狀，忖道：「如此看來，他們倒是嚴陣以待了！」

那八人之中，有法行，法聲，法仁等在內，小猴兒咧嘴笑了笑，說道：「各位師兄，我們又見面了！」

那三個道士繃著臉，一聲也不響。

這時桑羽青拱了一下手，朗聲道：「有勞道長深夜相候，不知道長法號如何稱呼？可是『白雲觀』的掌門人？」

那道士遙遙相對，笑道：「貧道玄靜，掌門人靜修之際，無法迎客，暫代掌門人接待各位！」

桑羽青這才知道，他並非是「白雲觀」的掌門人，忖道：「這大概就是他們五大長老之首了。」

桑羽青想到這裡，又聽玄靜說道：「二位的大帖已然看到，本當立時延請待茶，可是敝觀有個不太禮貌的規矩，不知二位是否可接納？」

桑羽青心中早已有了數，忖道：「果然不會如此簡單！」

想著便道：「自來客隨主便，道長儘管吩咐可也？」

玄靜道長含笑點頭，說道：「善士果是快人！如二位所知，敝觀的弟子，除了仙學以外，尚練有幾手笨拳脚，所以敝觀有個規定，凡是欲見掌門人者，非需要通過敝觀下八大弟子的『聯陣』！」

桑羽青笑道：「寶觀如此規定，自當從命，細節如何，願聞其詳！」

玄靜道長用手指著中間這條甬道：說道：「二位都看見這條甬道了，其實簡單得很，只要二位分別通過，不曾失手或負傷卽可！」

他的意思，就是要二人通過這八大弟子的聯手之陣，桑羽青點頭道：「使得！」

玄靜道長向後退了一步，說道：「那麼就請開始吧！」

一語甫出，那八個年青的道士，同時由背後抽出了一把厚背刀來。

只聽得「刷！」的一陣聲響，每人手上執著一柄精光閃閃的鋼刀，双手抱柄，捧在胸前。

桑羽青含笑自如，正要向前，小猴兒突道：「師哥，我先去！」

桑羽青點點頭，故意放高了聲音道：「白雲觀武技驚人，師弟，你可要小心才是，不支卽刻退下！」

小猴兒答應一聲，向前走出兩步，只見那八個道士，如同泥塑木雕一般，直挺挺的站在那裡。

他們都是二十左右的壯漢，身軀偉岸，精神奕奕，手中鋼刀明晃晃，冷森森，氣勢驚人。

小猴兒向玄靜遙遙拱手道：「在下有僭！」

他慢慢的走上了甬道，才向前走出了三尺，那第一個道士，身子一擺，已然衝了過來，手中鋼刀「呼！」的一聲，迎面劈了過來。

這道士身强力大，這一刀之力，可是非常小可，小猴兒叫道：「好傢伙——」

隨著這聲大叫，只見他身子「的溜」的一個轉，右臂閃電抬起，二指如電，向道人的右手肘上點去。

那道士刀式才出，小猴兒身形已變，同時手臂微麻，指頭還未點到，已然感到不支，只得一咬牙，飛快的退了回來，靜立原地不動。

桑羽青這才知道，他們每人只限一招。

小猴兒讓過之後，他的背後，正對著對面的第二位道士。

那年青道人一聲不響，掀身而進，等到大刀出手之後，口中才說道：「得罪！」

一語未畢，大刀如雷，已經向小猴兒的背後砍到！

小猴兒怪叫道：「乖乖！原來如此……」

他身子猛然一頓，身子已凌空拔起了三尺，右腿一伸，足尖向那道人的面門便踹。

那道人等這一招也未奏功，只得撤身而退，回到了原處。

小猴兒身子尚未落下時，突聽第三個道人，也就是法行叫道：「善士小心！」

小猴兒便知他是發暗器，可是法行是先打後喊，所以他語聲方歇，三點銀星，已然抵到了小猴兒的面門！

小猴兒毫不忙亂，他臂空一掌發出，把那三枚疾來的暗器劈開，身子如同一團棉絮般飛出了七八尺。

可是就在他身子還未站穩時，背後風聲又至，這些道人們連招連式，居然快得出奇，這一刀是法行道士所發，他恨透了小猴兒，所以這一刀悶聲不響，刀光閃閃，直刺小猴兒的背心！

小猴兒又怪叫道：「我的媽——」他身子如同怪鳥一般，一個翻身，双掌向後推來！

這不過是一霎那的工夫，小猴兒已然連闖三關，輕鬆自如。

請看中冊

海天一鷗 上册

古如風著

出版者：漢牛出版社
發行人：劉漢武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〇三四號
總經銷：衆利書店
地　址：台北市長春路二六二號
電　話：五五一八四四七・五六三一三四一
郵政劃撥：一五五四七號（王瑞如）收
印刷者：本社印刷工廠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月
定價：新台幣一四〇元
港幣二〇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